

酒眼燈唇錄

中集

舊參  
I 246.4  
L Y. R-2

旧参  
I 246.4  
L Y R-2

劉雲若

# 酒眼燈唇錄

集中

松桂婁婁酒眼燈唇錄

和松婁  
岳松酒

性純近  
錄中集

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

樓台

# 酒眼燈唇錄

中 集 目 錄

## 第三回

梅雪爭春歡場動鞞鼓  
風雲色變平地起樓臺

壹 蘇炳神 春  
日景 梅雪蘭

## 第四回

葵葉若傾心巢鶯偷接  
梅花狂點額山鳥驚飛

六八

## 第五回

春遊水遠折柳路旁牽  
鳳假以虛流鶯花外啣

一二五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記

# 酒眼燈唇錄

張謙

中集

劉雲若著

## 第三回 梅雪爭春歌場動鞞鼓 風雲變色平地起樓臺

話說本書寫到此處，把那碧整送入監獄，把柳鶯丟在函山，一個遭覆盆之冤，一個受失戀之痛，不知如何悲哀焦灼，然而作者却不著急，且把轎們等閑置之，談上兩句閑話，寫上兩字，十分奧妙，試把人爲什麼生活，生活有什麼意義作題目，向人詢問，大約人都答不出所以然；昔日却有個現象的答案，就是民間傳說，某個皇帝出巡，駐驛在某省邊樓上，一日指着江中來往船隻，向羣臣問說，這些船共是若干，某個大臣回答，船隻有兩隻一隻爲名，一隻爲利，這回答算不了怎樣超妙，但已說到人生的邊際了；人們勞勞擾擾，奔奔忙忙，萬事起因，都在名利，倘然進一步給個定義，那就可以說名利是生活的目的，求名取利是生活的動態，而生活的動態，却完全是出乖露醜，這種動態隨處可見，試問爭名奪利的人，每日得意歸來，有幾個對妻孥不抱愧，對衾影不懷慚，當然在外面出過乖露過醜了，人們就因爲生活的原故，漸漸把本來人類的高貴坦白真實等等本色，全都失去，因而習與性成，整個生活都弄成出乖露醜的表現，倘用冷眼觀察，幾乎到處都是喜劇劇場，而越甚衣冠揖讓的聚會，喜劇越表演得淋漓盡致。往時民

酒眼燈唇錄

風較淳，在廣座大庭之中，所見的奇情怪狀，也不過貧賤諂富貴，老醜飾為少年，或是反過來，富貴驕凌貧賤，少年矯作老成，但到現在世風日下，人心愈巧，就不是以上幾句話所能包括的了，又加世界日漸進化，生活也日新月異，生出了種種新的方式，人們的醜態表演，也愈為複雜，以前還是一種人演一種人的喜劇，一種喜劇有一種出演的劇場，而且多是靜靜說出，穩穩演出的話劇，沒有什麼火熾的動作，但是自從舞場興盛，竟給人類喜劇另闢了新的境界，簡直是集大成的喜劇場，不分黃白棕黑，不別男女老少，不問古今中外，不管富貴貧賤，不辨文野村俗，凡是有錢的都可以進去暢其所樂，這十分繁雜的場合中，又是男女交接之地酒食徵逐之所。女人既能引起人的獸性，美酒更易現出人的原形，又加勁的跳舞，雖然顯示美的技術，但也暴露醜的動作，於是這許多黃白棕黑男女老少古今中外富貴貧賤文野村俗的各色人等，都在這場合發動獸性，現露原形，表演醜的動作，這夠多麼熱鬧好看，喜劇也演出得盡態極妍，無奇不有，試看天津仙遊舞場就是個例子。且說在柳鶯赴北京那天大雪以後，隔了約一星期，又下了雪，不過這雪是部分的，并不下在田野中，不下在街道上，而只下在有頂蓋的房間裏，但也不下在普通房間，而只下在仙遊舞場的舞廳中，因為這仙遊舞場，又在鬧市街頭，舉行小亞美利加之夜，至於為什麼起這個名子，就因美國有位白德大將，曾到南極探險，

發現新的冰原，取名小亞美利加。到這一年，白德又去南冰洋，作第三次探險，美國人民爲崇拜英雄，紀念偉績，常在宴會中佈置雪景，取名小亞美利加夜，中國人只會模仿歐美新風氣，并不想小亞美利加是美國家私，白德是美國人民，得着中國人蛋事，用得爲紀念慶祝。然而這種無知盲從的事，總不能免，就如上面寫的噱頭二字，本是上海話，放在天津來說，實在有點兒肉麻。寫着也有些脊骨發冷，有心給翻成文言或北方話，噱者笑也，頭者端也，亦柄也，連成了笑柄二字，似乎不大適用，倘說某舞場又出了新笑柄，豈不被人誤會到舞女爭風，大班破褲一類事上去，恐怕弄得舞客裹足，警察到場，所以只好仍其舊貫，這且不提，現在敬請諸公順着咱家手兒瞧。仙遊舞場門口，新添了七個星形紗燈，每燈寫着一個紅字，合成小亞美利加之夜七字，你若問爲什麼不用霓虹燈管，那當然是由於舞場的經濟問題，主持人的經濟運用，這只用一次的東西，又何苦多費錢呢，但再向裏面一走，進了舞場，又教人愕然了，果然不枉稱小亞美利加，真好像到了南極地方，頂上也是雪，空中也是雪，地上也是雪，屋角台旁無往不堆着雪，但是仔細一瞧，除了屋頂垂着許多玻璃棒，當作冰筍以外，其餘全是棉花，繫在線上的，黏在牆上的，堆在地上的，無往而非棉花，舞廳地方很大，用的棉花甚多，但是您不要爲着物價昂貴替他們心疼，因爲舞客不會抱小亞美利加的雪帶回家去；散場（這裏

有散場二字可用，恕不打烊了）以後，她們重新收集起來，還可以還給棉花店，否則帶回去給老婆孩子作棉衣棉被，大有用途可派，絕不會暴殄天物。但是除棉花以外，還拉些紙條，堆些紙屑，以補雪景的不足，然而也不過見意而已，并不能把整個舞廳都蓋成白色，棕赭色的光亮地板，露在外面，就算是南極冰原表面露出的煤層，也未爲不可，再看下去，恣也不必驚異，南極地帶上會有這些女人，這些女人又好像赤道底下非洲椰子林中來的，穿得那樣單薄裸露，在這雪地冰天，豈不都要凍死，這倒可以放心，整個小亞美利加，都被暖氣籠罩，溫和如春，就因爲南極有這樣好氣候，才引得許多人前來探險。若是真個冷酷無情，誰又肯前來受苦，至於氣候如此和暖，冰雪何以不會融化，那是科學問題，暫且不必研究，這還是方才開場的情形，若再過一會兒，許多觀光南極的客人，蜂擁而至，佔滿了全場，後至者越聚越多，可以使舞池漸漸縮小，溫度漸漸增加，偌大南極地帶，竟被烟氛人氣瀰漫，光變成了多霧的倫敦，再變成酷熱的沙漠，顏色燈光一變再變，美妙音樂條條起，管制全場的靈魂，全場的動作，看着雖然和猴戲場中弄猴人籟聲一響，那猴兒就應絃赴節作種種表演一樣，但這裏的人又比猴兒多了精神的興奮，由中心發熱，漸漸全體發熱，這種熱當然一半由於興奮，一半由於摩擦，直熱到將要生電的程度，一些穿皮裘毛褂的人，感到鴨子在蒸籠的風味，直想要求舞場急

速開放冷氣，無不時常冬季，她在寒極，說出也怕人笑話，只得忍耐着在冰凍中，熱，  
 看着舞女單薄的服裝，赤裸的肢體。才暗嘆她們善於適應南極氣候。當然香肌無汗，玉  
 膚生涼就更希望跟她擁抱取涼了。因為舞客衆多，舞女頗有不敷分配之感。一部較紅的  
 已經被人暫時專利，所以更顯得求多於供，發生很多好看的情景，有人說舞場一物，倘  
 若於短中取長，求其好處，那就是能表現尊重女人。男人得向舞女前請求伴舞，這當然  
 是仿照家庭交際的儀式，雖然不用開口，只於作個姿式便足，却也頗爲好看，所以作者  
 有兩句詩話說，滿堂多士鞠躬請，邀得仙姝下界來。但是男多女少，有時兩三個舞客由  
 不同的方面，同向一個鵲的奔去，當然捷足先得，但那不得的轉身走回，却難免要窘一  
 下，但也有不甘空返，來個歸途減滑，順手牽羊，拉起別的舞女來跳，那舞女面上表情  
 也許可以寫一篇散文，若是舞女本料定某個客人必跳自己，然而他竟跳了別人。這舞女  
 面上表情，就是一首長詩，至於那些已經成雙配對，在舞池中圍圍打轉的人，也是千奇  
 百怪蔚爲大觀，內中當然很有成對的璧人，年歲相當，身量相等，摟在一處，好似天公  
 着意配就，教人看着喝采，恨不得立刻把舞場改爲禮堂，大班權充牧師，把這小兩口兒  
 成全了。但這樣配合的終是太少，有的小矮子抱着個高舞女，如嬰兒戀乳之態，有的矮  
 舞女偎着梢長大漢，作依依膝下之思，有的舞女燙髮蓬鬆，配着舞客禿頭光亮，搖來擺



去，好像蓬頭鬼抱着大西瓜，還有個頤長舞女帶着短小舞客。客人仰首高舉，而舞女并不辭就急得舞客連企足上躍，很像猴兒爬旗竿，至於個人姿態，也是不一而足，這個學賈波林的八字腳，那個像尙和玉的繡馬式，這個肥人把尊臀外展，私佔官街，那個胖子把大肚前伸，欲謀不軌，此外學小翠花的走浪，似體育家踢球，或是災民瀆水，學究走路，種種樣樣一應俱全，你若是個交際場中人物，這時舉目向場內一看，必然驚訝今日盛會的號召力量。居然久遊舞場的名人全部到來，連那膾炙人口的舞場八寶，也竟一個不缺。這舞場八寶，全是久走舞場，鏗鏘有聲的風趣人物，本來名爲八怪，因爲恐蹈不敬之嫌，所以改怪爲寶，言其是舞場中八位鑲場之寶。和舊小說所謂鑲國之寶一樣，若是失去此寶，國將不國，而場也不場了。這八位都有很趣妙的外號，一位是鬚不鬚，此公姓尙名小和，官稱呼是尙二鬚子，聽這稱呼好像是于思于思，鬚鬚如戟，不是三國志裏的周倉也得像法門寺的劉彪，然而實際却是不然，他是位翩翩少年，玉貌朱唇，而且嘴巴光鮮連一根毫毛也沒有，所以名爲鬚子，是一種烟幕彈的功用。因爲他貌美性柔，舞女愛之如命，時常密約歡會，由深夜玩到黎明，密自戀戀不捨，這情形若被其他舞客聞知，自要撻酸，但若告以是個鬚子，舞客們自會想到鬚子非同小白之比，只有竹槓應工，絕無拖車資格。因而不加理會，舞女營業便可不受影響，鬚子越發快樂無涯。因

爲他名鬚而實際無鬚，所以稱爲鬚不鬚。第二位是正不正，這位先生，名子裏有個正字，却是行路不正，因爲他左腿有些毛病，又加患有偏墜疝氣的痼疾，走路不能從心所欲，本來想要直向前行，無奈那微蹙的左腿與那累贅的疝氣，常逼他在不自主中趨向斜路，所以他每逢走向某一方，便要在起步前預先矯正，譬如他立在正南，要走到正北方，那麼起步之先，得把身體對着西北角，這樣迤逦傾斜的走過去，才可恰好到了正北，若在起步時便對準正北，結果就要到東北去了。因爲這種原故，常在無意中跟舞女鬧了玩笑，有那種久坐冷板凳，無人照顧的舞女，正在羨慕他人得意，悲傷自己命運，却忽然音樂一奏，聽見正不正先生遠遠的奔着自己走來，不由喜出望外，就好像阿房宮女，不見君王三十六年，每聞隔院笙歌，便嘆君王薄倖，妬嫉別處恩多，但一朝忽見羊車臨幸，翠轎遙來，自然歡喜雀躍，正準備塵頂放踵，奉酬高厚，却不想君王只是路過，並不入門，那正不正看似奔了這舞女而來，舞女正預備投懷入抱，那知他走着漸次偏斜，到了近前竟離開數尺，拉起別人共舞了，因爲他的妙態天成，舞的姿式更是奇妙到可以攝成活動電影，取爲漫畫題材，只可惜沒有好事人爲他傳神留影也是憾事。但第三位却有一個漫畫主角的名子，就是那位毛三爺，外號叫毛不毛，這外號來由，就因他空自姓毛，實際不毛，他身上除却被衣服遮住的地方不易查考外，凡是裸露部分，確實連根汗毛也沒

有，一個通紅的頭，圓如大號皮球，亮如新塗油采，尤其有一種特點，就是善變火山爆發的把戲。此公是位創業的小財主。爲人頗好虛榮，又好講面子，喜歡聽人家說有毛三爺大方慷慨。但是只喜聽人家那樣說，自己却捨不得那樣做，因此就染成言行不存的習慣，今日說要給某個窮朋友幫忙，明天那朋友去訪他，他就躲避不見，明日說要陪着某舞女出去剪衣料，但是說完之後，就許十天半月不照面兒，可是每到舞場，必要叫個舞女坐樓子，以示豪闊，遇見被他騙過的舞女，故意促狹，不但要求開香檳，就是在其他酒水上教他多多破費，他在衆人之中，爲維持毛三爺的身分，不好拒絕，但是一陣陣心急肉疼。那禿頭上就是化學作用，因心急而發汗，汗珠才由毛孔出來，便又被腦中發生的高熱蒸得成爲氣體。於是這禿頭就成爲新出籠的饅首，熱氣騰騰，氣體一濃，看着就成了白烟，每逢開酒瓶的聲音一響，他頭上白烟便濺的一冒。第四位是交不交，此公姓焦，是位退休的小地方官兒。爲人熟讀野史，滿腹閒書，在作官時曾自誇爲賢明能吏。天天到平康曲巷徵服私訪，問柳尋花，解組之後，自己曾仿照包公案劉公案施公案等小說，自撰一部焦公案，以廣流傳，却是永未脫稿，至於他是否賢明，由一件事上可以看出，就是他作官之時，必通告轄境地方，無論城市戲園或鄉村社寨演戲，都不許演劍峯山，因爲那齣戲太天姓焦的臉，可知他自認是山賊焦家五鬼之後了。他自稱爲官清正，不使民間一文

錢，但辭卸已有十年，總過着很舒服的歲月。當在舞場揮霍，却不知金錢從何而來，他的流連舞場，並不是爲跳舞而跳舞，而是另有居心，另有作用，他彷彿蒼蠅不抱沒縫的蛋，只尋防務鬆弛，容易進攻的舞女着手，用錢大方，用情深至，使舞女很快的跟他發生感情，但是到了極熱之時，他就驟然變成極冷，把那舞女拋開。另去追求他人，至於原故何在，只一看他的別號便可明白，交不交的不交兩字，自然作不相交的解释，上面的交字，却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含糊講來，就是只要一交就不再交了。因此他每到舞場，常有舞女的白眼相加，紅脣相撇，而且殺千刀路倒屍的頌詞，也隱現於碧波之中。第五位是擠不擠，此人姓名却與別號毫無關係，他也是個好好先生，却是天性善羞，又因自幼生在官宦人家，學成一種官僚式台步，就像文明戲裏，穿着馬蹄袖開襟袍子，手托水烟袋，由後台隨着小鑼打上的老爺一樣。及至跳起舞來，仍改不了那種姿式。他一下場，不但旁觀笑不可仰，就是身當其衝的舞女，也要笑得俯不能興，他跳這麼幾分鐘，退下來還得紅半臉，甚以爲苦，就不肯時常起舞，然而舞廳又極大，於是每日去擺測字攤，等待機會，遇有舞客極多，擁擠不堪之時，他才抽冷子下場，拉個舞女，擠入人叢中心，團團打轉，永不肯走近外圍。若是人少不擠，他就甘作不舞之鶴。人們知道他做法郭先生濫學的故智，又稱之爲濫舞光生。第六位是難不難，此公既肥且短，前有

龐然大肚，後有隆起高臀，在初學跳舞時，一次和一個壞脾氣的舞女同舞，那舞女儘向後退，他的大肚儘向前侵，舞女以爲他有意侮辱，竟不客氣的加以質問，他答以非我也，吐也，結果又被搶白一頓，他遭了不白之冤，以後便深懷戒心，每逢跳舞總是竭力收縮肚皮，以免抵觸對方玉體，發生局部交涉，但也顧了前面，忘了後面，肚子一加收縮，臀部勢必擴張，向外伸展勢力，不定又撞着了誰，惹起責問，此公前累於肚後厄於臀，弄得前後受敵，進退維谷，因此常常向人叫苦，說前後兩塊贅物，實是害人，防備前面後面的人罵了，留神後面，前面舞女火了，你瞧難不難，由此留下話柄，成了外號。第七位是算不算，此公是二十年前的少年考成的道學家，當他十七八歲時，天津初設舞場，有一班抱道居德的遺老紳耆，認爲用夷變夏。風俗將靡，深爲世道人心憂慮，就聯合出類，倡言反對，此公以黃口少年，也跟着搖旗吶喊，並且進一步去考察舞場，想要洞明弊害，好作攻擊資料，那知去了幾次，漸漸見獵心喜，也下場搜舞女而跳之，有人問他，他還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入地獄的就變成個出色的舞迷，一恍數年之久，只許天津沒有舞場，不會有舞場而沒有他，忽有一日，他好似突然覺悟，又改變主張，見人便說跳舞真是風俗之賊，人心之蠹，必須禁絕，人們問他爲何又變主見，他說平日和舞女同舞，惟恐頰兒不貼，肌膚不親，股兒不并，彷彿要黏到一處，但真黏

到一處也不覺怎的，那知昨日我到親戚家赴宴會，飯後和女客同舞。除了自加謹慎以外和跳舞女也不差什麼，可是後來輪到和我家裏一位女性同舞，我不由有些發窘，時候又在夏天，衣服單薄，我越是小心着保持相當距離，無奈仍然時常挨到一處，本來按中國禮俗不親授受的人，偏要抱着同舞。已經不該，尤其她那絕不該被人接觸的部分，偏都單擺浮攔的被我感覺到了，由此看來，跳舞真是大惡，我在倫理和道德的立場上，一定誓死反對。聽的人自然十分贊成。但他說完了仍是每日往舞場跑，舞得更兇。人家問他爲何出爾反爾，他說我所反對的是不合倫理有傷道德的跳舞，例如兄妹姐弟叔嫂父女等等才算。舞女却是毫無關係，所以不算，他又好給舞女寫情書，用新式繞脖子的稱呼，上款當是什麼我跟前的小月亮，我心裏的小孔雀的愛妹。下款當是你昨日燈下抱着的床上夢見的那個獻心的情哥，肉麻到十二萬分，舞女接着，常帶到舞場，大家傳觀取笑，因此又得了情書聖手的美譽，人們又問他既然和舞女認爲兄妹，似呼也該避嫌，不再同舞，他答說這是假的，不算。以後便常有人和他玩笑，一見他和舞女同舞，就問算不算，因而成了外號。第八位是謝不謝，此公姓謝，在十年前作過一任某機關的小職員，至今賦閒已久，但那機關的員司徽章，仍掛在他的襟上，表示是在職人員，身上穿着一九一五年式四季常青的破西服，腳登警察式皮靴，頗有賣地氈白俄的型式，但是頭髮永遠梳

得烏亮，臉兒洗得生光，而手上一隻洋銅嵌玻璃的鑽石戒指，上衣袋裏一條酒花的綢手帕，却是永不缺少。他出入舞場已有多年，凡是有錢有名有地位的人，大都認識不過是他認識人家，至於人家是否認識他，尙是問題，但他就仗着眼寬耳靈，把一般人的姓名家世，以及性情嗜好，全都打聽清楚，每日一進舞場，在他眼光中簡直是故交，進門就滿面春風。鞠躬罄折的，擺着交際家的架子，挨座招呼，然後尋一個認爲易與的人，在他座上坐下，先來一套親熱的招呼，再獻一套好聽的頌詞，人家愛聽什麼，他說什麼。人家愛那個舞女，他就把那個舞女捧成天仙。座上的主人要是個臉熱的，聽了這一套，便要不由的對他發生好感，詢問用何種酒水，就算上了他的圈套，若是主人冷靜相待，並無友誼表示，他就更進一步，自己充作主人，反問對方吃什麼喝什麼，主人一不好意思，同他客氣，就又算上了當，若是主人知道他的行徑，並不回他客氣，也不說要什麼，他就遙喚百役要酒要水，却必按座上人數，各要一份，即使別人不飲不用，也算有在那裏，反正他身上並無分文，放在乾鍋裏也榨不出油水，結果座上主人終不能爲着這些微小事和他打架，只得顧着面子，付賬了事。下次再不許他近前，但他到明天就又改吃別人去了。因爲舞場客人時時變換，他的飯東也就源源不絕。有時遇着初入舞場或是外埠新來的人，不知底細，把他當了朋友，他便更加興風作浪，不是架着舞女欺騙客人

，便是指着客人說索舞女，還是時常作東，叫了許多酒點，吃個既醉且飽，隨即大撒酒瘋，滿地亂滾。那班債窟朋友，不但代爲會賬，還得雇車送他回家。他本身雖窮得要死，却能衣帽不失，還許把朋友的錢包或零碎物件帶走，非得鬧到朋友們都和他翻臉，或是避不見面，才算告一段落。而且他向來無論吃誰喝誰，總像在分該當，永遠沒個謝字，因此就叫作謝不謝。至於在這八位以外，還有些著名的人，如交際界名人的文丈夫和太太，這一對是自由主義的，老爺跳舞女，太太也跳舞女，老爺請舞女坐檯子，太太也請舞女坐檯子，各不相嫉，兩不相擾，再一對是張經理和他的新婚太太，這一對是不自由的。因爲張經理生性好舞，太太既不好管束丈夫，但又怕丈夫和舞女發生跳舞以外的關係，所以丈夫每來舞場，她便隨侍在側，監視丈夫，令其輪流跳舞場中舞女，不許認定一人，有時還作些慈善事業，看見某個舞女無人理睬，冷落可憐，而又面貌醜陋，絕無惑人之力，太太才下令教丈夫和她多跳幾場，也許叫來坐一會兒，因此這太太也得個外號，叫作檢破爛的。還有一位大大有名的漫畫家，生得身量特高，兩隻腿比那自稱長腿的大班還長，每逢出外寫生，總得帶着特製加倍長的畫架到了舞場，可尋不着特製加長的舞女。於是她跳舞時，在跨下掛着個嬌小玲瓏的舞女，本身就是一張漫畫，可惜他不肯自己畫出來。還有一位詩人，愛上一位叫咪咪的舞女，每天來懺卦懺，輕易不肯下場。



但是每日必作詩一首。他詩集中的題目，都是什麼仙遊舞場夜坐口占，仙遊卽事，仙遊遊仙曲，仙遊夜飲卽示咪咪。每在衆人轉腰扭臀之時，正是他鬆鬆苦吟之際，此外還有不值一提的，例如什麼戲院的小旦，才離開老斗的懷抱，便來向舞女撈梢，也有無恥的人家姨太太，因知那小旦常到舞場，也如蠅趨腥的趕來調眉弄眼。也有一種有志的妓女，愛好時髦。久思棄捨下層工作，改爲中段生涯，就隨着客人前來觀摩技術，種種樣樣，形形色色，真是不可數計，無法形容，在舞場一面說，生意是太好了，忙得那位長腿的大班，東跑西顛，南鑽北跳，熱得小黑臉兒轉成紫紫色，加倍美觀，招待熟人和來賓，連連點頭，連連鞠躬，已經夠累的了，尤其有時遇見貴賓和貴婦，必要作出洋交際場中那種脂粉客的鞠躬姿式。深深彎腰，高高擡臀，右手向前一伸，彷彿要去吻對方的手，但在中國還不興這種禮節，他就把手向外一擺，再徐徐立直了。這姿式在影片內真值得來個特寫，有時還得溜到舞女坐椅後面，唧咕一陣，到了十一點鐘，大班忽的不見，過一會才忽地從音樂台旁一間小室裏鑽出來，跳到台上，拍手停止了音樂，末語先向台下嫣然一笑，接着小臉兒一紫一黑的，作了一霎的嬌羞表演，才開口說話，但不知受了兩極的寒，還是受了舞場的暑，嗓子竟然臨時倒槍，台下的人只聽見了今天二字。以後就只見嘴動，他急得臉兒更成了茄子，最後用盡力量，像喊救命似的，才喊出一句能聽見的

話。是現在請毛咪咪小姐唱何日君再來。一語未完，台下的一角，便有一聲發於肺腑的歡呼，首先突破平靜的空氣，不用問便可知是那位詩人了。這大抵莫看唱念欠佳，作工却好，說完側身向旁一閃，舉手一擺，便見有個雪白的人。由小室走上音樂台，立刻掌聲和嘻笑並起。原來這毛咪咪是個小頭小臉，小鼻小眼，小手小腳的可憐虫式小女子。此際却翻穿一件白羊皮外套。頭戴白羊皮帽子，在頂上還豎起兩隻耳朵，臃腫怪樣，幾乎只見羊皮不見人，她為何穿這身形頭，當然是點綴小亞美利加這個名字，但是寒帶並不產白羊白兔，至於白她白狐，也只在北極才有，南極向未聽說，但也講究不了許多，南極便有白兔，白羊，白熊，白狐，也不會唱何日君再來啊。這毛咪咪站在台上當音樂奏起，她侷促不甯的搖動一下身子。瞧着好像獸類抖毛，抖完就唱起來。她向來自稱是標準蘇州人，平日說話，在不解南音的北方人聽來，也宛然像是蘇州，但今天唱曲子偏是懷來轍，什麼好景不常在，淚洒香羅帶的落韻字，恰和揚州艷娥口頭的拉塊同韻，聽着好像拉塊之聲洋洋盈耳。尤其是請進點小菜那一句，聽着越發刺耳。這曲子的作者，也許是南國北里中人。餞別情人。親手作小菜給他吃，當情人吃過酒，就請吃點小菜，這倒是寫實派的作品，但是小菜二字寫入詞曲，已是倒格，尤其唱着不得勁兒，場中過半的北方人，聽着都笑，他們向來把粥吃的小菜，叫作小菜，並不把煎炒烹燒之品叫

作小菜，因而笑話歌中人過於吝嗇，怎麼給情人餞行。只用小菜下酒，就是保陽醬菜，北方五香蹄子瘦痘，也對不起情人哪。咪咪看見有人發笑，面上害羞，心內發慌，聲音越發低細。至後來竟沒了聲音，就在那裏站着，偶爾像貓似咪咪幾聲，等到聲音奏完，她也唱完了。台下的一般紳士，向來不肯失去西力尖頭蠻的派頭。不管唱的如何自然，循例鼓掌，就和每次舞罷，照例都給樂隊鼓掌一樣，裏面含有讚美和致謝的意思，但是樂隊未必技藝美妙，有時並不值得贊美，所以有人主張，每次舞罷，只對着音樂家一個鞠躬，致謝伴奏的辛勞，以免在跳得腰酸之後，又拍得手疼，這都不在話下。且說咪咪唱完之後，燈光一暗，場中便又重舞起來，因為這一夜的特別表演節目，是用間歇制的。表演一次，再續舞幾場，接着再表演，再跳舞，但是那位詩人却仍坐在原處，不下舞池，他的咪咪尚未裝出來，却另有一人坐在旁邊，那是位舞場的消息通，詩人早就喚住他，敬了一杯紅酒，一支雪茄，故而他在咪咪歌唱的時候，業已取出小冊子，拔出自來水筆，寫了一段捧咪咪的文字，預備交與報館登載。這時已經寫完。交到詩人手裏，詩人看到上面寫着咪咪小姐化裝美麗，儀態萬方，容光四射，電燈為之失明，人目為之生輝，且歌喉嘹亮，金聲玉振，響動樑塵，不但場中華人皆曠為絕調，即西賓亦稱賞不已，聞某西人擬邀咪咪小姐出國赴美，出演百老匯大劇場，以何日君再來及丁香山與

紐約人士相見。咪咪將爲舞女出國表演第一人。寶島空前盛會。聞正在磋商條件準備行裝中云。詩人看見他把咪咪捧得高至天上，不由心中大快却不想明日登在報上，看的人見咪咪要上大西洋西岸，去請美人吃小菜，笑疼了肚子，如何醫治，只高興的喚百役給那消息通添酒，他們這裏很安閒的喝着，但舞池中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全體來賓除了配不上對的，都已下場，舞女却是一個不剩，連慣吃湯糊的今日也改了口味。音樂台上的領班和兩個喇叭手也似變成半瘋，玩着小喇叭和其他新奇樂器，最可笑那小喇叭忽長忽短，忽左忽右，口頭工夫確是不小，但從遠處看着，好似喇叭管向口中吐出吞進，而且身體扭擺，十分靈活若由沒有音樂耳朵而帶古舊眼光的人看來，似乎有點鬧得人心發亂，不如中樂笙蕭的蘊藉，但是這種音樂的魔力却大，使舞池中人的心中充滿興奮，肢體生出活力，全都興發如狂，摩擦更力，這樣一場場的舞下去，舞客只嫌音樂太短，好像才擁抱到一處，還未着實摩擦，就又分離開了。但舞女大多數是嫌音樂太長，因爲這天只要比較紅的舞女，都有兩帮以上的舞客，極紅的竟有十帮八帮，他們感到韻緒繁亂，顧此失彼，就恨不得音樂極力縮短，鋼琴只按一個音鍵，喇叭只吹一個音符，就算一場，這樣好應酬了這邊，再去應酬那邊，所以舞女都似乎神不守舍，對於舞客，只是粗枝大葉的應酬，并不能情致綿密，談笑生風，和平日舞業冷落，把客人當作恩人救主

，心肝寶貝時，大不相同。這情形和舊式戲院的案目一樣，在戲院生意蕭條，只上一成五座兒的時候，你若進去看戲，就被案目包圍了，那份兒殷勤招待。脅肩諂笑，直教人受之有愧，但若到正月節兒，未聞戲院掛了滿座牌，你若進去，案目就變成高不可攀，甚且對你呼叱，你若想得個座兒，便須反過來對他脅肩諂笑了。但舞女尚不致像案目那樣冷酷，因女人終比男人溫柔，即使態度淡漠，冷話冰人，在着迷的舞客看來，還說是骨情高介，沉默寡言，大有閨秀氣度，絕非風塵人物呢，而且這也不怨舞女，實在趁熱鬧的太多了，舞女也許看不上這些門檻欠精，既不常到舞場，而又混充內行，既不捨得花錢，而又濫挑過節的人，也許有新近才結識上一個財貌雙全的甜心，正在運用心思，以求酬其大欲，方在靜悄悄，進行籠絡。不料舞場突然舉行小亞美利加夜，來了太多的客人，這邊找她跳舞，那邊召她坐檯子，既沒法不應酬，又怕冷落了甜心，現時雖多得幾文舞票，但把鑽石戒指貂皮大衣，以及日後的幾萬元愛情保障金，幾萬元的離婚贖養費，都斷送了，豈不因小失大，所以就臨時捧場的舞客，都看作仇人，加以虛待了。這還只是一二人的情形，至於大的原因，却是因為全部舞女的拖車，全已到場觀光，舞場雖然未曾仿照警政設施，在場內掛上此處許停車若干輛，或此處不許停車的牌子，但拖車們却是深通交通規則，絕不在當道停車，只尋犄角邊陲，王化不及的地方坐著，為着

免得影響愛人注意，好俾錢給他們作衣服墊零花，舞女們因為自己的車，既未更換牌，也未專門加鎖，恐有互相撞碰或冒領被竊情事，只好自己留心照顧，就此精神分散，因此常常身在客人懷中，心在停車場裏，引起客人不滿，鬧出糾紛。有一次正在舞着，忽然一個廣東口音的人，跟舞女丁玲玲吵起來，因為他和丁玲玲跳了兩場，丁玲玲眼風四飛，對這個送個秋波，跟那個作個媚眼，好似對全場的人都用無線電打打招呼，但只顧高視遠矚，却忽略了近前，單單把同舞的客人不加顧盼，更談不到說話。那廣東人見她無視自己的存在，好似抱着個機器人同舞，這侮辱太大了，而且他向來主張精神主義，以為自己老婆跟別人睡覺，不為侮辱，但若跟自己睡覺，而想着別人，才是侮辱，因而越看越氣，再忍不住了，再加他又喝醉了酒，就決意趁其不備，施以懲戒，當了玲玲正在神思外越，亂送眼風之際，他猛然將身體向後一躲，再冷不防一拉她的手腕，使她身體失却重心，跌倒在地，大大出一回醜，但這動作并沒如願完成，他才縮回身，拉得丁玲玲嬌軀傾側，踉蹌欲倒，却不想丁玲玲向前一撲，恰巧拉住他的手，將身站穩，大怒變臉，質問道是什麼道理？那廣東人由窘生怒，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揪住了玲玲玉臂，用力輪動。仍要把她摔倒，但丁玲玲也拉住他的手，立刻這舞場成了戲台，唱上艷陽樓，就好像高登搶了徐小姐以後，拉住婆婆，兩人向前一搶兩搶，一退兩退，然後把丁玲玲

摔在地下。丁玲玲哭叫起來，那廣東人却沒學高登說那句不識抬舉，只用鄉音罵了起來，鬧得音樂也停住了。舞池中人都立住看熱鬧，幸而有那長腿大班和一些好管閑事的，把丁玲玲拉到一旁，把那廣東人勸回原位，讓人們繼續起舞，他們在一旁進行了結。至於怎樣結果，却不得而知。但這一波方平，另外一波又起，音樂未過三次，又有人推砌檯子，跳脚大罵了，這罵的却是由北京來的一位貴公子，帶着一個舊閨，到仙遊來玩，却因到得晚了，等候半天才得着座位，已然心中不快，就叫了一旁紅舞女楊梅坐轎子，不料這楊梅也是心中有事神不守舍。在坐轎子時儘往馬桶間跑。大約起初創設舞場的，深知舞女難於駕御，常常發生躲懶作弊事情，所以無論舞場如何寬大，都不設置休息室，只要她們聚在場中，無所逃於耳目，但是勢不能禁止她們盪洗排洩。馬桶間總得有的，於是舞女就借馬桶間爲搗鬼之數，更不惜屈其脂香粉膩之身，向馬桶間娘姨表示好感，或者進一步叫聲阿姆乾娘，以求聯絡而謀方便，所以許多使大班噴疹。舞客心焦的事，大都由馬桶間裏醞釀或發動出來，記得有位大班仿着羅蘭夫人的口吻，大罵馬桶，說是馬桶馬桶，舞場許多罪惡借汝之間以行，又有位大班常仿音罵毛延壽的調子，唱提起來馬桶間牙根咬恨，底下底詞句却記不得了。這個紅舞女陽海新置了一部美劇最劇牌，子富而好施大號拖車，正在弄得拖真相依，如膠似漆，今日爲作愛情試驗，假稱是自己

盡口，那部車居然滿載大部給養而去，給她送禮，她就以酒食相款，不料那車飲少輒醉，竟睡在她家中，不能再開出來，楊梅因職業所關，不能不到仙遊一走，但心中驚着家裏，本想稍坐就設法脫逃，無奈先被一帮熱人纏繞許久。方才脫身，又遇這位公子叫坐轎子，她那還有心思應酬。跳了一場回來，屁股才沾着椅子，就立起奔馬桶間去了，悄悄請求娘姨，教娘姨轉托她那當小郎的兒子，給造個假電話，說某客在某舞場邀請出門，這樣自己拚着受點損失，便可以下了客人轎子，藉詞逃跑，叮囑完了，才出馬桶間回到那公子座上，但聽一報，那知過了十多分鐘，跳了兩場，那一報還不見到來，她焦急之下，又跑進馬桶間去催問娘姨，才知方才有個中俄合璧的雜種舞女黃白姝，喝醉了酒，進馬桶間嘔吐，娘姨只顧照管她，竟把楊梅的事忘了，楊梅急得咬牙，但又不肯得罪娘姨，只可央她快辦，娘姨答應了，楊梅出來再等。又是十多分鐘，電話仍不到來，敢情人若心中有事，很易露於外貌。她不但在舞池中兩眼直勾勾，張望馬桶間的門和舞場入口，就在檯上，也身體亂搖，抓耳撓腮的坐立不安，那公子尙未注意。藉閒先生却是旁觀者清，不住暗笑，過一會楊梅又忍不住跑入馬桶間，那帶閒就笑着向公子道：「你叫的這個寶貝，大概已經病入膏肓，你看她瞬目搖頭，爽氣將斷，小便頻數。腎氣全虧，恐怕就要完了，你別受連累，快叫她走開吧。」那公子聽着，臉上不掛，憤然說道：



「這女人簡直侮辱我，咱們到那裏都是吃甜咬脆，今天在這兒受氣，我非得給她個樣兒瞧瞧。」那幫閒是個壞蛋，聞言便道：「你不要忙着發作，看她的情形，必是心中有事火燒膛，你只給個不理會，教她自己焦心，幾時她藉詞要下樣子，你再大大給她個難看不遲。」說着又附耳低語幾句，那公子笑着點頭，幫閒便走出去了，不大工夫便自回來，見楊梅還未露面，就笑道：「糟糕，她八成掉在馬桶裏，被水沖下地溝了，要不然怎一去不返呢。」話未說完，却見楊梅已從馬桶間那邊走過來，滿臉怒容，好似跟誰吵過嘴似的，徐徐歸座，其實她並沒跟誰吵架，這次進馬桶間，又向娘姨催問電話的事，娘姨說還沒得工夫出去尋她兒子，少時騰下手就去，你有什麼事這樣忙啊？楊梅恨得要打她嘴吧，但結果只咕嚕兩句，賭氣不再煩她了，就立在門口，由門縫向外瞧看，只等有個百役或小郎經過，叫住了僱用一下。那知等了半天，並沒等着一人，正在焦急，忽見有個西裝的人由外面走來，直奔馬桶間門口，楊梅大驚，只當這人把女廁當作男廁，要進來隨便方便。正要喊叫，却見那人並不進門，只在門外來回走躡，那情形好像西洋影片中常見的，一個君王或是一個貴爵，在室內會客，室外便有個軍裝齊整的侍從武官，在門前來回走動，以防有人闖入或是竊聽，但這侍從武官突如其來，不知房中誰是他的主人，及至仔細一看，竟認識了，原來是綽號舞女公儀的湯小琴。此人也是舞場一個特

種產物，但因作風特殊，流品較下。所以不配參加八寶的行列，此人當日曾獨資創辦一份三十二開紙型的小報，居然還賃了一間門面，作為館址，館中桌椅俱全，還有一張脚踏的小印字機，和十幾磅鉛字，機器是從一家印字館借來的，鉛字却是費了好幾個月籌備工夫，每日到各報館各印刷局閒坐，進排字房參觀，便偷一把鉛字帶走，日久集少成多，居然有了七八千字，而且他所印的報，篇幅僅有包脚布二分之一，倒也勉強夠用，而且也沒個不夠用，每晚排好了版，查點缺少什麼無法替代的字，和若干重複的字，他就再出門一走。這家報館討幾個，那家印刷局偷幾個，回來便可全把倒空補上，成為一張完整的報紙，至於用人，館中一位筆校對的編輯，每天拿一角五分錢的現份兒，若是錯一條新聞，或是一個錯字，就罰大洋一分。那一天也得罰去三五分錢，合計每月所得不過三元上下。還用一個排字兼印刷的工人，每月工資大洋一元，還不管飯，至於社長經理會計廣告工頭僕役，全由他一人兼任，雖是這樣經濟，但出版沒有半月，就已關門大吉。因為小機器和鉛字，被紙莊拿去抵賬，房中桌椅，被房東留作租金，其餘零碎被編輯和工人分了。報館雖然關門，但他的報界巨子的頭銜，却已萬古不磨，借以向外面招搖，遇着生人，仍自稱是某報社長，遇着知底細的熟人，就說他那三十二開的報，業已籌備就緒，不日復刊。在外面見有富厚的人，便極力巴結，必然先拉着人家到小戲

園聽一回戲，或到小影院看回電影，人家不好意思，就得請他吃頓飯，因為他仗着新聞界頭銜，時常到娛樂場攪擾，厚着臉不肯買票，日久成爲慣例，即使帶着幾個人去，也不過教人背後多罵幾聲，並不花錢，但是酒樓飯肆，却不肯把販本來的東西，應酬報界巨子，所以他用不花錢的娛樂，釣取須花錢的酒飯，另外還許多點其他好處。但日子一長，凡是知道的人，全躲着他，他只有打聽邀宴新聞界的聚會，前去吃一飽，除此以外，飯落兒就很少了，他抱怨人心不古，越是有財產有身分有年紀的人，越是冷階無情不假詞色，恰值舞場盛興，他想到跳舞是少年人所爲，肉中必不少未經世故的貴家公子富室兒郎，肉多油厚，可以容自己擇肥而噬，就改途上了舞場，起頭也巴結上幾個人，無奈他行爲太爲卑鄙，張三請他吃一頓飯，他梗稱張三爲養父，李四借給他兩塊錢，他對李四便自稱門下沐恩，吃飯後茶房遞過手巾，他必接過抖開，再遞給請客主人，出門時車夫開過汽車，他必代作僕役，攙扶主人上去，代關車門，日久人都討厭，他的飯門又漸漸堵塞，但是天不絕人，他在舞場走動，也認識許多舞女，他那肉麻手段，對付女人，倒是易合脾胃，起初有舞女拿他開心，煩買東西或各送信雜事，他十分勤謹的樂受驅使，舞女送他幾文車資，他也並不推辭，請安道謝了方才收受，因此舞女更喜歡他了。有時遇到搬家，或是喜壽事項，都把湯小琴喚去張羅，以後漸至小事也教他辦，舞女家

床榻有了臭虫，喚他去捉，舞女家抽水馬桶有了毛病，喚他去掏，他也不以為忤，別的舞女聞知，也常用他作活，湯小琴的生意很興旺了一陣，但是日久之後，舞女家常發現失去小件東西，如手表戒指之類，疑到湯小琴身上，找他的人才減少了，但湯小琴對於曾找他工作的舞女，却已深印在心，每日仍輪流赴各舞場，一來探望，二來借錢，舞女被攪得沒法，就通知舞場管事人，不許他入場，湯小琴沒法，只可趁亂溜進門來，不敢走進舞池，只在女廁門外徘徊，等待熟識舞女。楊梅看明是他，就走出來，叫聲老湯，那湯小琴本與楊梅不甚廝熟，見她跟自己說話，不禁受寵若驚，忙叫了一聲姑姑，您辛苦了，楊梅道：「老湯，我煩你一件事，你出去借個電話，打到這舞場來。自稱是王八爺，在海礁舞場邀我出門，務必立刻就去，你不必找我說話，只把這些話對接電話的百役說，教他轉告我了。」湯小琴沒口答應，說好好，這容易，我就去，但脚下只是不動，楊梅着急道：「你可快去呀，我要回場裏了。」湯小琴低聲道：「姑姑，我還沒吃晚飯呢，這一出去，就不能進來了，看門的專跟我作對，您先給我幾個吧。」楊梅知道他是要了報酬才肯帮忙，只得伸手取錢，無奈沒有零票，只有十元和五元的整票，正想咬牙給他五元，那知湯小琴已伸手搶了十元大票，回身便走，口中連說謝謝，我去打電話，楊梅罵了聲你真強盜，湯小琴已走得無踪。楊梅只得進場，重回那公子的樓上，

## 音樂起時

但心疼那十元巨款，面上還帶餘怒，那公子和帮閑只把冷眼望她，音樂起時，也不邀她下舞池。楊梅心裏有所憾記，也不理會，果然過了不大工夫，一個百役過來，對她報告，所說的就是她教給湯小琴那一套。楊梅還故作大方，聽着假裝不以為意，點點頭揮那百役走開，就轉臉望着那位公子，並不說話，只用眼光問他可曾聽見那百役的話。那位公子笑了一笑，便取出兩本舞票遞給她，也沒開口，楊梅接過，覺得舞票中間還有東西，似乎是鈔票夾餉，心中倒覺有些抱歉，口中誰未道謝，却對那公子笑了一笑，便走去跟那領班交涉完畢，出場又奔了馬桶間，想先修飾一下再走。對那壁上小鏡撲了粉，正要向皮包中取口紅塗唇，無意中看見才得的舞票，心中想要看中間夾着什麼，及把舞票拿出一看，果有鈔票夾着，很厚的一疊，約有二三十張。而上一張在角上，印着碼子，是一根棍兩個圈，這分明是百元一張的，她不由一驚，想少年出手如此闊綽，我虐待他還給了二三千，若是優待，說不定給座銀行，但細瞧那鈔票似平顏色不對，而且印刷粗劣，好像向未見過，認不出是那個國家那家銀行的票子，急忙打開一看，只見票的正面印着鄂都銀行，最下面還有小註，是陰界通用不折不扣，楊梅才知不是活人用的正氣得發昏，又見舞票面上寫了幾行字，此舞女靈魂走失，久已身死，行尸伴舞，故以陰司法幣奉酬，以便應用，即希晒納，下面署着舞場老格資贈。這是表面一張，再翻下面，

每張上都有幾個字。每字都有批評意味，像死肉一塊，狗眼兩隻，賤人，活鬼，可怕，可恨，筆筆頹詞。楊梅見鈔票既不通用，舞票又寫了這些難聽的話，將來兌換難以爲情。直也等於作廢，又挨了一頓痛罵，再忍耐不住，由馬桶間跑出，衝入舞場。只見那位公子仍在原座，又招姜珊瑚坐轎子了，她奔到近前，把舞票鈔票向儿上一擲，就大聲罵起來。這時正在休息時間，她一喊罵，立刻全場大亂。恰巧那位長腿大班，正在舞女位上，裏求一位本已約定表演却又臨時變卦的舞女鹿呦呦，在南極地代表演草裙舞，鬧得吵鬧，忙趕過來問是何事。楊梅理直氣壯，指着鈔票舞票給他看一時氣極敗壞，竟忘却身在何方，露出家傳的上海白相人的態度。說觸了霉頭，敗了運氣，要跟對方吃講茶，起碼也得給點香燭。那位公子只是笑，并不理她，從身上取出一張名片遞過，那長腿大班接過一看，立刻肅然起敬，幸的坐的幫閒，却立起負了交涉全責。先把舞票面上的字給大班看了，才說出楊梅坐了一點鐘轎子，有五十分鐘在馬桶間裏，便在這兒也是一付死人面孔，我們對人說人，對鬼言鬼，自然得給她鄞鄞鈔票。不過這是外透的。她收下了便違背舞場規矩，若按規矩不收，又怎知是這種票子，至於正規的舞票，我們並沒少給，她有什麼可以吵鬧的理由？楊梅便問爲什麼在舞票上亂寫？那幫閒道：「你儘向馬桶間跑，我們悶得難過，不練字可幹什麼？因爲心裏不高興，自然寫不出好話，這都是一

你自己惹的。你看兩場裏那個客人有工夫寫字？跟舞女跳跳說說，還忙不過來呢。」楊梅聽了更怒，正要撲上去跟他揪扭一戰，却被大班拉住，連說得了，這是小小悞會。何必吵鬧，瞧着我……楊梅一口唾沫，噴在他臉上，罵道：「瞧着你更沒完，奶奶今天拼出這條命了。」說着舉手便打，向前掙扎，大班恐肇禍端，挨了好幾下，仍住拉不放，這正是大班的苦惱。大班本負着管理舞女的責任，但是那種慣吃湯糲的舞女，因為肚餓心虛，照條循規蹈矩，用不着大班管理。至於紅舞女，却是時常裝神弄鬼，惹是招非，實在需要管理，然而她們仗着舉足重輕的資格，豈但不服管理，反而掉過來管理大班，加以捉弄。這位長腿大班知道自己并不能管束楊梅，而且本心也愛護楊梅，頗有同仇敵愾之心，但大班絕不能幫舞女打客人，又何況對方頗有勢力，就是讓楊梅打着他們，自己也要耽干係，現時自以勸住楊梅避免生事。算當務之急，但楊梅不肯服勸，又將如何，這大班正在焦急，猛然得計，就伸手向楊梅脅下着力一推，楊梅忽地噤嚶一叫，好似全身骨幹全失去支持力，像一灘泥似的向下墜落，幸而大班在旁扶掖，未致跌倒，就抱住她送進音樂臺旁小室中去了。大家看着全都稱異，怎麼長腿大班會像武俠小說中的俠客一樣，善使點血法，把叫鬧如狂的楊梅制服住了。過一會那長腿出來。對那位公子道歉，座上的姜珊瑚就問他道：「長腿，你怎麼把楊梅制服住了的。他們都說你會點血法

可是真麼？」長腿大班黑臉兒一紫，搖頭道：「誰會點面！我不過看見楊梅本日和姐妹們玩笑，人家一路肢她就軟癱了，方才事出無奈，只可試試這個法兒。那知竟靈驗了。」姜珊瑚搖頭道：「我跟她同住了一年多，並未聽見有這毛病。你別另有法術吧？」長腿大班面上更紅，連連搖頭說沒有的話，又對上座說第三次表演該上場了。我去看看，就鞠躬走開，原來他制伏楊梅，並不和他所說的一樣。因為楊梅腋下長着個胎裏帶的贅疣，不過姆指大小，但似乎神經末梢的總匯，感覺特別敏銳，若是被人觸着，就如怕癢的人，被許多人同時路肢一樣立時骨軟筋酥，閉過氣去。所以大班一指之功，就把她制伏。至於如何體驗出這個奇病，如何發明這個戰術，那就是他的秘密了。這件事兒鬧過便舉行第三場表演，是鹿嘔噁的草裙舞，樂師奏起熱烈興奮的音樂，鹿嘔噁突然由小室中出來，一個溜冰姿式，便溜到舞池中間，真是好一隻大鹿，身體高大，曲線美麗，身上只中間一節草裙，乳房一付乳套，腳下一雙舞鞋，以外絕無遮掩。那光潔的玉臂，抖動的肌肉，已經炫目動心，尤其是一雙豐滿圓潤，十分肉感的大腿，更有絕大的誘惑力，人人都心旌搖搖的，發生抱粗腿的希望，但是一般文弱的人，却由玄想而生畏懼，自己度德量力，收拾妄念，不敢再作好夢。那鹿嘔噁舞到妙處好似通身肌肉，都和肉幹分離，顛起老高，臀部扭動，尤其有力，直可以帶動風聲，這才合乎草裙舞的原則，





不失熱帶少女的力量情緒。這邊檯上那位公子，對幫閒道：「你瞧，這才夠得上健美，少時我來介紹，你跟她跳幾場好不好？」幫閒先生吐舌道：「饒命饒命，我那是她的個兒，不留神被她屁股一撞，我就得進醫院，若再被她抱住了一抖，我也許肢體碎裂，再接不起來了。」那公子笑道：「你不是喜歡健美女子，肌肉有彈性的麼。」幫閒先生搖頭道：「不成，不成，這個彈性太大，把我彈斷了怎好！」旁邊的姜珊珊不禁笑將起來。幫閒先生道：「姜小姐，你的彈力如何？」姜珊珊說了聲我不懂。就回過頭去，避開他的調謔，那知道一回頭，忽然瞧見在東面犄角坐着個西裝少年，獨自一人，並無伴侶，正含笑瞧着場中跳舞的鹿呦呦，那正是珊珊日夕思念的意中人孟君奇。她和君奇本是場外的友賦，每星期有一次聚會，但上個星期日，君奇正在北京，珊珊到約定地方等他，不遇而返，不知他何以失信，心中正在掛念，今日君奇忽在舞場出現。珊珊大喜之下，又想他不知來了多久，怎不叫我過去，或給我個信兒，却躲在一旁擺掛攤兒，就裝作立起整整衣服，想要君奇瞧見，好對他示意，但君奇一直望着鹿呦呦，好似十分感覺興趣，并不向這邊瞧，珊珊很是着急，因而屢次回頭；也神不守舍起來，座上幫閒先生，看着納悶，心想我們這位飯東，一表人材，滿袋鈔票向來無論何處，都受女人歡迎，但今日到這舞場，舞女都好似得了傳染病，又好似大家對他齊心協力，組織了不合作同盟

方才楊梅那樣，見在言姜珊瑚靈魂又走了。真不知什麼道理，我還是勸飯東移駕別處，免得儘在這裏受氣吧。就附耳向那公子說了兩句，公子點點頭，還未開口，忽有百役過來，對珊瑚說，那邊有人請她過去，珊瑚問在那兒百役指着西邊犄角一張檯上坐的一個女人道：「就是那位小姐。」珊瑚初以為是君奇來請自己，及見不是，立覺爽然若失，又瞧那女子長身玉立，美艷非常，却是素不相識，心想這是什麼人呢？和我既非朋友，摩登太太來捧舞女的固然也有，但必和舞女有些淵源，也必隨着丈夫，帶着朋友同來，如今這陌生的女子，一人來到舞場，單單請我過去，未免可怪，正在猶疑，那位公子也已聽見百役的話，隨着指點，瞧見那個女人，不由嘆了一聲，向那幫閑叫道：「乾齷老兄，你看那是誰？」幫閑道：「好說鮮麼，我早看見了，那不是黃柳鶯麼。」那公子道：「對呀，這條伙在東方戲院唱了三天，忽然失蹤，鬧了個天翻地覆直到昨天，報上才登出她的下落，說是她有個心疼的病根，一犯起來就疼得要死，百藥無效，只有北京一位老夫會治。她失蹤那天，覺得老病發作，痛苦之間，也顧不得對誰告訴，就上火車直回北京，一進老夫家，便病倒不醒人事，直到治好，才給天津來電報，說明原由，東方戲院已經登出廣告，說從這週星期五起，補演七天了，想不到她已回到天津，還來舞場擺譜兒。」珊瑚聽了，就向那公子道：「原來她是唱戲的黃柳鶯啊！我不認識她，

怎單來請我？」又向百役道：「她是真請我？你沒聽錯麼？」那百役道：「錯不了，她先說出您的名字，問來了沒有，才教我請您過去。」珊瑚嘆了一聲道：「這倒怪了，我去瞧瞧。」隨即立起向座上人說聲對不住，便要走開，那公子叫住她，遞過幾本舞票道：「我們也要走了，省得勞動百役。」珊瑚接過說聲明朝會，便向西邊走去。只看那黃柳鶯，用目迎着她笑了笑，又欠身讓坐，珊瑚也點點頭，坐在旁邊，兩人先舉行照例的女人相見禮，互相端詳。大約女子只要不是麻疤爛鼻，瘤鼻禿睛，誰也覺着自己絕代佳人，若是兩個自命為絕代佳人的，遇到一處，立刻就全變成相面先生，都想在對方面上和身上，找尋缺點，便尋不出缺點，也可以利用精神上的割斷，硬指出對方鼻子太凹，腰兒太粗，下頰角不合，眼兒雖比自己大些，但黑眼珠太小，嘴兒雖比自己小些，只是牙齒欠白，結果必須得個精神上的結論，就是對方長的確是不錯，只是還比不上自己，方才心平氣和。這時兩人相面已畢，黃柳鶯含笑叫道：「姜小姐，你喝點什麼？」珊瑚笑道：「來杯清茶好了。」舞女在生客人的檯上叫清茶，好像是一種不成文憲法，就如同班子姑娘，被客人請出去吃飯，若和客人有深交，當然可以饒什麼要什麼，但若和客人只是新識，大約就得要鰻魚菜花，會烏魚蛋，拔絲山藥等類，因為東西并非油膩，可以表示不餓，價錢也不甚貴，可以表示體恤，這是一種傳授，請妓女吃飯，大概總

是要這等東西，絕沒有人要燕菜魚翅，也沒有要元寶肉獅子頭的，舞女比起妓女，自然是身分懸隔到天上地下，相提并論，便是罪大惡極，但兩者却有相同之點，就是都和客人接觸，自然生出同樣應付的辦法和習慣，舞女常要清茶，一是因爲清茶最賤，二則表示自己并不需要飲料，所以要一種最賤的，卿作應酬。珊珊說過以後，柳鶯笑道：「何必清茶，陪我來杯咖啡，好不好？」珊珊無可不可的點頭，柳鶯便吩咐了百役，少時送了上來，珊珊想要試探他，特召自己的原因，就問過：「您貴姓？」柳鶯笑迷迷的道：「我姓楊，珊珊心想，她既是黃柳鶯，怎又自言姓楊，好在她們女伶和我們舞女的姓，都可以隨便更改，並沒準兒，也許她本姓是楊，想着見柳鶯從衣袋取出烟匣，打開了遞到面前，珊珊一見那烟匣，覺得十分熟識，不由心中一跳，但再看匣蓋的底面，却蒙着一張白紙，當時道謝一聲取出支烟，柳鶯自取一支，又用打火器都燃着了，才向珊珊說閑話，問她那裏人氏？到天津幾年？家裏有什麼人？珊珊隨口應着，却不住用眼溜着檯上的銀烟匣，越人越像自己送給孟君奇的東西，匣面花紋，原是自己出的式樣，教金店現作的，並不是金店自行製售的東西，可以有許多件一樣面目，但轉想也許金店裏看我出的花樣好看，又仿製幾具出售，但奇怪的是自己送君奇那一隻在蓋底嵌有照片，她這一隻也在蓋底蒙着白紙，未免可疑，再把她突然招坐樣子的事，聯想起來，珊珊可就不能

忽置了，當時也酬答兩句，問楊小姐府上那兒住？又問常到那家舞場去玩？說着話兒，就伸手取過那隻烟匣兒，笑道：「您這煙匣真好看那兒買的？」柳鶯也笑道：「我也不知道，是朋友送的，你瞧好麼？」珊瑚這時打開烟匣輕輕用指甲掀起白紙的角兒，見底下確是一張照片，雖然只見一角，但已斷定是自己的照片，這烟匣也是自己送給君奇的，那隻了！立覺頂上轟的一聲，身體癱軟，手兒向下一垂，眼光呆直，望着柳鶯，問出一句不該問的話道：「誰送給您的？」柳鶯雙眼一迷縫，立現出玄秘的笑容道：「一位朋友送的。」珊瑚嘴兒動了幾動，想要再問，但是問不出來，怎能再問她是那個朋友呢，但這虛爲的客氣局面，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了這黃柳鶯既然叫我過來，把這烟匣給我看，當然有意相侮，我怎能忍這口氣，而且我送給君奇的東西，怎會落到她手裏，必然是君奇和她發生秘密的關係，把這烟匣轉送了她的，她就拿來奚落我，想着怒火中燒，竟把那句不好問的話，仍問了出來道：「是那朋友送您的呢？」柳鶯徐徐說道：「是一位男朋友的。」珊瑚點點頭道：「當然是男朋友，可是……」說着猛把蓋底白紙撕開，露出裏面的照片，丟在檯上道：「怎麼有女子照片？楊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柳鶯笑道：「你何必還問？心裏當然全明白了。」珊瑚道：「明白什麼？哦，我自然明白誰送你的。」說完這句話，就立起身來，珊瑚實是氣極了，想要去到東邊把君奇拉過來，當面質

問，但柳鶯却以爲她羞憤難堪，故而走去，就伸手拉住她，低聲道：「你別走。我還有話說。」珊瑚道：「說什麼？」柳鶯道：「別忙啊，妹妹，你先坐下，聽我慢慢說。」珊瑚只得坐了。這時鹿吻的草裙舞，早已表演完畢，衆人正在聞樂起舞，旁邊的座上多已空了。柳鶯移椅接近珊瑚，低聲道：「妹妹，你這人真好，我實在愛惜你，不過你也很苦了，一個人在這裏，花費很大，又得寄錢到上海，供養你的母親妹妹，天津這地方，舞場本不興旺，像仙遊今天這樣，不過是偶而起闕，才引來許多人，到明天又冷清了，聽人說就是頂紅的舞女，一月也弄不到一千八百，這有什麼意思？那裏比得上海，上海今年又新添這一愛爾西大舞場。是我一位乾老兒開的，大概你也知道。那算闕到頭兒了，裏面舞女最不濟的，每月也賺三兩千，若像你這樣人才。進去準得成了舞后。你又何苦在北方作這沒出息的生意，你若願意回上海我寫信給乾老兒，托他特別照應你，再托些位闊人，給你捧場，上海報界我的朋友也多，我寫信教他們一齊動手，三兩天裏准把你捧得紅裏透紫，還可以在你未動身之先，我就煩人在天津和上海報上登稿兒鼓吹說天津第一位紅舞星姜小姐，將要到上海去了，這樣一閱，你到上海，若不壓了碼頭，就把我的眼珠兒挖出當響泡兒踹，……」珊瑚聽柳鶯竭力誇張上海的富麗，勸自己回去，就明白了她多半的用意，心想我在上海長大，那邊情形，還勞總你告訴，人若在本鄉能夠

得意，誰肯離鄉背井，遠出謀食，當時我在上海舞場吃傷了湯麵，才到天津轉地療養，如今由天津回上海去就壓碼，你哄鬼呢，哄三歲小孩子呢，就笑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不太明白，你的好意，怎單單落我頭上，舞女或千論百，你怎不幫別人？」說着舉手向銀煙匣一指道：「莫非是爲着送你這個的男朋友吧。」柳鶯被她揭破心事，並不發窘倒坦白的笑了，就伏在珊瑚肩上說道：「妹妹，你猜對了，我想你回上海去，方才許你的話，一定辦到，教你到上海準紅，這還不算，另外還送給你路費，你要多少，請說個數兒，咱們立刻到正華晝夜銀行去，照你說的數兒，匯款到上海，你自己帶着匯票回上海取錢，妹妹你說個數兒吧。」珊瑚格的一笑，衝口說道：「二百萬就成，我也不多要。」柳鶯聽了一怔，又柔聲笑道：「好妹妹，別玩笑，說實在的。」珊瑚一沉臉兒道：「說實在的，一個大也不要，我爲什麼回上海？憑什麼要你的錢？告訴你吧，我很明白你是誰，也明白你是什麼意思，無奈我太愛天津這個地方，就是上海那邊的銀行都送給我，我也不去接收，謝謝你的好意，真對不起，教你白費了心，可是我還得問問，這個烟匣本是我的東西，怎麼到你手裏？請告訴我！」柳鶯見利誘之計不行，心中一陣着急，猛然眼珠一動，又得主意，便不答她的碴兒，仍柔聲說道：「妹妹，我勸你還是依我的話，既然便宜，也免得傷心，我實在因爲愛惜你才勸你走，說實話，你送給烟匣

那個朋友現在已同別人定婚了，他不願再見你的面，也不肯再進舞場，才托我把這烟匣送回給你，表明跟你永遠絕交，你若不用我幫忙，就請把這烟匣收回。我也不管了。」

珊瑚想着，心想君奇還在東面角上坐着，她竟說他再不見我，好像並不知君奇在此，這事發覺很多，我非弄個三曹對案，澈底明白。大大羞辱他一下不可，想着就正色問道：

「哦，他已經定婚了，跟誰呢？跟你麼？啊啊，當然是你，人若不爲自己，絕沒這樣多管閑事的渾人，替傳這種言語。」柳鶯聽着也變色說道：「你少混說人家不要你了，怎能拿我煞氣。」珊瑚吓了一聲道：「好沒臉！什麼要不要，不要我，要我！」柳鶯也發怒道：「你才沒臉！真正沒臉！人家現在有了個身分高的愛人，就不要你這下賤的臭舞女，你還不找個尿窩兒淹死！有臉說人！」珊瑚大怒立起，高聲罵道：「你好！你是個臭唱戲的！比舞女還下賤百倍！」柳鶯叫道：「放你媽的屁！唱戲是露臉的事，不比你們舞女被人花上三毛三，兩毛五，就摟你個六面！」珊瑚連着吓了十多聲，才罵道：「我們叫人摟，摟在明處，而且也只是摟，你們唱戲的，學戲時教師父摟，出師教老斗摟，爲着揣廂票，製行頭，教乾老兒乾哥哥摟。出門走碼頭，教各省各縣各色各樣的人摟：豈止是摟，還得給人家養沒主兒的孩子哪！什麼臭東西！有臉兒說我。」柳鶯聽她把自已本行的登籠妙法，處世奇術，致富捷徑，成名秘訣，全給宣布出來，臉上覺得掛不住



，就瞪目怒罵。你們舞女就不跟人住旅館。就不養私孩子，南河路的保嬰箱，或爲你們預備的，上回有人投進一個私孩子，大夫才抱出來，那孩子就在大夫手裏亂跳，那還不是你們生的！珊瑚罵道：「放屁！我只聽說大夫從箱裏取出個半死的孩手，抱進屋裏，才緩緩過來，就唱倒板那準是你生的。」兩下你有來言，我有去語，都是越罵越氣，竟動手互相揪扭，許多舞客舞女，都過來看，但那負有維持秩序責任大班，却不露面兒，原來鹿鳴演草裙舞，扭傷了腰眼兒，又閃動了胎氣，肚子疼痛，大班正給她腰上拍火酒，肚子施按摩。因爲關門工作，沒聽見外面吵鬧。這裏珊瑚揪住柳鶯叫道：「咱們放下的說近的，我的東西爲什麼到你手裏。你是賊呀！」柳鶯道：「憑什麼我是賊，只是你這不如姨子的東西，把表記送人家兒子，人家不要，煩我送回來。你就羞惱成怒，呸！好不要臉！你吃了我，人家也是不要你。」珊瑚叫道：「誰不要臉？想拿錢買我回上海，把人讓給你，又是那個賤貨說的！他的人現在這裏，咱們三曹對案，說個明白。」說着就拉着柳鶯向前走。柳鶯也拉住她道：「誰在這裏？你拉我去問誰？」珊瑚道：「就是煩你的那個人，你不說他再不進舞場，再不見我麼？巧了！他今兒偏在這裏，你跟我走！走呀！不敢去麼？怕對出瞎話來麼？」原來柳鶯在西山旅館，被君奇拋下以後，常日直等到晚上，才悟君奇定已偷跑，悲憤非常，孤孤單單獨獨自己度了一夜，幸而次

日那約定的汽車來了，她只可算還店賬，坐車回到北京，初想直返天津，去追君奇；但因不知他的住址，若加詢訪，恐怕自己尙未訪着君奇，先被戲院的人訪着自己，要有很大的麻煩，就想了個辦法，自己投入一家私人醫院用三百現金和一雙珠耳墜，賄通了醫生，給天津東方戲院打電報，戲院接着，就派人到京，見着面，柳鶯便說自己有心疼病根，疼起來就要命，每次都是這醫院的大夫治好，所以這次在天津一覺出病根發作，爲着性命，也來不及留話，就直上車站回北京來。一進這醫院，便疼得不醒人事。幸虧大夫盡心醫治，才慢慢減輕，到昨天算可以說話了。掂着天津的事，才托大夫打電報叫你們來。柳鶯說完，那三百元和珠耳墜，又在醫生心中發祟，證明得千真萬確，戲院人也沒的可說。只詢幾時回津，柳鶯答應明天一同回津，但還須將養數日，方能登台補演，她又再醫院住了一夜，次日才和戲院的人一同回來，回到天津以後，先和戲院談判，約定在五日後繼續演唱一星期，本身不要包銀，以賠償戲院損失，戲院方面也滿意了，柳鶯在這假托休息的日子，盡力尋訪君奇，她當日悞信君奇真心，並未問她在天津的住址，只記得公司的名字，這時各處尋訪，無奈君奇的公司，是在一座七層大樓的最高級賃房作辦公室，深藏不露，又那能找着？柳鶯尋了兩天，心中着急，想要打聽，苦無門路，却忽然因把玩君奇的烟匣，想起舞女姜珊瑚，她尋思君奇所以拋閃自己，當然爲着那

姜珊瑚。他回到天津，沒個不和珊瑚聚首，我應該到仙遊舞場尋他，若能找着，自是極好，若尋不着，我也可作一步籌備工作，把那姜珊瑚請到一旁，拚着破費一部分私蓄，買她離開天津，只要她應允，不但根除後患，也自然肯把君奇的住址和一切都告訴我了。柳鶯打定主意，就在夜中單身到舞場來，趕上舉行小亞美利加夜，來賓擁擠，而有一幫舞客走了，她才得着座位，便向百役打聽珊瑚，請她過來，百役過去和珊瑚說話，她注着同座的人。是否君奇，及見不是，便以爲他今夜絕不在場了。却不料君奇從北京跑回來，在家中閉門思慮好幾天，今日鬱悶至極，又看報知道仙遊正有盛舉，就想參觀解悶，並擬在散場之後。和珊瑚小聚，他進仙遊恰在柳鶯前一刻鐘，又在東邊角上，柳鶯進門又奔了西邊，所以陰錯陽差兩不相見，這時柳鶯一聽珊瑚拉她去問君奇，知道君奇竟在此間，反而怔住。她正尋訪君奇，當然巴不得能相見，但是消息來得奇突，使她吃驚納悶，口角也變得遲鈍，及聞珊瑚譏她不敢去，柳鶯才大怒道，那兒我不敢去。走走，珊瑚回手抓起那支烟匣，便扭着柳鶯，穿出人叢，由桌椅夾成的崎嶇小路，直穿道去，奔到東邊，只見東邊倒是空氣落落，只四隻椅子上有人，還都是老年人，和帶着太太的，其餘都跑到西邊參觀戰事，現在戰事的主人過到東邊，那些看戰事的還未歸座呢，珊瑚舉目四尋，見這四五隻有人的椅子上，似乎還有君奇，再回頭看看那許多隨過來的

人，也不見有他，心中又納悶又着急，仔細瞧看，才看見在犄角一張桌上，有個穿西服的人伏着，一隻手放在桌上枕着一隻抱着頭，把面目全遮住了，好像已經喝醉，正在大睡。但桌上只有兩隻盛咖啡的杯子，珊瑚心中一打轉兒，想到咖啡不會醉人，而且在這熱鬧場中，也不會睡着，再看那人的身體衣服，立刻得了把握，直走過去，拍着檯子高叫君奇君奇，那人似已醉夢沉酣，紋絲不動，珊瑚便揪住他的分髮，向上一提，把面目露出，可不是君奇是誰。原來君奇自進門後，并未下場，只安閒的坐着及至西面吵嚷起來，他雖聽見，但因天性不好看無味的吵架，就仍安坐不動，自己養神，以後聽得越吵越兇，又聽出有珊瑚聲音，心中詫異珊瑚性情柔和，何以跟姐妹爭吵，就想走過去勸解，那知才走過幾步，還未擠進人叢，先翹足一望，才看出和珊瑚吵嚷是黃柳鶯，不由嚇了一身冷汗，立刻明白柳鶯到此的原故，以及與珊瑚爭吵的來由，自若被他們捉着，不但左右作人難。而且這笑話也鬧不起，方才打算逃走，不料珊瑚已拉着柳鶯尋他對質，從人叢中穿過來。君奇才回到坐上，擲下兩張鈔票猛見他們已經過來，知道向外一走，必被他們看見，一時籌極無術，想藏入桌下無奈他佔的是一隻臨時添設的小圓桌，正面只一根粗柱支持，到地而才岔出三條腿兒，這下面絕藏不住人，只可學個掩耳盜鈴的法子。伏在桌上裝醉，用手臂遮住臉，自己瞧不見別人，就算別人瞧不見自己了，那知仍被珊

珊瑚認了出來，向前一揪。君奇知道藏不住了，心裏想到這舞場中很多熟人，自己若夾在兩個女人中間，一開談判，這笑話就大了，用天報上準有一篇把我作主角的舞場特寫，以後怎樣見人，當時急中生智，趁着珊瑚一揪，就震地跳起來，狂叫一聲，就兩手抱頭外飛跑，這時柳鶯也看出是君奇了，見他跑走，就叫你回來，別跑，叫着向外追去，珊瑚跟在柳鶯後面，也向外追，場中大衆看着這男女聯合的百米競賽，都哈哈大笑，但也有些參加競賽，跟出去看的，這三人一跑到舞場外面，可就在行動有了差別，因為君奇在進門時，早把皮帽皮大衣交到衣帽間，身上只穿着單薄的衣服，勢不能冒寒向街上跑，若到衣帽間取衣服，就必被她們追上，珊瑚的皮外衣，却在馬桶間收存，身上只穿着夏季服裝，也勢不能到街上去抵抗寒風，內中只柳鶯一人仍是全付披掛，因為女客進舞場，可以有不脫外衣的自由，所以這時得了特別便利，當時君奇跑出場外，心中想想，自己總不能拋下衣服逃跑，而且現在便是逃走，這事仍不得開交，柳鶯不知我的住址，珊瑚却知道的，倘然她兩追到我家去，豈不更是糟糕，不如硬着頭皮，跟她們說個明白，想着就跑到衣帽間前站住，先交了牌子，等待管理人把衣服遞出來，自己定了定神，便聽後面高跟鞋聲像雨點似的過來，一隻右臂已被人抓住，跟着左臂也被人揪住了，左邊一聲驚嘆道：「你真能跑，從北京跑回天津，在天津見了我還跑，好你個小喪良心的，

看你還往那兒跑？」同時左邊一聲燕叱道：「你真對待住我，把我的東西隨便給臭娘們，還教她過來欺侮我，君奇，你好，今日不說明白，我把這條命拼給你？」君奇這時已沉住了氣。徐徐轉過身望望右邊的珊瑚，左邊的柳鶯，微笑道：「我不是跑，是看你們二位氣太大了。怕在裏面鬧起來不好看，所以調你們出來。」柳鶯接口道：「出來怎樣？」君奇道：「出來就請你們到棕櫚食堂去吃夜宵。」柳鶯和珊瑚聽了這話，都你看我我看你的怪了一怪，心中都想把別一個踢開，自己和君奇去訴說一切，但覺勢不可能，這時燕又肯退讓。白吵一回，仍是不能獨佔，不如出去再說，君奇見二人都默認了，就向珊瑚道：「你快去穿衣服去吧，一切先請你自己辦理，我們在這兒等你。」珊瑚猶疑一下，似乎不願走開，但又不能這樣便走，就向君奇道：「我去穿衣服，你們要溜了呢？」君奇笑道：「你想我可是那樣的人？」珊瑚還不放心，見宮理人已把君奇衣服遞出，就把帽子抓到手裏，又道：「我走開，你們可不許說私話，說一句就爛舌頭，若離開這欄櫃一步，就爛腳指頭。」說完才抱着帽子進去了，柳鶯等她進去，也不怕爛嘴爛腳，竟拉着君奇道：「損陰傷德的，你可害苦了我，我真恨不得咬你塊肉，現在還說什麼？快跟我走！別理她。」君奇搖頭微笑道：「等等兒，她就來了。」柳鶯發狠道：「我還得等她，不成！快跟我走。」君奇道：「我的帽子還在她手裏呢。」柳鶯道：「你的帽子，

值多少錢，我替你買。」君奇道：「帽子還是小事。既說好了，怎能不等她。」柳鶯頓足道：「你還是向着她，真真！」君奇道：「既約定了，怎能不等，比如你去穿衣服，我也不跟她走啊。」柳鶯聽了沒話，只有瞪眼，本來她所望的是獨佔禁戀，君奇却給個均等待遇，她又怎能忍受。自來情場有句格言，是獨居則鬱伊，雙棲則美滿，贊三則爭端起，國家有三頭政治臻於富強，商業有三義成字號生意興旺，却沒聽說有人願意三位一體的愛情組合。尤其女子，絕不肯與人平分春色。柳鶯聽君奇這樣一說，早已氣滿胸臆。本想強揪他走，但轉念自己的地位過劣，君奇若是能為自己拋開珊瑚，他當初不會由北京跑回，自己若是動強，反恐再吃沒趣，更失却君奇的同情。現在只好稱讓一步，改用柔媚手段，感動他收伏他。柳鶯這樣一想，就不再逼他走，佯倚着低聲歎道：「我也不是一定教你走，只不過想先問你句話，君奇，咳，咱們天理良心，我怎麼得罪了你，你就狠心拋下我跑回來。你想想，你走後我是什麼罪過？」君奇聽着點點頭道：「我也很知道太對不起你，無奈我另有苦衷。」柳鶯道：「你什麼苦衷？」君奇道：「等會兒再說。」柳鶯道：「等什麼？快說！教我明白明白，我都要快斃死了。」君奇道：「現在不好說！哦，珊瑚來了，咱們走吧。」柳鶯回頭一看，果然珊瑚由裏面出來，身上穿了深棕色長毛純大衣，越顯得腰身嫵娜，風韻瀟灑，柳鶯好似吞下一塊二百斤重的巨

石，塞得心中十分悶重。珊瑚心裏石頭的分量，也不是得比她輕些。二人臉上都陰雲密布，眼睛也都變成剪刀似的，對剪了一下。君奇等珊瑚走近，就道：「咱們走吧。一說着推開門，先讓二人走出，自己隨着，夾在二人中間，各挽着一隻玉臂，在便道上徐徐走着，說道：「二位小姐，我還沒有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楊柳鶯楊小姐，這位是姜珊瑚姜小姐，你二位一位是名伶，一位是舞星，都是藝術家，應該多多親近。」柳鶯珊瑚都從鼻中哼出一股冷氣，誰也不作聲，君奇看已走到食堂門首，就讓二人進去，上樓尋了個僻靜的單間，先讓她二人點菜，無奈二人都無心飲啜謙辭不點，君奇只得一手包辦，點了幾樣菜和酒，堂倌出去之後，君奇望望她二人，二人也望着君奇，情形很是緊張，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還得謝謝這食堂的佈置，居然桌子是圓形的，使他們減少困難，若是長條桌子，一端靠牆，兩面坐人的，那就麻煩了，柳鶯和珊瑚自不肯共坐一面，但若有一人和君奇並坐，另一人必不干休，所幸桌子是圓的，柳鶯珊瑚相對而坐，把君奇夾在中間，君奇想緩和空氣，就取出紙烟每人給她們一支，柳鶯看見他拿着自己的烟匣，心中甚為得意，珊瑚却由這烟匣觸起憤恨，就把方才由柳鶯奪的烟匣，取出拍在桌上，向君奇道：「君奇，咱們倆向來客客氣氣永遠沒紅過臉兒，今天你可太教我下不去了，請問這烟匣怎樣到了別人手裏？是你送她的麼？我只要問這一句，若真是你送她



的，或者真是你煩送回給我的，我現在立起就走。」柳鶯聽了，急忙接口道：「本來是他送給我的，東西在我手裏，你還用問，趁早不用裝明白糊塗，老實回去，自己尋個尿坑淹死。」珊瑚大怒，吐了一聲道：「放屁，你個不要臉的東西，少說廢話，我沒問你，說着又轉臉向君奇道：「君奇，你說，只聽你一句。」柳鶯又插口道：「你教他說什麼，他能說什麼。這東西若不是他給我，怎會到我手裏，實告訴你，人家已經不要你了，不過關着面子，不好對你直說，所以托我把你的表記交回，你一看就該明白，你怎這樣不知意味，還儘自問他。」珊瑚目中出火的向她罵道：「你這賤貨，知道我們是什麼交情，這麼胡說，他不要我，要你，是什麼東西。」柳鶯冷笑道：「你氣死也白費，反正有憑據在這裏，人家是一定要了，你哭，你央告，也枉討沒臉。」珊瑚真氣得要哭，厲聲說道：「他不要我，他自己不會說，你是那裏起來的，他就不要我，也不會要你這下賤的臭戲子。」珊瑚叫着渾身戰抖，脚下也不住亂動，柳鶯方才得意洋洋的說了句你瞧着吧，忽覺腿上被踢了一下，也就不肯相讓，舉足還踢。四隻脚在桌下大戰起來，君奇的腿伸在中間，挨了幾下，急忙縮回，忽覺放任她們延長戰爭，不是辦法，只可冒險又把腿伸到中間，口中極力勸解，二人覺察踢着君奇，才收兵罷戰，珊瑚一把抓住君奇手腕，發出悲怨之聲，叫道：「君奇，你痛快說，可是跟我完了，要跟這個賤貨結婚，你只

說一句，我就立時回上海去。不再攪你，豈是她胡說，你也跟我講明白，別只爲怕得罪她，就懼咱們了交情。」柳鶯聽着又接口冷笑道：「我們已經在西山說定了，我是他的，他是我的，永遠不再離開，你儘管問，若是他說要你，我也不打攪，立刻滾開，說着向君奇道：你說，你說。」君奇處在這窘境之中，左右爲難，半晌無法開口，這時聽了她二人的話，由裏面尋出相同之一點，不由腦中一轉，想出金蟬脫殼，釜底抽薪之計，立刻說出一番話來。正是，北伐南征，終有後來之怨，東食西宿，寧爲中立之人，後面如何，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葵葉苦傾心巢鶯偷接

梅花狂點額山鳥驚飛

話說君奇被柳鶯珊瑚二人逼得無可奈何，猛然急中生智，想出快刀斬亂絲之計，就正色說道：「實告訴你，我已經正式定婚了。」柳鶯聽了大震，半晌沒說出話，忽指珊瑚道：「你定婚跟誰定婚，若是跟她，那叫白說，我寧跟你一塊兒死，也不能教你們到一處。」珊瑚聽着大罵道：「不要臉，便沒有我，人家也不要你，還有臉兒說呢。」柳鶯道：「你更不要臉，顯你這臭娘們會搶男人，我要教你得了意，我不姓楊。」珊瑚罵道：「呸，呸，我得了意，你也別指望，寧看着他跟個狗結婚，也不教你這臭唱戲的佔上風。」柳鶯道：「那是，我就嫁不了他，你這臭舞女也別想當孟太太。」二人罵來

罵去。只是這幾句話，君奇在旁看着，忽然明白了女人心理，而悟出解決途徑，感到嫉妬是人類的天性，發作起來，便成了變態心理，譬如有兄弟二人，有一隻傳家寶瓶，到拆產時分割不開，兄不讓弟，弟不讓兄，寧願砸碎了大家甘心。又如夫婦同居，互相親愛，妻對夫的身體，十分當心，不知怎樣保養才好，但若娶個小婆，鬧起爭夕風的風波，太太爲着犯不上教丈夫在自己房中養精蓄銳，到小婆房中努力盡命，就再不肯顧惜他。小婆自然抱有同感，於是丈夫成了分家的寶瓶了。這時若問大婦，你願意讓小婆獨佔，還是願意丈夫死了，大家都作寡婦，大概她是願意作寡婦。再進一步說，兄弟爭寶瓶，兩不相下，有個外人來說，砸碎可惜。不如送博物院，兄弟也許同意，因爲給了別人，到底比被仇敵奪去，較爲開心，妻妾爭奪丈夫，各不相讓，若出來第三者把丈夫搶去，她倆也許心平氣和，覺得我失敗，你也沒有勝利呢。君奇想到這一層，就擺手止住她們的爭競，正色道：「你們二位這樣氣憤，當然都是爲我，其實我絕不值你們看重，說起來很抱歉，我跟你們都只能作朋友，談不到別的，因爲我早就和別人定婚了。」君奇這句話方才說出，柳鶯和珊瑚似聽到一聲霹靂，在愕然吃驚之中，又添了爽然若失，望着君奇發怔，珊瑚先開口道：「我怎以前沒聽你說過。一柳鶯也接口道：「你別是說慌吧？」君奇道：「我何必說慌，你們知道我堂上還有老母，這作事還是從妻小姐身上

起的，因為我常跟你在一處，被我母親知道，就對我勸說，我微露出一點愛你的意思，母親就生了氣。說我們清白人家，萬不能娶個賣藝的女子作媳婦，你趁早斷了這念頭，跟着就給我說親。在前兩月，我便已經一位親戚的介紹。跟一位小姐交際，為南下還合得來，就正式定婚了。珊瑚，我因為怕你傷心，所以當時沒敢告訴你，現在擠得沒法，才不得不說，求你們二位原諒！」珊瑚聽了，凝眸想想，搖頭道：「未必吧！只怕是瞎話。君奇，你莫非真變了心，藉這話擋開我，以後再去跟臭唱戲的要好？」君奇道：「我敢賭咒，絕沒那種意思，你想想我們向來什麼樣的感情，我若不是為着正式定婚。任何人也。誰破壞你我的交誼。」柳鶯聽君奇對珊瑚叙起舊情，不由也動了疑心道：「你倆是好交情，要編包造謀的騙我，可不成，我不是三歲孩子。」君奇道：「你們不信，往後看吧，我的婚期已然定妥，在過年開春就舉行了，那時請你們前去喝了喜酒。就信我是真話了。」珊瑚面色慘白，立起說道：「你定的是個什麼樣的女子？」君奇道：「自然是大家閨秀的女學生，一珊瑚頓足道：「只要你真這樣，我就自認失敗，再不找你，可是空口說白話不成，你把未婚妻約出來給我看看，我立刻買船票回上海，到死也不再來天津。」柳鶯這時好似變成和珊瑚一鼻孔出氣，也跟着說道：「對了，你只要真有未婚妻，給我看看，我也認頭讓了，可是若沒有這回事，我寧死也不讓。」君奇聽她們

要自己獻出未婚妻，心中又喜又愁，喜的是有了解決希望，愁的是自己何嘗有未婚妻，把什麼給她們看。但現時也只得姑且答應着，以後慢慢想法，就點頭道：「好吧，我約她出來給你們看，可是你們只能看，不能談話，連我當她也不能跟你們周旋，這關乎我們夫婦的感情，你們總得原諒。」珊瑚柳鶯聽了這話，都覺心中如刺，但在相持之下，都不願露出悲感，強忍着間幾時見面，君奇沉吟道：「總得幾天。」珊瑚道：「明天吧，越快越好，我不能長久忍受這罪過。」君奇心想，莫說明天。就是明年，我也未必真有未婚妻，但不能推得太遠，就道：「一兩天絕不成，她現在北京上學，我就立刻打電報去，她也未必能跟着告假回來，而且我也沒有立逼她回來的理由，只好去一封信，請她下星期日回津聚會一天。你們約個地方就見着了。」柳鶯道：「不能再早麼？」君奇道：「絕對不能，你們也得替我想」珊瑚道：「今天正是星期日，到下星期日還有七天呢，不能再早些麼？」君奇道：「絕不能再早，下星期的白天，我才能請她來，但不知在什麼地方見面？」珊瑚道：「星期白天，從四點到七點仙遊有茶舞，你可以陪她去。」君奇道：「她向來不跳舞，而且去舞場也不方便。」柳鶯道：「那麼你請她看戲，我給東方戲院補日子，從星期五補到下星期四，星期日白天有戲，我給留個包廂。」君奇想了想道：「好吧，戲院比舞場好，你給留廂吧。」柳鶯道：「我留上場門第一二

廂，二廂給你們，一廂我坐。放心，我不跟你說話，可是也得看得明白。」珊瑚接口道：「你給我留第三廂。」柳鶯不語，珊瑚大怒道：「我不是白坐，該多少錢我給。」柳鶯道：「我不是戲院賣票的，你不會自己定去。」珊瑚恨恨的道：「好，我就自己去，不求你這……」君奇聽她們又要爭吵，急忙插口道：「得了，你們二位本來素不相識，只爲着我才發生惡感，其實現在仔細想想，不是有些值不得麼？這一回聚會，也許就是別筵。我心裏很淒涼，請你們都消消氣，大家好好喝幾杯。留個友誼紀念吧。」二人聽了都默然無語，君奇便催着上齊了菜，替斟了酒，殷殷勸飲，無奈二人在這時候，都在心中充滿了悲怨情緒，更沒餘隙容納飲食，都攢眉不進。君奇只得自己稍吃了些，章草能席。付了賬一同出門。到了路上，君奇急於脫逃，就問「你二位上那裏去？」珊瑚道：「我回家了。」柳鶯道：「我回旅館。」君奇道：「我也回家，咱們下星期日東方戲院見吧。」柳鶯一把拉住道：「等等兒，我還有話說，我不認識你的家。自然說下星期見就下星期見，可是別人既知道你的住處，就許找你說體己話。我可不上這個當。你得把住處也告訴我，大家有個考察。」君奇道：「你別疑心，珊瑚並不知道我的住址。而且我明天就上北京去接我的未婚妻，星期六才回來，無論誰也尋不着我。」柳鶯道：「你可是真話。」珊瑚接口道：「你不用狼心狗肺，人家既然有了太太，我還沒皮沒臉的

找人家幹什麼？到下星期日，看見他的未婚妻。咱們全是剩下的，還爭個什麼勁兒。錯非他到時候沒有那回事，我們再另說。」君奇道：「這話不錯，在這一個星期裏，你們本無須跟我見面。而且也不能找着我。」說完鞠躬道：「對不住，我先走了。」柳鶯珊都默然無言，看着他走去。但二人都立着不動，互取監視態度，好像誰先離開，另一個便要追了君奇去似的。及至君奇走得不見，二人才對望了一下。珊珊先把眼光釘在柳鶯面上，隨即很快的將身體一轉，眼光也隨着一轉，由柳鶯面上橫掃而過。便舉步走了。她的眼光若是把刀，准可以把柳鶯的頭削成兩半。但柳鶯也不示弱，望着珊珊把嘴撇到一邊，苦沒有耳朵擋着，她的嘴角可以移到後腦上去。接着身體也隨着撇嘴的方向轉去，直走到對面邊道上幾乎撞着了牆，方才停步。回頭見珊珊已轉過街角，才把身體鬆弛。深深吁了口氣，現出嗒然若喪的本態，叫了輛街車，無精打采的回到旅館。下車一直上樓，到了自己房間，推門進去。外間宣傳部諸位人員，正在忙着工作，見她進來，全立起致敬。管事主任許鎖住，迎了過來，向柳鶯低聲說道：「老板，有個人找您，等半天了。」柳鶯道：「誰啊？找我幹什麼？」許鎖住道：「我問他，他只說等着見老板，有信面交。」柳鶯道：「在那兒呢？」許鎖住向屋隅一指道：「就在那邊。」柳鶯回頭看時，只見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正從椅上站起，走了過來。對着自己，好似

遇見長輩似的，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隨即側身在旁邊一站。先咳嗽一聲，才道：「您是黃老板吧，我對於當代的藝術家，最佩服的黃老板，今日得見，真是學生最大的榮幸。」說完又鞠了一躬。柳鶯上下端詳，見他一張條子臉兒，像個瘦狼，顯得眼睛特別的大，眼光現着極度的狂熱貪婪，好像個餓極的人，看見一隻肥牛，想要一口吞下似的。身上西服，還是一九零五年最新式的古董。不知從那裏破爛攤上買來的。外套上面的絨毛，都已磨淨成了麻袋。脚上皮鞋，滿是補綻，好像生了許多眼睛，替主人向四面尋覓出路。但是通身刷洗乾淨，并無塵垢。尤其頭上梳得光滑，還從身上發現出賤價的香水味兒。手裏拿着一封信和一個長的圓筒兒。心想這是個什麼人？想着心中忽有所悟，記起這人是常聽自己的熟座兒。在北京登台時，他趕着上各園去聽。這次自己來天津演唱，據老姨兒說他也由北京跑來了，還看見他買票，落下當票兒，現在他居然尋了我來，是個故。想着就問道：「先生貴姓？」那男子連忙取了張名片，遞過道：「我姓顏，名叫顏之厚，請您多栽培。」柳鶯寫了栽培二字，覺得一怔。看那名片上，果然中間印着顏之厚二字，左下角四個小字，是象生宛平，右上角印着兩行小字，第一行是美國紐約傑西州立大學文學碩士。第二行是黃派劇曲研究會會長。柳鶯心想莫看他這個樣兒，還是外國留學生呢，就道：「原來是顏先生，請坐請坐。」之厚立着道：「不敢，您坐您



坐。我應該站着伺候。」柳鶯見讓他不坐，只得自己坐下說道：「顏先生，您有什麼事？」顏之厚道：「是北京王處長介紹我來的，王處長怕您在天津辦宣傳交際的人不夠用，特爲介紹我來，這兒有王處長一封信。」說着先遞過信，又把手中的圓筒開了蓋兒，倒出一個硬的紙捲，打開來却是兩張。他先指着上面一張道：「這是我在國內大學畢業的文憑。」又指着底下一張用打字機寫的洋字紙道：「這是我在美國得碩士的證書，老板請看。」柳鶯心想你把這個給我看作什麼，就溜了一眼道：「請收起來吧，您說的王處長是那一位？」原來柳鶯在北京認識三位王處長，一位統捐處長，一位河工處長，一位印鑄處長，都是姓王，但內中兩位是老頭兒，關係止於乾爹，交情也止於五張廂票二十張散票。祇一位統捐處長是中年人生得身體魁梧，風流有趣。柳鶯和他感情較好，當着人叫乾哥哥，背人時把乾字省掉。那乾哥哥也盡力報効，曾給作過許多行頭。所以柳鶯要問明那一位處長，以爲應付之計。那顏之厚答說，是河工處的王處長。柳鶯一聽是河工處那位老乾爹，就低點了點頭，取出他帶來的信展開瞧着。只見上面滿篇都是給顏之厚捧場的話，并且切託柳鶯務必加以重用，下面署名蓋章，實是完完全全一封介紹信。但是信封信紙，並未印有河工處字樣。那王有爲寫這種介紹信，不肯用公家箋紙，也在情理之中。但這信的箋紙却是太壞了，一見便知是小雜貨店零售，供老媽子寫家信的

劣品，或是算卦攤上，五分錢代寫書信，另外附送的箋紙。柳鶯由這上面生了疑惑，心想王有爲是個會寫字的，向來講究文具，如何能用這賤價之物。而且信上把這顏之厚也捧得大過分了。想着就道：「顏先生，你跟王處長很熟麼？」顏之厚聽柳鶯以先生相稱，急忙足恭答道：「不敢，老板，王處長跟我論起還是親戚，他是我表姑丈的姨夫的姐夫。求老板多關照。」柳鶯笑了笑：「王處長的信，我已看過了，這未免太笑話，顏先生是外國留學生，又是什麼會長，怎能在戲班裏作事，真是太屈尊你，太折受我們了，王處長那邊用人很多，還安置不了你？」顏之厚聽着，臉上一紅說道：「一老板您是不知道我，我平生不願作官場的事，只喜歡研究戲劇，尤其對於黃老板的戲班。您看名片上寫着黃派戲曲研究會，這黃派就指着黃老板一派。從老板出台演唱，我就風雨無阻，專心研究。並且召集同志，齊心合力擁護黃老板。蒙大家不棄，推我作會長，就是老板出門演唱，我也跟隨，可想崇拜您到什麼程度。王處長本來很可惜我的才具，常說之厚倘若努力作官，早已飛黃騰達了。無奈士各有志，他扭不過我，才寫信介紹我來伺候老板。」柳鶯隨口應道：「謝謝顏老先生，您太捧場了。」顏之厚忽然精神大振，作出煽動派演說家的姿式高舉雙手，大聲叫道：「我崇拜黃老板，就是崇拜中國的藝術，中國的藝術全在舊戲，舊戲的精神全在黃老板。」說到這裏，忽又攢緊拳頭，向上猛搗，高

叫道：「藝術，藝術。中國的藝術。中國黃老板。黃老板萬歲。黃老板萬歲。」倘在什麼大會場中。有人這樣喊叫，下面必有人轟然而應，才顯得聲勢浩大。但這時滿室人都瞪目看着他，沒一個應聲，顏之厚喊了幾聲，不見答腔。只得自己來個乾墩兒，戛然而止。柳鶯看着心想這人簡直是半瘋兒。作派既像十年前文明戲裏的激烈小生，但形態又像西洋報上被捉獲的亂黨，在入獄途中還叫囂演說的情形。我這班子若是馬戲班，用他在門外敲着大鼓，高呼聚衆，倒是不錯。可惜這二簧班用不着這樣的人，何況他的來歷尙有可疑，居心也難猜測呢。就道：「顏先生，您太過獎了，我不敢當。論理王處長來信，我應該遵辦。只是我在天津再唱幾天，合同就滿了，回北京以後，我就進醫院養病，這班子自然解散。等我好了再成。只剩這幾天你又何必白染一水，現在先請您回去。」

我到北京就去看王處長。咱們到他家見面再說。你大遠來一趟，很對不起。」說着回那叫道：「許先生，你拿二十塊錢，送顏先生買車票。」顏之厚一聽，連忙擺手說道：「老板，我自己有盤費，您不用費心。不過我實在是志志誠誠前來伺候老板，老板就是不唱戲，我也情願給您聽差，你到那裏，打雜兒跑腿也得用人啊。再說我並不計較應酬，長久盡義務都成，只要能跟着老板。」柳鶯聽到這裏，眼珠一轉，立刻明白他並不是真心前來作事，而是另有居心。必因常看我的戲，愛慕至極，犯了色情狂。又自知不能追

隨隨老之後，深求親近。所以挖空心思，想請法子，投進戲班作事。要想取近水樓台之便。這小子倒真費心不小。只是也不照鏡看看自己的腦類，臭水坑裏癩蛤蟆。想吃雲彩眼裏的天鵝肉啊。柳鶯這樣一想，不由觸起心中恨事。那孟君奇腦類倒好。可是我對他白願意了一場，白在旅館陪他幾天。結果他騙了我，拋了我，害我失去訛索梅家的憑據，金錢有大宗損失，又害我遭受舞女的羞辱，精神受重大打擊。再說那梅稚春，雖然腦類不及君奇，却比顏之厚強到萬倍，我固不愛稚春，可是覺得自己廢力，可以顛倒他，使他死心踏地的愛我。那知他竟不真愛我，很快的離叛了跟別人結婚，由此看來，我白生了一付美麗的容顏。聰明心性，敢情並沒有引動人的力量。我對人發生真情，自以為像用鐵索拴住他的心，可以永久輸心相從，匍匐跟前，像隻哈巴狗兒。那知他竟變成個狠。把鐵鎖掙斷，咬得我遍體鱗傷，逕自跑了。我所愛的好腦類是如此，而現在發覺竟也有千百計鑽隙覓縫，謀求親近我的，這似乎可以自豪了。然而他有這份腦類，把今晚所遇的事，合併思想，真是對我黃柳鶯色藝聲名，是一種刻酷的嘲笑。柳鶯想到這裏，就如受了極深的侮辱，不由把怨恨在都注顏之厚身上。初想指破他的路不明，趕將出去，繼而一想，豈點頭笑道：「顏先生，你定要跟我，我這兒可沒什麼出息呀。」顏之厚道：「我不在乎出息，只求老板收留。」柳鶯吐了一口烟道：「好吧，那麼就請你

在這兒幫忙，說着向許鎮住道：「你給顏先生安排住處，好好待承。」顏之厚喜動顏色，連連鞠躬，謝謝老板栽培。許鎮住却是滿心反對的答應着。柳鶯說完了，方要坐起，忽然旁邊有人拉了一把。回顧却是老姨兒，向她附耳說道：「房裏坐着人呢。」柳鶯問誰。老姨兒道：「是那個孫六，從你方才出門，他就來了。」柳鶯皺了皺眉，心想這討厭東西，又來打攪，莫非又送什獲對聯中堂？只是前者七襄公所梅家結婚時候，他曾在台上作司儀，看見我一切行爲，現在我還得設法籠絡，教他保守秘密。想着不覺爽然若失，自己到梅家吵鬧，爲着金錢，以後接受君奇勸解，同往西山，是爲着情愛，當時把一切顧忌都忘了。到如今金錢情愛，全都失去，我仍須唱戲爲生，還得自己收拾殘局，遮掩醜史。細想起來，真真太冤枉了。當時定了定神，才向內室走去。老姨兒跟在後面，柳鶯進門，見孫駕千坐在迎面椅上，正笑嘻嘻的向自己望着，就點頭說道：「六爺，早來了，對不住。」孫駕千聽了一聲六爺，不由喜笑顏開的道：「你出門了，打牌去麼。」柳鶯搖頭道：「不是，今晚仙遊舞場有熱鬧兒，鄭總長的小姐邀我去看。」說着嚶嚶一聲，倒在床上道：「累煞我了，坐得腰酸，跳得腿疼，老姨兒給我燒口烟。老姨兒噉應一聲，連忙倒在對面，挑烟向燈上燒，孫駕千問道：「方才外間喊叫黃老板萬歲的人是誰？我聽着好像來謀事的。」柳鶯淡淡的道：「是個半瘋兒，只因爲是北京王處

長羞的。我不好意思不留。一說着老姨兒已把烟槍遞到她嘴邊，柳鶯吸了兩口，擺手道：「夠了。」老姨兒道：「你累得慌，再來兩口吧。柳鶯道：「我害怕了，今兒白天，我上法院去，證明碧瑩的衣服鈔票，是我送的，法院把她跟那一家的娘兒倆個一同開釋。我和碧瑩在法院門外分了手，走了幾步，才要上車，不想旁邊有個女化子向我討錢，竟叫我四姑娘。我吃了一驚，看看他覺得面熟。並不認識，還是她自己報名。我才想起來。你猜是誰？」老姨兒道：「這叫我怎麼猜啊。」柳鶯道：「告訴你吧，那女化子就是凌玉芝。記得我小時學戲時候，曾跟師娘上她家去過，她正紅得冒烟兒，家裏勢派大了。到如今不過十幾年，竟落到這步田地。雖然因爲不行正道，可是沒有這鴉片烟，也毀不到這麼苦。」老姨兒本會費了許多心機，才勸得柳鶯吸煙，自己得以過便宜癮。聽柳鶯這樣說。就笑道：「你這才是糧店裏的掌櫃愁着挨餓呢。憑你會跟凌玉芝比？現在天天上台，累了抽兩口烟，總共花不了一帶醋錢，那個跑宮女的麻來子，一天才掙個塊兒八毛，可得抽兩包白面兒，她抽了十多年，也沒跟凌玉芝一樣。你唱唱戲掙一千，抽烟才花一個，這又值得發愁，自己跟自己身體過不去呀。」柳鶯聽了不語，老姨兒見說不進去，急忙隨風轉舵道：「其實這也是正理兒，錢不錢的倒沒關係，只是……」柳鶯擺手道：「得了，我很明白！不用你說，去告訴外間的人，教他們歇着去吧。我這時很怕

吵煩，想清靜會兒。老姨兒出去，柳鶯就向孫駕千道：「六爺，這邊坐，好幾天不見了，這回第二次上台，您可得多捧。」孫駕千笑嘻嘻坐在烟榻上道：「那是自然，我已經跟大華報主筆說好，在他報上特闢一欄，起名叫聞鶯小集。專登載捧你的詩，我已經送去四首律詩，和寫在屏上那首長詩。還有朱杏老、丁竹老、李佩老，楊總理、王小帥，每人都有詩捧你，以後絡繹發表。」柳鶯道：「你一說，我想起來，前者有人告訴我，朱杏村作詩罵我是老婆兒。」孫駕千詫異道：「沒有的話，朱杏老最傾倒你，而且他那樣年紀，怎會罵人。」柳鶯道：「真的呢，我還記得，他說我不是五十歲，就是五百歲。一千歲。世上那有五百一千歲兒，這不是罵我千年王八萬年龜麼？」孫駕千想了想，忽啞然笑道：「你完全誤會了，還記得那首長古的春勞曲，裏面有幾句是，不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美人兮乃為天地秘惜或閻千載無所生，今見妨勞出塵世，乃恨彼蒼意不遲我五十年生於本日，得似五陵年少近卿卿，他還說五百年能出個真命天子，一千年難出個絕代佳人，現在居然有你出世，他愛慕至極，但自覺太老了，能上天不教他在娘肚裏多住五十年，到民國以後再出世。今且跟你年當貌對，好得親近。」柳鶯吐舌道：「什麼多存五十年，為得花多少棧租，而且這樣等行市未免太沉得住氣，只是貨都牛虻虫壞了。」孫駕千道：「我說的是朱杏老，你怎岔到麪粉上去。莫非近來也跟着行市麼？」

柳鶯格格的笑起來，正在笑着，忽聽外間有人吵嚷，隨見老姨兒走進來，關上門才說道：「方才來的那個姓顏的，就是上回我說的那個窮酸座兒，您怎麼就留下他呢？」柳鶯道：「怎麼了？」老姨兒道：「方才我出去教他們回去歇着，大家都走了，許鎖住也讓那姓顏的一同走。姓顏的竟說他是伺候老板的不能離開，定要在外間屋床上睡。我就說這是老板的房間，不能教你們住，再說老板有我伺候，也用不着你，姓顏的仍是賴着不動，硬說老板許下他了。」柳鶯聽了，峨眉一蹙，切齒道：「好小子，琢磨到我這裏來了，好，我去看看。」說着立起和老姨兒走出外間，見顏之厚還和許鎖住爭吵，就道：「你們吵什麼？許鎖住道：「他不跟我上棧房去，定要住在這屋，這屋也是他住的？真的不要臉。」顏之厚道：「我說好了伺候老板，就得守着老板，不能走開。」柳鶯本是沉着臉兒，聞言竟輾然笑道：「顏先生這不成，在這旅館裏，眼觀鼻鼻觀眼的，怎能讓個男子在房裏住，你伺候我日子長着呢，現在先跟老許去吧。」說着還舉手拍拍他的胳膊，顏之厚有點兒發暈，吃吃的道：「老板，我是怕您嫌我不盡責任，現在您教我走，我就走。」又對老姨兒道：「你在這裏，可盡心伺候老板。」老姨兒道：「去你的吧。」這一說，我倒成了新來的了。」柳鶯仍笑着道：「顏先生，你放心去吧，老姨兒會伏事我。」顏之厚回頭看看柳鶯，戀戀不捨的跟許鎖住走了。老姨兒把門推上，向柳鶯道



：「二姑娘，方才我沒得跟您說已經答應留他了。這小子神氣不對，知道安着什麼心？再說戲班裏……」柳鶯忽咬牙發狠的道：「我早看出他是迷着七竅來的，連王有爲那封信，也不是真的。大概他聽人說我和王有爲認識，就造封假信，想插進跟來找便宜，真作他媽的故都（糊塗）春夢，自覺着還怪愛人兒的呢。我本要說破了趕他出去，又想這樣放了他，未免太便宜了，所以把他留下。哼哼，我這幾天直犯肝氣，就用他解恨正好。」說着又冷笑道：「不用別的，我一天對他看上幾眼，笑上幾笑，再給幾句好聽的，管教他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有兩個月，他就得搭着出去。小子，也沒照照鏡子，批批八字兒就來了，簡直找死，等着吧。」老姨兒聽了，方才明白。心想唱戲的女人，本是闊老的專利品，窮人若不知自量，對她着迷，定要輕則搗毒，重則喪命。固然也有跟包近河吃水，可不是顏之厚那樣腦類。但這法兒也虧他想，大約是從三笑姻緣，唐伯虎爲奴點秋香那齣戲上學來的。比那些散戲後在後門站班的，總算高明多了。想着柳鶯已走進房中，孫鴛千問什麼事。柳鶯道：「沒什麼，他們不會辦事，總給我添麻煩。」說完又倒在床上，笑道：「方才說了半截話，那朱杏村也是老張狂，他晚來五十年，又該怎樣。現在二三十歲的人多了，難道都……」說到這裏，咽住了噁的一笑道：「老缺德，我真沒好話罵他。」孫鴛千看着她的美容妙態，心中搖搖，有許多要說的話，攔在喉邊

。但礙着老姨，說不出來。那知天從人願，忽聽房門敲響，老姨兒問誰，外面說道：「我是茶房，四樓一百七十號請這屋裏老姨兒過去一躑，」老姨兒一怔道：「誰請我呀？」茶房在外應道：「是五樓老六房裏的客人，不知姓什麼，您可快去。」說完就走了，老姨兒望着柳鶯道：「這是誰呢？」柳鶯笑道：「那誰知道，好在絕沒人綁你的票，去看看吧，也許給你送錢的。」老姨兒道：「那敢情好，可是誰給我送錢。」萬一是債主呢。」說着就走出去。柳鶯本是和她說笑話，那知竟爾言中。果然是給老姨兒送錢的。老姨兒出去還兩手空空，回來便成小財主了。這且不提。孫駕千見老姨兒出去，心中大悅。就向前湊了湊。低聲說道：「對不起，那天在北京七襄公所，我給梅宅幫忙辦事，看見你去，我沒張羅，你可不要介意。我恐怕一跟你說話就有人托我出頭勸解，那時倒難辦了。不管吧，怕推不開情面。管吧，又怕誤了你的事。所以只好不開口。」柳鶯心想，「來了，這小子提起此事，必然別有居心。」就笑道：「謝謝你的好意。其實我也不過跟梅稚春玩笑，並沒打算怎樣。」孫駕千微笑點頭道：「那個出頭了事的西裝少年，把你勸走，你倆出門坐汽車到那兒去了？」柳鶯心中一跳，就反問道：「你怎知道我跟他同走的？」孫駕千道：「我看見了，不但看見你們，還看見汽車的號碼。」柳鶯聽了，忽然坐起，注目望着他道：「哦，你看見了。看見又怎樣？」孫駕千道：「我當

時記住那汽車號碼，並不是有心。只於看到眼裏，就記到心裏。及至過了兩天，天津報紙登出你失蹤消息。北京報也轉載了。我才想到從那天你就和西裝少年一同失蹤了。我實在關心。就托了位捐務處朋友，查明那個號碼的汽車，是雲飛汽車行的。我就到汽車行。尋着那天替你們開車的車夫，花了十五元賄賂，他才告訴我。是送你們到西山旅館。我已明白了八成。又過了幾天，報上登出你的失蹤，是因為犯了老病，到北京就醫。我更明白到十成。哈哈。你這幾天的事，真是報紙上的好新聞。若告訴你大華報登出來，準可以多銷一萬份。一柳鶯沉下臉道：「別瞎扯吧，誰敢造我謠言，我一定請律師跟他打官司。」一孫駕千道：「這件事打官司怕要失敗。你告他登載不實，敗壞名譽，他可以請出許多證人，證明他登載確實。像七裏公所在場的親友，雲飛汽車行的車夫，西山旅館的茶房賬房，還有梅稚春那位表弟名叫孟君奇的美少年，連區區小可也等一個。」一柳鶯哼了一聲道：「六爺，你今天來就為告訴我這個麼？」一孫駕千搖頭道：「不，不，我今天來特別為對你表示我的愛情，我實在太愛你了。倘然你能接受我的愛，我又何苦把這事告訴外人呢？」一柳鶯聽了心中為難，若不依他恐怕他給張揚出去，自己這碗飯便不好吃。但若依他，自己向來厭惡這種酸老頭子，實在於心不甘。便冷笑道：「六爺，您這是什麼話，別是喝醉了吧。」一孫駕千道：「我一點也不醉，可是過一會就許醉了。因

爲大華報主筆請我在雨花台吃夜宵，我一喝酒，肚裏就沒有剩話，可是你若教我在這兒呆下呢，我就不上雨花台了。」柳鶯看着他，心裏恨不得咬他一口。正在這時，忽聽房門外吱的一響，老姨兒像陣風似的跑進來。且走且喘的跑到了柳鶯跟前，得意忘形的說道：「二姑娘說的不錯，敢情真有人給我送錢。你猜是誰？原來是上回來的那個黃容蓀黃大爺，他正在一百七十號裏跟朋友叫了好些姑娘起開。見我去了，就拉到一旁。問那位陳碧瑩在那裏住。我聽着正尋思他打聽陳碧瑩作什麼，黃容蓀已把一卷鈔票遞到我手裏。我只可把碧瑩住址告訴他，就走出來了。數數那捲鈔票，竟有一百三十多塊呢。」柳鶯聽了，心中又一陣發冷，想到黃容蓀必是看中碧瑩了。但他是自己的姐夫，又是位大財主，如今對我竟毫無香火之情，當着我面，愛上了別人，固然是我以前曾得罪他，只是由此又可看出我對他的魔力完全減退了。柳鶯想着心中十分難忍，本來說他這樣的女伶只有兩種慾望，一種是供給揮霍的錢財，一種是娛快身心的情愛。這就是俗語所謂鴿兒愛鈔，姐兒愛的鈔和俏。因爲她是自由身體，故而兼鴿姐雙層慾望而有之，不過錢財之源，出於富翁，情愛之托，在於美少。孟君奇那樣美少，已棄她如遺。如今黃容蓀這樣富翁，又別有所戀。柳鶯一想，就好似稚歲兒童，正和同伴玩耍，而同伴紛紛跑走，表示不屑跟他同遊。她立刻覺到自己變成低能，卑下，發生獨立蒼茫，無所依倚之感。

但轉臉看到孫鴛鴦，同時聯想到顏之厚，不由更爲怨恨。當時就強忍着笑道：「老姨兒，還不請請我，沒有我的吉言，也引不出這筆財喜。」老姨兒道：「你點什麼我唱什麼。」柳鶯笑道：「好，等我想再說，你快去把錢收好別教人偷了去。」老姨兒笑着走出，孫鴛鴦道：「陳碧瑩就是上次在這兒遇見的那位姑娘吧，黃容葆的眼力真好，果然是個尤物。」柳鶯道：「你愛嫵麼？我可以給你們介紹。」孫鴛鴦搖頭道：「免費心吧。我只是愛你。」柳鶯抿嘴笑道：「你愛我啊！可惜我沒福領受。你還得耐性兒等着，聽我的信兒。」孫鴛鴦道：「這是什麼意思？」柳鶯道：「你活了偌大年紀，還不懂這個。痛快說吧，你愛我，我承情。不過你方才說的那可不成，今兒不成，明兒也不成。你知道我們女人一月有一次罪過啊，我的罪過今天來了。你可別當我辦寒涼。再說在這旅館裏，莫說當着老姨兒和本班的人，就是旁邊房間的客人，也都睜着眼睛瞧我。張着耳朵聽我。一不小心，就落許多閒話，日後不好見人。」孫鴛鴦本是有些狹窄，聞言臉說道：「這樣說，你算把我駁了。」柳鶯道：「不是，我想跟你訂個約會。過幾天我尋待唱戲，唱到下星期二爲止。我打算唱完就打發全班回北京，我自己留在天津，陪你玩兩天再走。那時我也不忙了，也沒罪過了。搬到僻靜的小旅館去住，沒人認識，也沒人打攪，就算把我這個人整個兒歸到你名下營業。可尋只能住兩三天，多了不成。北京還有

多少事呢。」說着秋波一轉，又道：「哦。我先別說這個，得先問你，能保秘密不能。你能再這樣辦，不能就作爲罷論？我寧可教報館罵我，不能教你毀壞我，你憑良心說，能不能。你給我賭誓。」柳鶯真是外交好手，使出緩軍計，一推就是十多天。明知孫駕千必持異議，竟把他是否願意這一層越過去。只當他已然同意，又突然另起波瀾，把話頭移轉，逼問他能否守秘。這樣使孫駕千發生心理作用，他聽柳鶯推延時日，本想反對，但柳鶯不容他開口，便令發守秘密的誓言。他在迷顛之中，覺得柳鶯既顧慮到秘密的保守，想見她是出於真意，自己固然不願接受這遠期支票，但對方似乎實在沒有即行付款的能力。我若逼她，豈不枉傷和氣，而且話也說到這裏，又怎好翻回去從頭抗議，孫駕千這樣一想，便上了柳鶯的當，只答應她所問的道：「我自然守秘密。若對人說，教人活不過今年。」柳鶯心想你早就該死。臉上却陪笑道：「呦，你真太言重了，怪難聽的。得得，就這樣定規吧。」孫駕千聽着，好似個犯人在審訊時未及自行辯護，等到法官宣告辯論終結，正式判決罪名，犯人才想到自己有些冤枉，後悔失去時機，但已沒有開口的可能了。當時只可唯唯答應道：「是的，當然，當然。不過這一來幾乎十天，真夠我等的。」柳鶯笑道：「呦，你不是真愛我麼？既愛我怎連十天都等不了。聽說老時候男女約會，還有十年二十年的呢。」說到這裏，又改回原題道：「可是這十天裏，你

也得小心，倘然我聽見有人把我我兩人連在一起說，我方才許你的事，就算一筆勾銷，現在話說完了。時候不早，你快走。我向來在外間同事退出之後沒讓男人到屋裏坐過，今兒爲你還是頭回破例。你也得爲我想些兒，快走吧，下星期二三我自然有信給你。

「孫鴛千聽着，知道不能再留。但他挾有大欲而來，如今既入寶山，竟要空手而歸，心中未免不甘。想要依着賊不走空的原則，多少得些收穫，就笑嘻嘻的道：「我走，我就走，不過你教我多等十天相思，應該先給一點……哈哈！」說着就湊上前來，張臂欲抱，柳鶯知道他要預支額外的愛情津貼，更恨得牙癢，一轉眼兒就立起嗩啞一聲，笑罵道：「都是教你鬧的，我回來這半天，還沒……」說到這裏，一扭身兒便進了浴室的小門。

• 先向鏡架上尋了一支最鮮艷而易褪色的口紅，向唇上抹得濃而且厚，再尋一隻盞蓋賤價而香味濃烈的香水噴子，拿在左手，右手指向胭脂盒抹了兩下，弄得三個指頭全是紅的，這才垂手走出，回到孫鴛千面前道：「你方才說什麼？」孫鴛千仍張臂作勢道：「我想先……愛愛你。」柳鶯嚶嚶一聲，似乎情不自禁的倚在他懷裏。孫鴛千想不到先聲竟有這般風水，祖上倘有如許德行。立覺魄兒在軀殼內躍躍欲出，五臟在腔內互相衝撞。忘其所有的抱住柳鶯，就將鬍子嚙向她櫻唇接吻。柳鶯先將頭兒一倒，才接受他的熱吻，兩唇緊相抵觸。過了幾秒鐘柳鶯到好以變成了色情狂，右手扳住了孫鴛千脖頸。左

手接在他背後，同時雙唇向孫鴛千臉上，像鳥啄米似的狂吻起來。由左頰到右頰，由右喉到頸上，沒有半寸落空。同時兩手也在工作。右手在他背後撫摩。左手的水直向他身上噴流。這時孫鴛千也可好看了，滿臉猩紅唇印，尤其嘴上的一印。和他的唇成直角形，好像個十字。頸後和耳根，全被胭脂染紅。身上滿是香水，濃烈刺鼻。孫鴛千已被她弄得靈魂飄入無何有之鄉。性命也是若有若無之際，柳鴛工作已完，就把熱情的舉動結束。偎着孫鴛千道：「你去吧，」孫鴛千心裏慾火狂燃，華池之液全被蒸發，喉嚨乾燥得說不出話。柳鴛已由衣架取下他的大衣，替他披上。又給戴上帽子豎起皮領。說道：「外面很冷，留神被風吹着。」孫鴛千享受溫柔，幾乎把姓什麼都忘了。若寫個斗大的孫字放在面前，他也未必認識。心裏只想柳鴛太愛我了，太疼我了。太關心我了。其實柳鴛何嘗疼他愛他，更不會關心他。只爲才替他勾的特種臉譜，頗費心力。恐怕他走在外面，被人看見一笑。他覺察了自行拭去，自己就算白費心思。柳鴛因早先聽人說過。孫鴛千家裏的太太，年近花甲，還是十分妬悍。所以要送給他一場風流罪過，好替自己解恨，並不希望他只在外面丟醜。但心中還想明白一件事。就拉着孫鴛千且走且說道：「你出去可一直回家，別再混跑。教我知道可不答應。」孫鴛千一聽，這簡直是十七歲的女子，叮囑十八歲小情人的說話，不由心裏發暈，身上發軟，若不是有骨格支着，真要癱在地下，變成



一堆肉泥了。柳鶯又撇着嘴兒道：「教你回家也是陪着太太，哼，你太太多大福氣。」孫鴛千心想她真對我鍾情，尙未結成恩愛，她已吃我太太的醋，「女子鍾情最易痴」這句詩實是不錯。想着只覺身體發癢，骨節發鬆。張嘴嘻嘻笑道：「我的太太已經老了。」柳鶯吓了一響道：「還一刻離不開漢子呢。我早知道你們倆口兒好得蜜裏調油，這也難怪，本來誰有好男人誰不愛，你有那樣連心的太太，何必纏我。」柳鶯這碗米湯，未免太稠了。孫鴛千被激得有些飽脹。柳鶯不容他開口，又揪住他衣領道：「你別笑，快說。天天可跟太太在一間房裏。我只要明白明白，並不是吃沒來由的飛醋。你若說謊，就沒良心。這兒。」孫鴛千越發六神無主。迷迷糊糊的發實招供道：「以前不在一房，自從去年搬家，房屋較多，只可歸到一處。柳鶯道：「這時她正等着你，還沒睡吧？」孫鴛千道：「她抽烟睡得晚，不見得是等我。」柳鶯聽了這句：「你等着他道：「快走吧。」她不等你等誰。你可好生哄着太太，別教她犯疑心，弄得下星期不能出門。」說着把孫鴛千推出外間，到了門外，又道：「你的車在外面吧，出去趕緊上車回家，衣領可別倒下來，留神受風害病，說完就縮回身。把門關上。」孫鴛千心裏還有許多話要說，但回頭見門已緊閉。一層木板，攔作萬疊雲山，隔住相思之路，他迷迷惘惘，好似綺夢未終，忽被驚醒。欲待閉目重尋，無奈睡魔不來，佳境終渺。呆立了一會，才舉步離開。本想由升降

梯下臺，但因心裏迷亂，耳目失聰。走幾步，見旁邊有一間房門開着，以爲是電梯入口，就走了進去。到裏面才見屋裏有桌椅陳設，旁面榻上有一男一女，正在并肩疊股而坐，唧唧私語。孫駕千才想到這不具升降梯，嚇得轉身就走。床上二人也嚇了一跳，那女的原因是個旅館小姐，而且是天津土產的姑娘。一見有人混闖房間，就跳起跟着大罵。本地地下等婦女，向來對罵街且有專長。能夠罵出一張世系表。把對方期服功服總服，以及出了五服之內，和父黨母黨妻黨，以及不同鄉黨之戚，都給條分縷析的罵到了。比偉人通靈所稱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還詳細百倍。比昔年帝王時代誅十族的慘獄，還株連得普遍，又能罵出一幅人身解剖詳圖，比外科醫生還辦析入微，再把罵的詞句綜合起來，可以畫一部人種學大綱，一部形而上的生理學，一部性學發微。孫駕千也真是運氣，遇見這位罵人不倦的旅館小姐。他在前面奔逃，她在後面歡送。孫駕千怕被追上，不敢再進書梯，由梯板翻滾而下，直跑到旅館門口。那個守門的差役，見孫駕千狂奔而出，正要替他開門。但孫駕千這時冠落領翻，面目全露，那差役一看初覺吃驚，繼而放聲大笑起來。孫駕千不知何故，以爲他是看見自己這樣身分的名士，居然匆忙奔跑，覺得好笑。由此看來，我孫駕千的大名，已然僮僕皆知，真是得意的事。便自己推開了門，走到外面，覺得夜風甚涼。又想起柳鶯叮囑之言，就把衣領裏緊險兒，帽子低到齊眉。才呼喊

車夫。那知他的車夫因夜中寒冷，跑到附近酒舖喝酒暖和去了。孫駕千喊了半天，才見車夫回來，氣得罵了一頓。那車夫也不甘受責，嘴裏唧唧嚷嚷的和他頂撞。若是別的人，遇見這樣不恭順的車夫，必然立刻趕他滾蛋。然而孫駕千的車夫，却和北京大鼓妞兒的車夫一樣，代家屬負着監視責任。大鼓妞兒在賣唱上掙不多錢，必須別管副業，以供衣食，也就暗地歸入風流行當。但是她們家中，多是嫗居隘陋，人口擁擠，不能像妓女營有香巢，可供蜂蝶流連，於是她們的營業，便成了流動性質。隨着客人爲轉移。無論客人在西域飯店叫她，在東城旅館叫她，都得應召而至。但這裏發生了難題，她若獨自前去，家屬恐怕客人流品不齊。女兒人太心大，萬一風帝放斷了線，全家失去養命之源，自不放心。但若跟個老媽媽姨姨的呢，花錢的老爺也許嫌其碍眼碍手，感覺不便，因而減少報效的勇氣，或竟割裂斷愛，來個爛曳殘燈過別枝。因此就有個中高人，想出了法兒，用親近人作車夫，隨着妮兒南征北討，如影隨形，盡其監視之責。却絲毫不露影跡。客人只於知道她兒坐著自用包車却夢想不到拉車的也許是她生身的老父。也許是她舍堂的外寵。也許是她的童養未婚夫，也許是舅舅姑夫哥哥弟弟。大半以母黨爲多，因爲女兒的事，都是母親作主，而母親又只信任娘家人的原故，孫駕千的車夫也是如此。是嫡太太的遠房內侄。她太太母親家是河北省一個有名縣分的首戶，凡是漢堂中操操

修腳的。都是太太的鄉親。這位內任原在天津一家澡塘幹搓澡手藝，以後因和同事搶一個賞賞小費的摩兒吵打起來，被辭失業。他就投到這位闊姑母來。孫太太正因丈夫在外胡行亂走，沒人監視，就仿大鼓娥兒的辦法，派內任作了孫駕千車夫。她倒不是怕孫駕千和人潛逃，只要明瞭他在外行爲，好防患未然。那知這位內任，因姑母苛刻，給的工錢甚少，姑夫却常三元五元的賞零花。竟反跟孫駕千結爲私黨，對他姑母瞞哄。孫駕千也知他雖然在親誼是自己的內任，但在實際却同於前清時的舅舅，隨時有把自己送逆的權利；向來不敢惹他。這時因爲等得急了，忍不住罵了兩句。這車夫一頂撞，他就急忙住口。看車夫點燈。就問電石還有麼，車夫說剩不多了。孫駕千取出五元鈔票道：「買去吧。剩下的給你。」一車夫接過去，也不道謝，塞到身上。拉起車就跑。走了一會，才到家門。車子停下。孫駕千且不下車，先臨死蹣三腳的蹣着腳鈴，直到裏面女僕開了門，他才下車走入。一直進門上樓，人到住室。只見房中烟氣騰騰，爐火熊熊。太太正躺在床上海吸烟，女兒曼君坐在對面織毛線衣服。孫駕千一見女兒在此，心中不快。因爲在白天出門時，曾和女兒有過一次齟齬。孫駕千膝下只有一兒一女。兒子年已二十五六。從前三年便分用自行度日去了。女兒曼君芳年十九，生得美麗超羣，新在女子中學畢業，爲人甚是正派，不好浮華。只是天生麗容，難於自掩，在學校時，同學內她的面龐頗似

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就給起了女梅蘭芳的外號。一時艷名震於遐邇。向例女子得着綽號，最是規矩的象徵。但這曼君却只因美貌被人注意，并不同於常人。不過若遇着古板的家長，也難免受不白之冤。孫鴻千却是性與人殊，聞知此事，反而欣喜。不特常常對人宣揚，自鳴得意。一次此還作了兩首詩，和女兒的照片，一併在報上發表。詩曰：

「三分功業說孫郎，千載江東姓字香，今日津門重著望，萬人爭仰女蘭芳。老夫樽散曠非村，散水功名萬念灰。不有左思嬌女在，晚年懷抱待誰開。」詩中之意，是希望女兒像梅蘭芳那樣成名發財，給長薄臉。所以爲把女兒捧到天上去了。就拿報給曼君看，不料曼君這錢手氣倒半死，連哭了好幾天。飲食不進，從此便瞧不起父親。但雖生性婉淑，雖然心中抑鬱，表面却不露大體兒。今天早晨，有一位大老官的兒子，來訪孫鴻千。孫鴻千見貴人臨門，殷勤款待，又留吃午飯。那位執轡公子要求請小姐見見。孫鴻千去喚曼君，曼君不肯，到底被強拉出來，曼君一見那位公子，認得是常在街上尾隨自己的人。氣得花容失色，翻身跑上樓去，閉門痛哭，等到客人走後，孫鴻千回到樓上，曼君已把事情告訴母親，太太把孫鴻千申斥一頓，曼君也直言勸告他不該如此虛榮勢利。把女兒作交際宣傳之用。母女合力攻讎。孫鴻千受不住，借事離開家中，在外面跑了半天，深夜才回，已爲曼君已經睡了。不料她仍在伴着母親，心中只怕她再辦白天的事，自己又受

聖。那知曼君性賢孝，白大存父理走後。就自悔過過於暴燥，不該給老父難堪，反  
 倒勸慰母親。不要再跟父親生氣。到了晚上，孫駕千還未回來，曼君以為父親抱愧不敢  
 回家，儘自躲在外面，更覺悔歉。就忍倦不眠，定要等父親回來。說笑一會，教父親知  
 道自己心中已無芥蒂，再去就寢。所以直等到半夜，孫駕千回來，曼君立刻放活計，迎奔  
 過去。呼聲爸爸，又見孫駕千皮領高緊，帽簷低覆，把臉全遮蓋了。就道：「外面颼風  
 了麼？很冷吧。」孫駕千見女兒這樣，心中方才安穩，就答道：「也不甚冷。你怎還沒  
 睡。」曼君笑了笑道：「我跟你說話兒呢。一說着就低下頭替他解大衣鈕子，同時孫駕  
 千也把帽子摘下，但曼君並沒抬頭。解開鈕子，就轉到孫駕千背後，替把大衣脫下去，  
 掛在衣架上。又到門口喊女僕倒茶。這時孫駕千坐在椅上，看看床上太太，正在閉着眼  
 兒睡覺。知道她必是餘怒未息，誠心不理自己。故而裝睡，看來少時女兒歸寢之後，至  
 少還得取點兒災難。費點兒口舌。正想着曼君已從門口兒走過來，口中說道：「爹爹，  
 可要吃點心。廚房還留着火呢，你是吃……」孫駕千聽她說到半截，突然喉嚨裏倒吸了  
 一口氣，跟着呀了一聲，却沒叫出來。不由心中一怔，抬頭見曼君正立在近前。妙目大  
 張，滿面驚懼的對自己看着。兩隻眼兒瞪得要突出眶外。嘴兒張得挺開，那神情好似看  
 見鬼怪怪亡魂似的。曼君初替他脫大衣時，鼻中已聞到一種刺鼻的香氣，覺得十分難聞

，心中正納悶這味兒從那裏來的？及至走到父親近前，猛見他面上滿是紅斑，血華流瀾，甚為可怖，幾乎叫了出來。但仔細一看，原來滿面都是鮮紅的唇印，約有二三十個。而且在兩撮小鬍之間，嘴唇上又有一個最紅的吻痕，成垂直形。乍看好像變了缺唇，露出牙齦。最難看的是連耳帶腮，都染了胭脂，不知怎樣和女人厮磨，才成了這個模樣。曼君看着已然驚怒怨恨，但再瞧孫鶴千大馬金刀的坐着，不愧不怍，不帶像兒，好似故意要把妙相給人兒瞧。曼君既痛心父親的行爲不端，又疑心他是記着白天的碰兒，誠心給自己侮辱。固然作父親的侮辱女兒，令人想不出是何道理。但孫觀千有時行事，並沒有道理可言。曼君這些思想，只發在一瞥之間，再觸起以前種種，立刻把心傷透。猛然忍不住一聲哀號，舉手掩住臉兒，轉身就向外跑，撞在門框上也不理會，直回自己房中去了。孫鶴千見女兒這樣情形，還以為她突發病痛，便要喚起太太，跟了去看。那知太太已被曼君叫聲，把魂兒從芙蓉城中驚回，翻身坐起。忙問什麼事。孫鶴千苦過拉着太太說道：「你快去看看，她不是害……」話未說完，太太的目光已注到他面上，立刻也把眼睜圓。孫鶴千以為她關心女兒，一時驚惶失措。就又叫道：「你可快去看看呀。」一叫着猛見太太手兒一揚，自己臉上早已按了個嘴巴，打得火辣辣的十分疼痛，連門牙都給打活動了。太太厲聲罵道：「我看她，先看看你呢。你個老東西，這可在到頭兒，

打算把我氣死。」說着通身抖戰，又道：「咱們從今兒算完，我六十歲的人不能離婚，總能回娘家守活寡，就是回不了娘家，還可以在本地給人家當老媽子。反正我是不跟你一處過了。」孫駕千見她涕泗橫流，抓住自己似要拚命，心中迷惑欲死。方才女兒那樣，現在太太又這樣，我到底又怎麼了。就且躲且央的道：「你爲什麼這樣吵鬧，有話好說。」太太咬牙道：「我沒可的說，我不跟你這老混賬過了，帶我的女兒在外邊討飯去。」說着叫了兩聲曼君，不問答應。又打着孫駕千道：「老王八，老死鬼，作這宗事，你有什麼臉見這麼大的兒女，快上尿坑淹死去，死去！」孫駕千頓足道：「我作了什麼事，你……你可說啊，」太太罵道：「放屁，你自己作的事問誰，臉上掛着褲子，還裝明白糊塗。一孫駕千只是着急詢問原故，太太只罵不說。她以爲孫駕千面上既有愛情藝術合製品，又怎能自己不知。孫駕千却真的不知。因爲他在少年時，還沒有接吻的風俗。到他老年時，接吻盛行，但他却没享過那樣艷福，也沒有女子肯向他那枯乾緊縮的面皮上練習接吻技術。尤其吃虧的是向來不看影片，沒見過女人唇印可以像印章似的印在男子臉上身上。所以太太這樣吵鬧，他仍不能醒悟。幸而孫駕千在爭持之間，無意中抬頭看見對面壁鏡裏面，立着個可怕的怪人。像在花柳病院裏常見的滿面瘡瘡的人。但那瘡疤太不規則。又像戲台上唱打刀的趙匡胤但臉譜又太破碎。細看才知是自己。嚇得嚇了一



聲，忙推開太太，奔到鏡前，仔細端詳，才瞧出滿面全被柳鶯打了圖章。縱橫斑駁，比鬼還可怕。莫怪曼君那樣奔避，太太知此氣惱。但記得柳鶯和我親熱一陣以後，還對着臉說話，她怎會看不見我臉上的情形。若看見了，怎不替我拭去，却要我帶着回家，莫非是故意惡作劇。又想想柳鶯在自己臨行殷殷詢問可和太太同居一室，自己尚以為她是吃醋，又那知她是恐怕絕妙作品不能得知音賞鑒呢。想着心中發恨，但轉念現在且顧不得恨柳鶯。家裏這場風波，該如何收拾。往日無論作了什麼違背家法的事，被太太知曉，自己都能選句謊話，掩飾過去。即便她不肯信，自己只裝作理直氣壯，任她吵鬧，也就不了自了。惟有今日我面上賊證單擺浮擱，實苦無法掩飾。說我走在路上，一交跌到油漆未乾的紅柱子上，又怎能沾得這麼好看。說我在朋友家酒醉小睡，被臭虫咬的，但世上那有這樣愛好繪畫。並且自賠顏色的臭虫，想着心中着急。忽然急中生智，就拉着太太叫道：「這我才明白了，原來我臉上這麼難看，莫怪你生氣。可是我自已並不知道。」太太張口噴了他一口唾沫，罵道：「你還說不知道。」孫駕千道：「你沉住氣，聽我說。我若知道。不早就在外面拭乾淨，還會給你看見。」太太翻着眼道：「那麼你說，這是那裏來的，天上落下来的，肉裏長出來的。」孫駕千道：「自然有個來由，你聽啊。那位有名的張文通，有位小姐是一半瘋兒，起初愛上了一位詩人，想要嫁他，無奈那

位詩人已經有了太太，這位小姐心志不遂，就得了精神病。平日知好人兒一樣，但聽有人談起學問，她就拉扯糾纏。方才我在文通家裏，和幾位老先生一同作燈花詩，大家都稱讚我的詩最好。那知那位大姐在窗外都聽見了，過一會我因話記回家，自己先跑出來。走到院裏，忽然黑影裏跳出一人，把我抱在亂吻，口中還叫我吻你這錦心繡口，我知道是那位小姐，就急忙掙扎逃開，跑回家來。很替文通難過，那麼好的人會有這樣女。就決定把這件秘密，任人都不告訴。可是絕沒想到臉上會有這些印兒。太太聽了，忽然翻手又打了他個嘴巴。冷笑道：「你這昏談話說過三回了！一回是你身上帶了一條女人風吃醋被打成烏眼青，回來告訴我與文通的瘋小姐打的。一回是你身上帶了一條女人用的手帕，被我查着，你也說是張小姐硬給塞進衣袋。如今又用人家姑娘作擋箭牌了。我很知道張文通有位瘋小姐，可是關在房裏不會出世，你就把人家用瞞手了。請問瘋小姐還能塗口紅，你哄鬼呢？」孫駕千聽了不由瞪了眼，心裏我怎樣沒記得，說這謊話，反不如不說。太太那裏又指着他說道：「以後說謊，得記在本兒上勤着着點先，想想合理不合理，還得記住，不要說重複，好在這已是你末一回的謊話，我以後再也不會聽見了。」說着就立起了向外走，孫駕千道：「你上那裏去？」太太不理，孫駕千趕過去要拉，無奈太太走得快，孫駕千緊趕，好容易趕到曼君門口，方才伸手要拉太太的衣襟，

那知太太一閃身，便進入室內。隨手把門用力關上。孫駕千向裏一探頭，恰恰被門撞着。他走得也猛，門關得也猛，於是他的鼻子便遭了殃，被門撞得紅腫流血。呀了一聲，把臉握住，裏面一陣鎖簧之響，似乎把門鎖上了。孫駕千知道太太也許真的和女兒商議分居之計，甚爲着急。無奈被門隔住，不能進去。想要央告，又苦於當着女兒，不好出口。正在怔怔的將要走開。忽聽房內太太驚叫起來，接着又頓足又痛哭。孫駕千聽着聲息不對，以爲女兒有何意外。就揸門叫道：「怎麼了，有什麼事？」問了幾聲，不聞答應。却聽門上鎖簧又響，隨見房門一啓，太太像發狂似的撞出來，叫了聲「天殺」，一咱們合着吧。」叫着一頭撞入他的懷裏。孫駕千想不到太太這位黑精弱者，會變成雌虎一樣。來得迅似風旋。重如山壓，直被撞得倒退五六步，摔了個屁股墩兒。太太也撲倒地下，學個寒鴉浮水，一雙雞爪難婦。男的仰面朝天，女的五體投地。都掙扎着像跌落的臭蟲似的，空見手脚舞動，只起不來。孫駕千亂着背上脊骨每節都錯了部位，疼得直扭腰眼兒，半晌才爬起來，瞧太太仍死狗似的伏着，他心中只想方才太太情形有異。既爲躲自己，跑入女兒房裏，却進門一陣驚叫，又開門出來，和自己拚命，而且曼君也不開聲息，不見出來，孫駕千料着必有事故。先顧不得太太，直奔入曼君房中，舉目張望，房中整齊清潔，仍如平日一樣。只是不見曼君的影兒。孫駕千不由慌了。無意識的掀掀床棹

「瞧瞧門後，才向外叫道：『怎麼回事？曼君那裏去了？』太太伏在地下哭著罵道：『她死了走了，老東西你沒見桌上的字條，令兒我非死給你不可。』孫鴛千不等她說完，霍地轉身奔到一隻小寫字檯前，只見檯上小又瑰色壓燈還在亮着，溫柔灑灑的光，照在桌面一張白色的信上。孫鴛千見信上寫着幾行鋼筆字，就抓起瞧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女實心已極，不願再見父親之面，從此脫離家庭，自謀生活。俟居址確定，更函稟母親，常圖晤聚。惟至死不欲歸家，千祈母親勿念。』女曼君留稟，一旁邊又一行小字：『萬勿追尋，致逼女人於絕路。至要至要。』孫鴛千看完，才知女兒對自己深惡痛絕。故而離家出走，這信上只是對她母親說話，無形中表示為我已斷絕關係，不層理睬。是見她恨透我了。但是我多麼冤枉，這臉上的冤孽兒，連自己尚不知道，偏是轉恨我，不自重，也該原諒事出無心，何致就氣走了呢。孫鴛千想着，還以為女兒作事太過，並不自己的錯處。大凡人都有原諒自己的毛病，譬如一個賊匪，作過一千次案，殺過一百個人，得過贓款幾十百萬。但到被官府捉獲，判決死刑之時，他一定抱海處刑吏責，罵罵他會給乞丐幾角錢，就覺得自己是偷富濟貧，因為他所殺的一百人中，有一個是奸人，就認為自己殺人是仗義鋤奸，官府應該給他獎章，才合情理。如今竟贈以槍彈，未免忘恩負義。孫鴛千這時也是只想把女兒養了這麼大，她不能以順為孝，仰體我心，反

而爲不值的事，冤屈老父，我臉上吻印，礙你何干。何況我還不知道，你這一走，直是悖逆行爲。他却不想臉上吻印由何而來，若非去挾制柳鶯，怎會得此報應。更不想向來有多少使女兒痛心疾首，給女兒現眼丟人的事，女兒這次出走，只是忍無可忍，並非輕舉妄動。他倒是聖人的信徒，只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忘記還有兩句「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的古諺。毫不自愧。反而頓足發恨，罵道：「這沒臉的丫頭，簡直也題發揮，她一定在外面結識了野漢子，抓這碴兒跟人家跑了。」話未說完，不料太太早從地下爬了起來，正要撲過跟他拚命。忽聽見他所說的話，就猛然跳到近前，抓住他的頭髮，用方向下一揪。孫罵千咳呀一聲，因被太太揪得太猛，腰部不能急速適應那太快的速度，兩膝一屈，就跌到地下。立刻受了驚下之辱。太太把他的頭按在兩腿之間，舉拳捶打後背，口中罵道：「你氣跑了我的孩子，還這麼污蔑她。好老王八，咱們不用吵嘴，先去打官司。你趁早賠我的女兒。」孫罵千在底下亂叫：「你放手！咱們想法兒找她。」孫太太叫道：「你去找她？她走了你正趁願。孩子若依着你，出頭露面哄着闖老爺，給你掙錢，也不致跟你結仇。」太太越說越恨，還嫌一隻手打不上勁，把他的頭將兩腿夾住，自坐到床上，揮動雙手，好像唱罵曹的彌正平，把孫罵千隆起的駝背，當作了鼓，雖然不能打出夜深沉的名貴牌子，但也打了個急鼓風。孫罵千在底下就唱

了孫鶴立的十三哩。幸而這是在女兒房裏，太太沒帶隨手兵器，打了一陣，就沒了力氣，只可住了手。但口中還自罵丈夫哭女兒，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孫鶴千被打得酸酸骨麻，頭暈眼花，爬起來定了定神，方欲再去央求太太消氣。那知太太立起，又回臥房去了。孫鶴千只可在後跟隨，見太太進門，便倒在床上燒烟，知道她是用功過度，須借烟力補充，就不敢說話，在地下敬謹侍立。他所以如此怕太太的原因，據人說他舉生只走過一步好運，作什麼財政機關的小首腦，積下養老家產，而那差使却是太太給營謀的，孫鶴千從那時便像在太太手裏有短兒，非常懼怕。但也有人說是太太在他手裏有短兒，可是太太並不怕他，這裏邊的微妙，絕非外人所能測度。不過白天當孫鶴千教曼君出見蕩子的時候，太太曾罵他這老東西吃慣甜頭之句，却是十分費解。舊事不提。只說近年孫鶴千賦閒，有些坐吃山空，幸而得太太娘家內侄之助，得在一處機關得着掛名差使，又在一家公司，當着文書主任，一家生計，全由太太母家所賜，太太又怎能不長威風。孫鶴千又怎能不短志氣。好在太太倒很賢惠，關着女兒面上，向來不大給丈夫難堪。錯非孫鶴千自己鬧得無可收拾，總是仿着當人教子，背地訓夫的古訓。必得夜晚關上房門，方才判罪施刑。像今天這樣軒然大波，還是向所未有。這時孫鶴千立在地下，望望太太，望望烟盤中的家法。烟盤有三支烟槍，都是太太常用的刑具。好比包公案中的龍頭

虎頭狗頭三劍一樣。但內中微有分別，那三種劍是爲三種階級不同的人而備，這三支槍却隨孫駕千一身罪狀輕重之分而用。一支象牙鑲金嵌翠槍，是爲閨房調諷，語言小忤，床幃唱和，節奏稍差，用以輕敲慢擊的。一支是短而細的蛇管槍，是預備孫駕千犯了輕罪，加以薄懲的，好比舊日衙門的小板子一樣。第三支槍杆是南山之竹，頭尾是連山之石。烟斗是交趾之銅，合成一件堅強有力的兵器，也就是房幃的重刑。有如鱗鞭夾棍，專爲重罪而用。孫駕千犯了不忠於太太的叛逆罪，便要嘗到這竹槍滋味。這時孫駕千慷慨待命，眼兒却只飛着那支竹槍，心裏諄思少時便要受刑，古人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可惜說的是杖而非槍。大概聖人說那句話時候，還沒有鴉片烟，所以孔子說吾無隱乎爾，表明并沒烟癮。但因爲這個，使我今日難於決斷。少時太太拿起大槍來打，我是逃不逃呢？又想逃了更要不可收拾，還是拚着老骨頭，挨上幾下。以求息事甯人。只盼太太吸一兩筒，就起來打我，那樣她氣力不充，易於承受。倘若吸足了十幾筒，養精蓄銳，士飽馬騰，我可就遭劫了。孫駕千想着，有心用話激怒太太，教她快起來打，無奈又有些發怯。正在躊躇，却見太太吸完第二筒，已坐起來，手向烟盤中一伸，孫駕千就嚇了一跳。那知太太並非抄烟槍，而只拿起一支紙烟，銜在唇間，用火柴燃着，向孫駕千招手道：「你過來！——孫駕千好似小兒惹了禍，恐怕受責，不敢走向父母跟前似的。

越趨越趨前進一步，又立住了。太太倒和聲說道：「不要怕我抽冷子打你，我不打，跟你說正經的。現在女兒已經氣走了，我打死你也當不了什麼。咱們沒第二句話，快把女兒找回來完事。」孫駕千想不到太太如此恩典，開言便諾諾連聲的道：「我一定去找，明天就去。」太太嘆了一口道：「明天啊，你道想得好，現在就給我去，不管山南海北。上天入地，找不着她，你永遠也別回來，並且你要專尋女兒，事也不用作了。我替你告三個月假，家裏自有我主持，你不用惦記，快給我去！」孫駕千道：「那如何成，只爲曼君一人，這一家就這麼散了。我上心尋找還不成麼？」太太厲聲道：「就是不成，我教你走，你就快走，並且告訴你，從今以後，你回家總得同着曼君。若獨自回來，我准碰折你的腿！」說着由衣架上取下大衣帽子，丟給孫駕千。跟着掄起大竹烟槍，便向外趕，孫駕千想再和太太饒磨，不料一槍打在腰上。孫駕千嚔咳一聲，叫道：「我走，我走，這就走。你也得等叫醒阿三把車拉出去啊。」太太道：「你還想坐車，當我叫你出去玩兒呢，現在這家裏已經不要你，什麼也不用打算，找回曼君再說。」說着又厲聲喝滾。孫駕千知道自己好似官員犯罪，已遭了停薪留資的處分，還不及革職留任較爲幸運，那樣總還留在任上，我現在却似統兵大員，因失機降下八級，要到疆場去交鋒打仗，帶罪圖功，大有不勝無歸之勢，真是苦惱。但好在原任尚在虛懸，未遭褫革，未被



接收，打回勝仗，便可官復原職，只是上那裏去尋敵人接仗，這不難死人麼？但是太太向來在憤怒時，說話斬釘截鐵，我便痛哭告哀，她也天意難回，只得且躲出去再作道理。便道：「好好，我不坐車，我走。」就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又伸手道：「你也得給我一點錢啊，我出去不定多少日才尋着妳，到處都得用錢，你多給些兒。」太太搖頭道：「少給也沒有，莫說多咧。你外面認識許多闊朋友，那裏不能摘借，我手裏的錢，還留着將來過又絕又寡的苦日子呢。」孫駕千聽太太對自己似已不作生還之想，恩斷情絕，溢於言外，就不敢再撞釘子。只得告別道：「我走了，你自己在家裏要多保重，不必誌記我。」說着就向回湊，似乎要和太太握手道別。不料這一來他那美術臉譜又算貢獻到太太面前，太太賞鑒之下，立刻又勾起怒火。掄烟槍劈頭蓋臉的打將過來。孫駕千嚇得抱頭鼠竄，奪門而出。心裏還不明白太太為何又暴怒動武，口中咕嚕着道：「你怎麼又打，我正說着好話。」太太趕出接口罵道：「打你，打死你，你出去誰看見也得打。」孫駕千才明白自己臉上春色猶酣，殘紅未褪。欲待揩拭，但又怕太太再打。只得跑出去一直下樓，到樓下廁所，尋些水洗洗，方才拭湊，太太又在上面喊還不快滾，孫駕千說了聲：「這不是走嗎。」就步履蹣跚的走到門首，開門出去。又聽太太喊呵三關街門。孫駕千抬頭仰望，見樓窗燈火燦然，那是自己安樂之家，竟已渺同隔世。同時一陣冷風

吹寒，孫駕子身心俱冷。急忙縮着頭兒，像個夾尾巴狗似的，衝着深夜寒風，鶉鷓獨行。漸漸沒入黑暗之中，正是，幾點胭脂，便管家庭過水，一減涕淚，翻我鷓鷓姻緣，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岑遙水遠新柳路旁牽 似假似虛流鶯花外啼

話說在仙遊舞場舉行小亞美利加夜的第三天，本市兩家大報，兩家小報上，都登着如下的一則招聘廣告，

一茲有私人招聘女性助手，須容貌美麗。舉止大方，且曾受相當教育者，工作輕簡，報酬豐厚，應徵者請投函二成廣告社七號信箱，合者函約面洽。自本日起三日截止收函。——

這廣告最初見報，是在星期二日。過一日廣告社信箱中便收有兩件，這些兩件都陸續存到廣告社經理祝一鳴辦公室的寫字樓裏，每日有人拆閱作覆，但那却不是祝一鳴本人。到了星期四截止。星期五過了一天，星期六早晨九點鐘，廣告社經理室內，便來了一個客人。經理祝一鳴穿着大皮袍子，偎在沙發一角，縊着他那希特拉賈波林雙拚式的小鬍子，望着對立的客人，哈哈大笑，對面那個人，正在青年，面目俊秀，穿着極漂亮的西

服，正把雙手插入褲袋，上身敞開，露出淺綠色的毛織半臂，越顯得風流倜儻，頗有美國影星的風度。他聽祝一鳴笑個不住。就正色道：「這應該鄭重其事，不應作這輕薄態度，你再笑我就一脚踢出你去。」祝一鳴仍笑着說道：「你想趕我，這不止喧賓奪主而且過河拆橋。君奇，你惹惱了我，就給你宣佈秘密。」君奇笑道：「你已經跟我同謀了，再想叛變，也不能脫乾淨。」一鳴道：「別瞎扯吧，時候不早。她們也快來了。老弟，你看我出的注意如何。」君奇搖頭笑道：「恐怕也未見得高妙。」一鳴叫道：「好你沒良心的，忘恩負義，星期一你來尋我，愁得要死，你自己只顧賣弄風流，鬧得一個女伶一個舞女，都要嫁你，你因為老太太那邊說不過去，沒法答應她們。她們爭風吃醋，幾乎把你逼死，你又賣弄鬼聰明，硬說已經有了未婚妻，想把她們嚇退，那知人家不肯憑信，定要你當場獻寶。可是你上星期兒現製造個未婚妻來應急呀，實在沒法。」想起舊人，找了我來，這不叫平時不敬備，急時抱佛腳，可惜佛爺早已歸別人供養了。我那位姊妹淑芳，當初怎樣愛你，你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人家很是傷心，到後來不傷心了，一生氣回了上海，在那裏嫁了個出版家，夫婦十分和好，現在生了兒女。已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你想利用人家，才來重溫舊好，就是時仍在閨中未嫁，我也不給你帮忙。後來你把情形對我訴說，急得要哭！」君奇笑着插口道：「我又何至於要哭！」一鳴道：「何必

定要眼中流淚，口裏出聲。我當時一看你的情形，就知道你心裏正哭着。」君奇道：「你倒是我的知心人，眼珠兒是愛克司光鏡麼？請你再瞧瞧我心裏現在想什麼？祝一鳴撇着嘴道：「現在還有什麼，你不過等着應徵來的女子，看看可有美麗的，好發展你的癡豔天才罷了。」君奇道：「你真把我說得不堪，現在只兩個女子，已經纏得我走頭無路。怎敢再有招惹，而且我向來對女性抱着冷淡態度，以前的二個，都是……咳，不必提了。」反正你說我發展癡豔天才，實是太冤枉我。」一鳴道：「過去的我不管，現在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我因為你實在窮得沒法，才借籌代籌，替你想出雇人代作未婚妻之策，只爲給你排難解紛，可是細想又怕前兩個尚未解決，你又添個情人中乘然若夫，向一鳴反道：「嘩？君奇搖頭道：「大哥，你把我說得太不成人了。我現在已是一度經蛇咬，十年怕井繩，豈肯再自尋苦惱，不會的，萬不會的。」一鳴道：「你先不用分辯，我有辦法二章，第一你少時挑着替代未婚妻的人選，當然在今天要有長時間的演習說明，好預備明天到東方戲院去表演，可是要記住，世上青年人感情最把握不定，你生了這麼個招災惹事的準小且腦袋，脾氣又溫柔得可恨，也許這位假未婚妻對你恨恨的發生愛情，可是你得學入定枯僧，一點也不許動心。這可辦得到？」君奇沖口應道：「自然辦得到。」一鳴道：「還有第二章，你挑得配戲角色，自然先講條件，報酬多少我不參預只要

附加一條，說好她的工作只限於明天一日，過去明天，便算消失履關係，以後兩方仍歸陌路，再遇見也不許互相招呼。」君奇自點頭道：「就是這樣，我先對她聲明。」一鳴道：「好吧，你自己估量着，若是違背我的話，我就破壞這事，不管你怎樣怨恨，我只求免於缺德造孽。」君奇道：「你真太不放心了，請往後瞧，我可是那種輕薄浮蕩的人，咳！不過我現在已弄成三角戀愛，說甚麼也不能取信於人。」一鳴聳肩翻眼的道：「就這話，一個大三角鑊頭堵上嘴了，這回可在我監督之下，不能容你再……一話未說完，忽有個僕役推門而入，拿着一張片子，遞給一鳴道：「這位姓王的女子，說是七號信箱約會來的。」一鳴接過看了一眼，把片子又遞給君奇道：「第一個應徵來了，你一共約了幾位。」君奇應道：「四位。」隨看那名片上，寫着王美美，就道：「請進來吧。」僕役出去，須臾領進一位女子，生得中等身材，甚為瘦細，臉上薄施脂粉，只是劃眉塗眼，學作女明星樣兒，人材却不及中姿，身上衣服在華麗中顯着寒酸，一件紫呢大衣，明是七八年前的舊式樣，却在領頭袖口，新加了幾片貓皮，手上帶着秋季用的手套，夾着個錢僭手夾，但在上面釘了兩行假珠，以為裝飾，腳下一雙高底漆皮鞋，擦得油汗汗的，却掩不住那破裂的紋。一鳴一見，便知是個貧家女子，而又愛好摩登，這件不像樣的衣飾，已很覺慘淡經營了。君奇却一見便知不能入選，這樣女子若假作且

己本婚妻，在東方戲院廟中一坐，只怕要把柳意珊瑚笑壞，而且她們也不會相信哩。想着見那女子已立在門際，微笑點頭，君奇只得上前招待，請她坐下，先問密司王在那裏居住？何處讀書？那女子一一答了，又問君奇招聘女助手，是何種工作。君奇道：「不過是書記一類的工作，密司學問很好，自然得請幫忙，不過我們的公司尚在籌備期間，須過一兩月才能成立，您的住址已然在這裏，到時候我們再專函奉聘吧。」那女子聽了面上現失望之色，但知無可與說，快快的立起來道：「那麼我回去了。」君奇起立相送那女子走到門口，又立住說道，我並不希望很多報酬，能夠生活的就成，君奇說聲公可新條自有定章，不會過於刻薄，說着看那女子推門出去，不由心中爽然若失。向一鳴道：「這女子雖然不能中選，但却是很規矩的，又像是作活壓迫下的苦人，我教她這樣失望，真有些抱歉。」一鳴道：「你真到處鍾情，這樣的平常女子就教你心軟了。君奇道：「你又胡說，我只是可憐她。」一鳴道：「她還沒走遠，我去叫回來好麼？君奇道：「別胡說，你要明白：一個處在苦境中的人，若是有了希望，跟着又失去了這一喜一悲的中間。要受很大精神痛苦，反不如根本沒有希望的好。我看這人怪可憐的，所以打算過幾日寄給她一點錢，或是另外介紹個長久職業。」一鳴拍手道：「好心眼兒，真是又俠義又慈善，可惜外面有比她苦到百倍的災民，竟得不到你的可憐。」君奇方

要答話，僕役又進來遞上一張名片，君奇看上面是周麗葉，就道：「請進來吧。祝一鳴道：「這也是應徵的麼？好，周麗葉，一會兒羅米歐也來了，在這兒開演鑄情，可要麻煩。君奇道：「女人就愛鬧這些玩藝兒，取個名字，也脫不了模仿性，以前是從本國女影人和歌舞界想法。什麼莉莉玲玲，鬧得人頭疼。其實女影人等，也多仿效西洋人名，尋個美麗的用中國字譯過來。近來更有趣了，人們都從電影廣告和說明書找名字，偏巧電影界的翻譯人，又多能造字變音，譯女人名字，若尋不出美麗的中國字，就在字上加個玉旁，或是草頭，以求好看，却不想常常變作另一個字，例如黛瑞茜字，久已成了笑柄。有位姓丁的女學生，外國名字叫作希達，她嫌希字不漂亮，改爲茜字，合成茜達了，這三字若教認識字的湖北人念起來，就是欠打釘，那可不得了了。現在又出了許多周麗葉，也有譯作朱立葉的，恐怕周朱兩家還要爭產呢。」君奇正說得高興，忽然見一鴉面對自己努嘴擠眼，轉身看時原來那位周麗葉已到了房中，正笑咪咪的聽着呢。君奇很窘了一下，只得斂容讓坐。這周麗葉居然人如其名。派頭十足。頭上斜戴偏際式女帽，身穿叫不出名兒的皮大衣，好似由許多黃白色小動物合成，週身掛着小尾巴，搖搖擺擺，腳下是紫絨高跟鞋，配着銀扣，一張滾圓的臉兒，擦了許多不合季節而又厚得過度的黃胭脂，眉毛嘴唇，自然全是明星式，而且畫着黑眼圈兒，兩隻人造痣，一在右眼之

旁，一在左腮之下，這個美人，若在兩丈之外，教近視眼先生看來，未必不生驚駭之感。但若湊近看來，就有些像梨園行的臉譜，新衣莊的壽衣，有些線條粗得可怕了。君奇見這位半閩秀半野雞的小姐，當然也不能入選。便預備把方才跟王美美那一套，重用來對付她。誰知道這周麗葉竟不似王美美容易對付，坐下先望着房中二人，點點頭道：「你二位是登報招人兒的呀？」君奇道：「是我，周小姐的應徵信，我已看過了。所以說來談談，你曾在什麼學校讀書？」周麗葉不錯眼的望着君奇，聞言開齒笑道：「我呀，我在北京念過書。」君奇道：「北京大學麼？」她怔了一怔才說道：「大學堂，對了，大學堂。」君奇笑道：「那麼我們是同學了。還不知您是什麼時候畢業。」周麗葉想了想道：「前這麼……八九年吧。」君奇一聽，老學長來了。比自己完畢業六七年。正想致敬，但瞧着她又覺疑惑。君奇雖曾深受西洋習俗傳染，懂得詢問女人年歲，是極大失禮。但這時却不得不失禮了。就道：「原來您是老學長，失敬失敬，你今年貴庚？」周麗葉一扭腰肢，作了個媚態道：「我今年十八，你呢？」君奇一聽，原來九歲就已大學畢業。真是名符其實的天才。在娘肚裏已經完畢小學課程，呱呱墜地，便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三年級了，想着忽聽身旁嘆喟一聲，回頭看時，原來一鳴正端着杯飲茶，不知怎麼把茶噴了一地，但臉上却綳着沒有笑容，見君奇看他，就立起跳出門外，隨聞外面笑聲



大起，君奇心裏也想要笑，但盡力忍著，又向周麗葉道：「周小姐，我們正組織公司，所以招聘書記，不過成立還有些日子，暫時不能辦公，請您回去等信吧。」周麗葉聽了，并不失望，而竟詫異道：「什麼書記？你不是登報招美貌女友麼？」君奇心中一驚，暗想：「莫非知道我本來用意，那絕不可能。必是她不大識字，把我的廣告看誤會了。也許她的應徵信還是托人寫的呢。」就道：「周小姐您是誤會了，我們是請書記，不是女友。」周麗葉道：「請書記怎麼還得要美貌的呀？」這句話倒把君奇問住，半晌沒說句話來，周麗葉望着他，噗哧笑道：「孟先生，你的太太在本地麼？」君奇聽着意味不對，就答道：「賤內就在本地。」周麗葉眨眨眼，又道：「孟先生，你愛跳舞麼？」君奇道：「我向未跳過。」周麗葉道：「天天幹什麼玩呢？」君奇道：「我事情很忙，沒工夫去玩。」周麗葉似遇着壁城，屢攻不入，只可立起道：「那麼我走了，孟先生你知道我的住址，我家裏很清靜，晚上有工夫，請去談談。」君奇鞠了一躬，默不作聲，周麗葉快快而又戀戀的，走到門口，回頭又看了看，才出去了。她一出去，一鳴跟着進來，笑道：「你這位老學長，很失望，走出去嘴還不住嘟嘟，想是罵你吧。君奇道，一笑了，我還是被騙了一下，她認定我是招女友，我說是招書記，她問招書記爲什麼定要美貌的？我直沒話回答，看來今兒我是找着作法自斃，好要遭劫。」一鳴一伸手道：「瞧這戲；又一個……我

因爲屏裏有一個，沒教下人遞來，君奇看她手裏并不是名片，而是一張本館公用的信紙，上面寫着孫曼二字，就道：「這是誰寫的？」一鳴道：「是來應徵的女子寫的一她來時，門房向她要名片，她說沒有，就在紙上寫了兩個字。」君奇就按鈴喚進僕役說道：「那位孫小姐，還在前面麼？」僕役道：「還在前面等着。」君奇道：「快請進來。」僕役出去，一鳴道：「來得都是這樣兒，恐怕我的計畫要失敗了。倘若所約的四個女人都中選，明天可怎麼辦呢？」君奇說道：「那我只可潛進了。」正在說着，忽聽門兒一響，有個女子亭亭玉立的走進來，二人都覺得眼前一亮。只見這女子穿着一身青衣。連大衣鞋子都是同色，只襯出一張雪白的鴨蛋臉兒，眉目位置，說不出的俊美，而且有一團秀氣撲人的肩宇，意致是那樣的瀟灑，嬌態却非常華貴，立在那裏，好像西洋名畫家所製的智慧女神石像，臉上並無笑容，而在端莊中顯着慈和，身上並無艷裝，而在朴素中顯出俏麗。君奇和一鳴都看着，怔。那女子已發出銀鈴般聲音道：「那一位是給我寫信的孟先生？」君奇聽了，猛覺自己爲她容光所震，竟失了主人之禮，急忙應道：「兄弟！鄙人就是。孫曼小姐……孫小姐，請坐請坐。」那孫曼小姐徐徐移步，很大方的坐在側面沙發上，君奇也坐在旁邊，回頭望着，一鳴，見一鳴正低着頭似有所思。這時僕役也似特獻殷勤，以前王美美……周麗葉來時，並未進來領茶，這時大概因看出孫曼是位

小姐，被例送進茶來。君奇等僕役出去，方向孫曼周旋道：「孫小姐。勞您久候，實在對不住。您今天光臨，我們很感激。」孫曼微笑說道：「孟先生，你別管我的應徵信。約來面談，所以我按時候來了，不知道你這裏招聘女助手，是擔任什麼職務？」君奇心中已決定選用她，但被她高潔淑雅之氣攝住，覺得職務問題不好出口，看看一鳴，他正在仰首微笑，現出坐觀成敗的態度，只得先用話岔開道，「孫小姐，在 家學校畢業。」孫曼道：「我只在女子中學畢業，近二年學外國語和繪畫。都是在家自修。」君奇道：「尊翁在那一界作事。」孫曼聽着，似乎觸起她的不快，繃着眉說了句不作事，可不耐煩的道：「孟先生，說你告訴我什麼職務。我決定能否勝任。」君奇咳嗽一聲才道：「職務是很簡單輕鬆的。你當然勝任。現在……現在我們先談薪金問題，只需要多少報酬？」孫曼道：「那要看職務的繁簡，時間的長短，而且……也不好由我定吧。」君奇聽了點點頭，又搔搔頭髮，忽然聽得門兒一聲，抬頭見一鳴走了出去，明白他也深和人選已定。故而躲避出去，以便自己易於接洽，就先定了定心，凝神靜氣的向孫曼道：「鄙人請您擔任的職務，說實在只有一天，報酬請您自己定，三二百元再多也可。這職務對您也許太輕褻了。」說着見孫曼面色一沉，急忙改口道：「請您不要誤會，這件事本是我起始招聘助手，但對於小姐，我就變成個希望援助的人，等待小姐的俠義舉動。」

說着孫曼盈就站起來，君奇也立起道：「您請坐，我先把專對您說明，然後請您考慮，認爲可以幫我，我自然是如天之福，若是不好幫助，我也不敢勉強，不過再找一個像您這樣合宜的人，恐怕沒有希望了。」孫曼緩緩坐下，仍納着悶道：「倒是什麼事，你先說說。」君奇才隨着坐下道：「請您不要見笑，我是個商業中人，偶然隨朋友到舞場去玩，認識了個舞女，只有交誼關係，不想她對我很認了真，正在這個當兒，我有位表兄結婚，他的一位舊好唱戲的黃柳鶯，跑去鬧事，我出頭了解，那女伶又跟我糾纏起來，鬧得沒有法兒推却，只好逃跑。後來在舞場遇上，女伶和舞女爭吵不休，把我夾在中間，很是爲難，只可對她們說我已經和別人定婚，絕不能和她們再行交往，你們爭吵也沒結果，那知她們竟嘔了氣，對我表示，倘然我真已有未婚妻，給她們看看，她們一個回上海，一個回北京，再不打擾，只得約定日期，帶我的未婚妻到東方戲院看戲，教她們看個明白，才把亂局解開，可是我並沒有未婚妻，怎能帶到戲院給她們看呢，爲難幾日，才出了這個法子，登報招聘女助手，作臨時的……的替代，但是人選很難，尋個平常人去，她們會不相信，仍然於事無補，方才已經辭出幾位，現在來了小姐，真是天上降下來的救星，您去了只要在包廂上坐一會兒，就可以使她們感覺自慚形穢，立刻避退，我的前途就可以平穩，名譽也可以保住了，求小姐特別從全幫幫我吧。」孫曼聽

着，正色說道：「孟先生，這是你給我的職務，你可知道我是什麼樣人。不覺得太侮辱麼？」君奇立起惶恐鞠躬道：「小姐責備的很是，我誠然荒謬，不過請您想情，女伶和舞女眼光都極銳利，這都市裏本有許多下等女人，可以雇用，但是去了必被她們看破，反而多添麻煩，所以不能不求閨閣幫助。」小姐請您原諒。」孫曼道：「這談不到原諒，不過也請你想想，我們女子可是能隨便給人作未婚妻的麼？孟先生，你未免太輕視我們女性了。」說着盈盈立起，臉上雖不見怒容，但意態十分嚴冷，向君奇說聲再見，就向外走，君奇滿心惶愧，又加失望，想說話也說不出，只好跟着往外走，出了房門，外面就是很長的一條長甬道，一鳴正在門外一隻大椅上坐着，看着二人走出，讓過孫曼，拉住君奇，低聲問道：「她不肯答應麼？」君奇心中煩惱頓足說道：「完了，我不但事情失敗，還成了侮辱閨秀的流氓，本來這種事情，誰能答應，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一鳴也搖頭道：「完了，完全失敗了，我也認定這位孫小姐是唯一能幫你的人，所以方才有第四位應徵來的，叫什麼李文淑，我教門房告訴他，人選已定，給辦了。」君奇嘆道：「沒別的法兒了，我只好離開天津，避免這麻煩了。」他二人說着，因為這甬道很長，那孫曼還未走出第一個門口，她初走很快，漸漸把脚步放慢。似乎聽見了他們的說話，走到門口，還稍微停了一下，才翩然而去，君奇並未看見，拉住一鳴，回到房中，垂頭

喪氣的坐下，一鵬却點頭頷嘴的，稱讚孫曼道：「這位小姐太美麗了，啊，美麗并不足以盡之，我也沒法用話形容。好像世界上的字典，對她都發生恐慌，必須有位聖人，再造一種包羅萬象的字，才可以形容她，我只覺她坐在那裏，周身發出清光，照耀一室，我就如坐在八月中秋月光下面，又像立在意大利那個陀散司，不對，馬加司，也不對，不管什麼司吧，反正是十六世紀意大利第一名手，畫的聖母馬利亞聖像，我立在那畫像下面，她那莊嚴美麗智慧明朗……還有種種我說不出來的美點，直使我要跪倒膜拜了，大約有罪惡對她懺悔，上帝一定特別原諒。天啊！世上竟有這樣美人。」他正說着，忽然君奇跳起來，對準他胸膛猛打一拳，隨又用力掩住他的口道：「住嘴！再說我不打扁你才怪。」一鵬疼得亂叫道：「你打我！打我當得什麼？」君奇道：「我打你這張嘴！」一鵬道：「我的嘴惹着你了，哈哈！我明白，對個餓了七天的人，講雞鴨魚肉的肥美，豈止打扁我，還許吃了我呢。」君奇雙手扶頭道：「我沒工夫跟你費話，要回家去了，好在我的公司在青島有個分號，我去請求到青島作經理，躲開這些是非吧。」一鵬想了想道：「要不然，我陪你上妓館看看，倘能尋着個容貌好，派頭兒大方的，也可以將就敷衍一下。」君奇搖頭道：「不成，你想想唱戲的和舞女都是什麼眼力，固然現在摩登年代，女人身分在表面上很不易分別，當年是貧效富，富學娼，如今娼已趕不上時代

，轉來追隨摩登小姐的妝飾了。不過表面雖難於分別，氣度與止上終有差異，而且妓女越具矜持，越露破綻，必被她們看出來，以後的事就更難辦了，你不必再出馊主意。」

一鳴道：「我是體士意，你可還有新鮮的麼？」君奇不語，一鳴道：「只有求調青島那一條路吧，請問令堂大人可能跟你去，你就忍得爲這種小事，累老人家跟着奔波，跋涉，背井離鄉。」君奇道：「我原爲怕這件事鬧起來，老人家知道生氣，才打算躲避，至於跋涉……咳，也真是難題，家母年過花甲了。」一鳴道：「那你還是應該設法就地解決這事，日莫作躲避打算，現在就依我去走馬看花，撞撞運氣吧。」君奇道：「我不是不肯前去，只是預料去也徒然，何必多此一舉？」一鳴道：「你現在不也閒着沒事，與其呆坐着發愁，不如出去開心，走吧。」君奇道：「去也不能現在去啊，世上可有早晨去嫖姑娘的？」一鳴道：「咱們先上旅館，那種地方沒有時間性。」說着就從衣架上把君奇衣帽取下，擲了給他，隨又自着外衣，口中說道：「咱們出去看看，順便到劍魚小舞場吃午飯，帶跳茶舞。」君奇道：「還提跳舞，我已傷心透了。」一鳴道：「你何嘗是傷心，那個舞女對不住你，不用談虎變色，劍魚舞場沒有梁珊瑚。」說着拉了君奇，便向外走，君奇只得隨着，才到門口，忽然寫字台上的電話機響了起來。一鳴說聲討厭，鬆開君奇，走過去拿起電話機，先喂了一聲，才問你那兒，君奇倚着門望他，見一鳴忽

而眼珠一轉，面露驚異之色，問道：「你找誰？」接着又說道：「他還在這裏，您貴姓？」君奇心想並沒人知道我在這裏，怎麼會有電話，就很詫異的走過去，問道：「誰來的？」一鳴不答，却一手遞過耳機，一手向他背止重擊一下，口裏罵了一句幸運的小子，就走開一旁。君奇被他這一關更是茫然莫解，只可先擎着耳機問道：「您那位？」便聞裏面那嬌脆如銀鈴的聲音又瑯瑯入耳，一聲我姓孫，君奇全體神經都緊張起來，急忙問道：「您是孫小姐嗎？」對方應道：「不錯，是我。孟先生，方才我從廣告社出來，聽見您和那位先生說話，才明白您的行事雖然荒謬，却是出於無計奈何，並非居心輕薄，現在我請問，你的事可是除了我沒有人可以幫助？一定需要我麼？」君奇定了定心，才答道：「孫小姐，在您走後，我已決計離開天津，躲避這糾紛了，因為除了您，絕沒有第二人可以救我。」孫曼道：「你既然已決定走，就走好了。」君奇道：「可是我家母年過花甲，出門很是問題，還是希望小姐幫助，倘然您……」孫曼接口道：「倘然必需我幫忙，我也可以……不過我對你幫忙還不能斷定是否應該。那一個女伶一個舞女，難道沒一個好的，你就不能和其中一個結婚，你還有舊時階級觀念麼？」君奇道：「絕不是的，只因家母絕對不能容許我和作藝的人結婚。」孫曼道：「你既知道令堂不能允許，爲什麼又自己惹事？」君奇道：「方才我已對你說過，我對她兩個人都處在被動地位



啊。」孫曼笑了一聲道：「那麼我是多麼大的侮辱，我作書記以至於作手工，都可以談到報酬，這種事也是雇用的麼？」君奇聽她答應了，不由喜出望外，喜的程度不止於因為珊瑚柳鶯的糾紛有望解決，而似額外更有所喜，但他自己也不知喜的什麼，就欣然答道：「那是我糊塗，請您原諒，以後再不敢談報酬，只求您看重友誼，拯救我吧。」孫曼道：「我們初次相識，有什麼友誼？」君奇聽他口氣忽變，不由大驚，心想這友誼二字，原是你先說的，我不過隨着你的口氣，怎倒反問起我來？正在錯愕未答，孫曼又格的一笑，接着道：「我不過年青好事，又看你急得可憐，所以不惜自屈，好，我既答應你，就不反悔，你約定明天下午在東方戲院跟她們見面，是幾點鐘？」君奇道：「是三點至四點。」孫曼道：「好，明天戲院見吧，我準不悞。」說着似乎就要放下耳機，君奇忙叫道：「等會兒，請你先別掛！別掛！」孫曼道：「還有什麼說的？」君奇道：「孫小姐，明天戲院見不成，我們很生疎的，恐怕被她們看出假來。」孫曼似乎惱了，提高聲音說道：「你還要我怎樣？」君奇嚇了一跳，虛心下氣的道：「我希望今天能先見一面，稍爲熟些，明天態度上可以較爲自然，小姐請您……請您……」孫曼道：「瞧這麻煩，我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何如開手就不答應，又那有這些麻煩。孟先生，你的意思是對的，可是我覺得無須乎，明天我去了也不過擺個樣兒，難道還有什麼別的……」

「君奇道：『當然沒有別的。』」孫曼接口道：「只擺樣兒，還用預先練習，孟先生我還不是笨的人，請你放心。到時總可以不致悞事，你把東方戲院的座位告訴我，明天我三點半鐘準到。你若想一同進去，就在院門外等我。」君奇知道不能再向她要求，只可問道：「明天三點半，您可一定准去，我可完全仰仗您了。我定的上場門第三廂，哦，我們在院外見面，不用說這個，孫小姐，您要明白我的名譽和前途都在明天，您可千萬……」說着忽聽孫曼嬌嗔說道：「你怎比八十歲老婆還嘮叨，不信我就作罷論。」君奇忙道：「我信，我信，您多原諒，我不會說話。」孫曼笑道：「你那是不會說話，是話太多了，明天見。」君奇才要再說，那邊已把線掛斷，君奇怔了一怔，只可也放下耳機，吸了口氣，取出小手帕拭額上的汗，覺得這場意外交涉，神經緊張，感情震動，比工作一天還覺勞乏。但心中却已得了主宰，感到無限安慰。自坐在沙發上，仰首尋思方才和孫曼問答的情形，忽聽旁邊電話機撥動號碼之聲，回頭見一鳴正打電話，也不理會，却聞一鳴撥好號碼，開口說道：「喂！你是文書股王先生麼？……好！這有個廣告底兒，我念着你寫，謄上四份，交給報館，都得明天登出，能在今天晚報多登兩家也可。聽着，我念了，孫曼女士鑒。昨談之事已作罷論，今午即請勿勞玉趾，孟白一。君奇聽着，猛然跳起推開他的耳機，叫道：「你這人什麼意思？給我破壞！」一鳴笑道：「

別着急。你看怎樣搖着耳機，可能跟人說話，這是逗你呢。」君奇道：「你爲什麼拿我開心？」一鳴道：「你跟孫小姐定好約會，自己躲到旁邊享受精神安慰，連句報告也沒有，可還記得房中還有個我？可還記得我是給你出主意的人？你喝永忘了挖井的，就許我把井填上。」君奇笑道：「你不是在旁邊聽着。」一鳴道：「我聽見你的，還能聽見她的？除非你有那麼長的耳朵。」君奇坐下，從案上匣裏取了支雪茄烟，看着道：「她已經答應帮我了，明天三點半，一定到戲院去裝我的未婚妻。」一鳴道：「明天，你不是要預先演習麼？」君奇道：「她不肯也沒法兒。」一鳴道：「她的神仙儀態，冰雪聰明，便不演習，臨時也能應付成功。你真是運氣，能和她作一小時的假鳳虛凰，也是以減壽十年了。你小子有何福消受。」說着忽然哦了一聲道：「她不是拒絕了麼？爲什麼又變計打電話來？」君奇道：「那倒多虧了你，也得謝謝外面的長甬道。我送她出去，你攔住我說話，她把咱們的話聽見，才肯答應。」一鳴搖着頭凝思道：「只怕不然，倘然我處在你的地位，便說出天來，她聽見也未必回心轉意，你又沾腦額的光了。這按經書上說，是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你瞧她那一對水鈴鑿似的大眼睛，是無目的麼？再在西廂上找一句，這叫作她從來心硬，一見也留情。」君奇一拍案子道：「閉嘴！我不許你侮辱她，人家好心幫助，倒教你說得這麼不堪。」一鳴止色道：「你聽完

了再說，我這不是侮辱她，倒是警告你呢。我看着你的神色，她的情形，知道危險已埋伏在你們中間了。這種事固然沒有先例，不易判斷。可是我致力考察女人心理。已歷二十餘年，深知女人絕不肯作她不願作的事，更不會接近她不愜意的人。試想一個女子，若不是愛上一個男子，就肯假作他的未婚妻了。不用說太不堪的，就是我請求她，恐怕早已掉頭而去。一萬年也不會再來電話，即使你反駁說愛字下得過於武斷。我就退一步講，她居然肯在大庭廣眾間假裝你的未婚妻，當然起碼認為你有作她未婚夫的資格，或者說她覺得作這短時間的遊戲，是很有趣味的事。或者向鄭重上說，她是誠心願意給你帮忙，不論怎樣說吧，有一於此，前途就可怕了。還有你，你從見她以後，就失去原有的鎮靜，一陣歡喜，一陣失望，好些內心表演，你都流露於不自覺，我却旁觀者清，現在要重提舊約，我是代出才意的人，只能替你解紛，不能助你作惡；若是放任你隨便下去，恐怕那兩個未得解決，這一個又惹冤業，你只能抱定原來宗旨，用這孫曼解決那兩個，不許再有沾惹，明天東方戲院一聚之後，就得各自東西，就在你們假裝夫婦，並坐包廂時候，也不許有什麼幽期密約。」君奇叫道：「你可太侮辱人家閨秀，把我也看成犬豕不如了。」一鳴道：「不管悔不悔，辱不辱，我要你答應我的話，若有一點猶疑，我就把方才那篇廣告真登出去。」君奇道：「我當然答應，可是得聲明，我自己本意就

是這樣，並不是由於你的勸告。」一鳴方要說話，忽然電話又響起來，君奇順手拿起耳機，問道誰呀，對方又是那銀鈴般聲音，說我姓孫，找孟先生。君奇道：「我就是。」那銀鈴很快的道：「我又想起，明天包廂裏只我們兩人，似乎不大好，請你約一位朋友同去，可要極規矩有身份的好人，千萬，千萬，再見再見。」君奇還未得說話，那邊已把線又斷了。君奇好似被一陣旋風颳了個大轉身，仍被放置原處，再尋那旋風已然消失不見，只剩自己發怔。一鳴問道：「又是誰來的電話。」君奇緩緩坐下，悄然說道：「別管誰來電話，我且問你；你是好人麼？」一鳴叫道：「誰敢說我是壞人？」君奇道：「是，是，你是好人，十足好人，你可有身分麼？很規矩麼？」一鳴立起，舉拳作勢道：「這該我揍你了，告訴我，誰來電話，罵我不是好人，沒身分，不規矩，我得教訓他說話。」君奇哈哈大笑道：「你完全弄錯了，是孫小姐來的電話，她因為明天包廂裏，以我們兩人大不方便，要我約一位有身分的規矩好人同去。我想這世界除了你老兄以外，未必還有專利的好人，所以這樣問你。」一鳴舉手撫着後頸道：「孫小姐：是孫小姐電話這麼說？」她要你帶朋友去？」君奇道：「不錯，一鳴突然跳到寫字台前，向電話線機鞠了一躬道：「好小姐，好有身分的小姐，好知事明禮的高貴小姐，我道歉。我謝罪，我把方才不恭敬的話，立刻取消……更正。我實是……」君奇接口道：「你實是抽

瘋！這幹什麼？」一鳴轉身撇着嘴道：「你這乳臭未退的混孩子懂得什麼？人家小姐這樣要求可把閨秀身分顯出來了，人家幫助你，是一時尚義，但是想到和你同坐一個包廂，厮守很大時間，又怕有嫌疑，所以要你約一位好朋友同去，這種自尊行爲：真可佩服。你若再有一點輕侮人家小姐的意思，我不揍你才怪。」君奇聽他把孫曼的姓都省去了，直稱小姐，好似自居厮僕，表示敬意，不由笑道：「請你在上帝面前作證，我何嘗說過一句輕侮的話，是你用二十年心理觀察的特能。說了許多見微知著的研究，怎倒排渲起我來了？」一鳴想了想，也覺對不確兒，就搭訕着顧左右而言他的道：「孫小姐既邀我同去，正給我以監察你去陪伴我，並不是孫小姐請你去保護她，你別沒來由的自鳴得意。再說你竟把獵豔二字硬按在我頭上，你是玩笑，教別人聽了當我是什麼東西，這得正式提起抗議。」一鳴道：「不用抗議，你用行爲來表白吧。」君奇點頭道：「就是這樣，從現在起你不許再奚落我。」一鳴拍着他肩頭道：「老弟，走吧，你爲難了好幾日，現在大局已定，可以放心樂一會兒，咱們這是劍魚舞場。」君奇看看表道：「時候還早，忙什麼？」一鳴道：「到外面走走，總比坐在屋裏悶着好，你不用再等，她難道還來第三次電話麼？」君奇被說得不好意思，罵聲胡批，你是撇唇騾子賣驢價錢，倒霉倒在嘴上。一鳴笑道：「我這是損已利人的嘴，只這末一句可聽。一鳴給他一拳，君奇已跑

了出去。二人笑着一同出門。安步當車的在街上走。走到大馬路。冬陽溫煦，晴和無風，二六身上都有些暖洋洋地，君奇口中覺渴，就道：「我走得乏了，尋個地方坐坐。」一鳴道：「咱們直奔劍魚食堂，先喝點兒什麼，歇到時候吃飯。」君奇道：「我還是不願意上劍魚，提起舞場我就畏怯。」一鳴道：「那我也不必勉強，你說個地方，我隨着。」君奇想了想道：「咱們上好吃餐館可好？」一鳴笑道：「好好，我就愛看那女掌櫃的鬍子，走吧。」君奇聽了這話，猛然想起還有一個人愛看，方要說出，隨即咽了去。原來好吃餐館是一位冒牌留法學生王君所開。此人是留法儉學會的高等華工。在法國混了幾年，學業毫無所成，却混上一個老婆，那時正在首次歐戰之後，法國男子缺貨，故而黃皮膚低鼻子的中國人也成了需要品，大有銷路。這位老婆是法國南部的人，情感熱烈，居然拋棄故國，隨同東返，王君歸國，硬擺出留學生面目。各處活動，屢次成功，但不久就告失業，生活終不能安定。因而改弦更張，棄官營商，開了個小餐館，當他初回國時，法國初吃中國飯，都不認識，入飯廳，每時間，王君不勝其煩的就一律告以好吃，老婆認爲中國肴饌統名好吃，於是在開業之時，堅持主張起名好吃飯店，王君不能違拗，只可依議。初以爲是可笑的名字，那知由這極通俗的店名，竟引起了生意的興隆，而且他的老婆更生來一種具引誘力的奇相，這時年已中旬，玉頰紅顏，丰姿不減，

但在唇上鼻下，男人生鬚的地方，她也有很重的汗毛，和鬚子一樣，她也不加修剪，任其自然，和那紅頰猩猩，玉腮粉頰，成爲紅白黑三色的鮮明對比。若單只這麼一說，誰都當是怪物，但若親眼見着，就覺着別有一種奇觀異采，美麗動人，所以很多人是爲看她而去。那太太也善於營商，和易近人，君奇以前常同珊珊去那裏吃飯，珊珊對那女鬚子也有特別的愛好，所以一鳴說他愛看鬚子，君奇不由想起珊珊，但把話咽下去沒說出來。二人就轉路奔好吃飯店，那飯店是中國格局，西式裝璜，一進門兒就是左右兩排小雅座，用木板分隔，簾幕遮蔽，迎面中間是賬桌，左面是通廚房的小門，右面是樓梯，那法國太太坐在賬桌上，見他二人進來，就操着不甚規則的中國話，含笑招呼。一鳴走上前去，笑問王太太你好？王先生在家麼？那太太笑說你好，王先生上北京。一鳴笑道：「王太太，你真美麗。」那太太說：「謝謝你，我不好看，你的女孩子才好看，我老了。」一鳴道：「你怎麼能算老？你以爲有鬚子就老麼？這話不合邏輯，不過王太太你有鬚子，和王先生接吻可方便麼？」那太太格格的笑了一陣，才道：「所以我不答應王先生有鬚子，一個鬚子夠了。」一鳴明白她是自處在丈夫地位，而要丈夫永久保留女人的光嘴巴，不由大笑。和君奇進入右方一間雅座，拉上垂幕，先要了兩瓶麥酒，又點了兩份好吃，費了約一點多鐘工夫，把飯吃完，會過了賬，一鳴又到賬桌前恭維兩句，說



好吃好吃，好吃的好吃好吃的很，君奇聽他這句話甚爲巧妙，上一個好吃是好吃飯店的簡稱，中同的好吃代表一切肴饌，下一好吃是形容詞，難得許多好吃湊在一處，想着正在好笑。那太太忽然指着他道：「你的不好，你的女朋友生你的氣。」君奇愕然道：「什麼？你說什麼？」那太太道：「你的女朋友現在來了，你不陪她，她要生氣，她昨天……前天的昨天，來過兩次，都是自己吃，現在又來……了。」君奇大吃一驚，心想以前自己來過幾次，都是陪着珊瑚，這法國太太所謂我的女友，當然是她，不由張皇四顧的道：「她在那裏？」那太太指左邊近門一間窗簾深閉的雅座兒道：「她在那邊，她方才進來，我告訴你在這邊，她搖頭，不喜歡的樣子，很快進那邊去……了。」這位太太說話，常把語助詞遺忘，想起來再急忙補上，因而把了字念成很奇怪的高音，君奇聽着，正在茫然失措。一鳴忽附耳問道：「她說的是誰？」君奇低聲道：「就是那個……珊瑚。」一鳴聽了眼珠一轉，猛然拉了君奇，向外就走，君奇明白他是恐怕自己見着珊瑚，又生糾紛，所以拉着急逃，自己怎能辜負良友善意，就趕着向外躡步疾行，那知走到門際，一鳴方伸手去拉門鈕，忽見左面雅座窗簾一啓，珊瑚瞥然出現。她身穿深棕色的長毛絨大衣，頭髮燙作波紋，却未修理，蓬蓬散散，襯着那頗爲憔悴的清水臉兒，顯得楚楚可憐，而且眉結愁鬢，目含幽怨，鼓着小嘴兒，一絲不動，一言不發的望着君奇。

二人不由都立住了。君奇一見她，但覺心中生出不可形容的感情，不是驚惶，不是慚愧，不是惆悵，不是憂愁，却每樣都有一點兒，先是怔怔的不知說什麼是好，繼而在滿嘴裏亂跑舌頭，啊啊呀呀了幾聲，才說出話來道：「你也在這兒……吃飯，……吃……吃完了麼？」珊瑚悄然道：「我倒不是吃飯，只上這裏坐會兒，這一星期，連今天來過三次了。」君奇道：「哦，原來你常來，自己來麼？」珊瑚道：「可不是自己來，還有誰肯陪着我？我因為快回上海了，所以來看看這老地方，留些紀念。」君奇這時腦筋有些昏亂，竟冒然問道：「你回上海……爲什麼？」珊瑚從唇角撇出個悲慘的冷笑道：「過了明天，不該我走了。」君奇方才明白，心想我真糊塗該死，怎竟問出這樣無意識的話。不由窘得難過，不知再說什麼是好，忽轉眼看見一鳴，就借他解圍，向珊瑚介紹道：「這位祝先生，這位姜珊瑚小姐，有名的舞星。」珊瑚淡淡點頭，又問你二位怎想起上這兒來？現在上那裏去？君奇很明白她語中之意，是希望自己說隨意閒遊，沒有目的，她就可以開口邀約到家小坐了，但自己該怎樣回答呢？方一遲疑，一鳴已從旁代答道：「我們趕着吃了飯，還要去赴孫小姐的約會。」珊瑚一怔道：「孫小姐是誰？祝先生的……」一鳴搖頭道：「不是我的朋友，是君奇的未婚妻。」珊瑚聽了，猛然似倒吸了一口氣，在喉嚨中說道：「她……她來了？」君奇只得隨着一鳴說道：「她昨天已經

來了，我們約定今天正午去看她。」珊瑚心冷如冰，面寒似水，忽然向後一退，說了句別耽悞您的好時候，你請。隨即轉身進入帘幕之中，聲息不聞。君奇看着，心中甚爲悲惻，回頭看看一鳴，這時若沒一鳴在旁，他就得跟入幕中，再弄成作絲自縛。但一鳴却不容他那樣，伸手抓住，拉開門就向外走，到了街上，疾行數武，才徐步說道：「你還倒霉沒夠麼，漏網之魚，還向釣鈎下面流連，我若不拉你出來，還不知又弄出什麼牽纏。」

「君奇道：「我本不想跟他多說，恨不得急早躲開，沒聽見我隨着你的話頭兒麼？」。

不過她那情形，教我怪不忍的。」一鳴道：「你這人一點沒有定識定力，最容易動感情，受引誘作惡事，世上女人都有迷人的手段，若是姿色媚態，還迷不住人，就要作出一付可憐相，教男人忍不住，譬如咱倆是極好的朋友，我有個美貌多情的老婆。實際我的老婆醜似妖魔，蠢如鹿豕，我才敢這樣比方。比方我的老婆愛上了你，向你要求如此如彼，你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嚴厲拒絕，可是我的老婆對你哭泣，罵你無情無義，怨你辜負她的熱愛，你就不忍了，只可委曲從命，到我知道了，拿手槍找你的時候，你也可以用不忍二字塘塞麼？到了法院，你也可以用不忍二字卸罪麼？」君奇笑道：「你真論理奇闢，我十分佩服，只是這譬喻太教人不敢當。」一鳴笑罵道：「混賬行子，我這是實行聖人一句話，能近取譬，可爲人之方也已，譬喻自己老婆，可算無可再近，你

應該明白，一個人應該辨別利害是非，要有堅強意識，不受外界動搖，才是男子。你勞心費力才安排好明天的一個局面，解決兩個纏繞你的女人，今天遇見珊珊先已不能忍耐，倘若受她迷惑，也許把你的計劃洩露，那就算功虧一簣，明天的事也可以就取消了。

「君奇道：「我又何致於那樣糊塗，別說了，倘然沒我，看你糊塗不糊塗。」君奇道：「我不辯論，你怎說怎對，反正你本心是糾正我的錯悞，挽救我的過失，便罵我一頓，也是出於友誼，我只有感激。」君奇這幾句諛詞，才算把一鳴好勝好辯，好充老大哥的脾氣，給中和了，他才欣然色喜的和君奇載言載笑，不再斥責。兩人在街上蕩了一會，天到兩點，便分手各歸辦公處所，料理業務。君奇此際人選已得，安排已就，只待明日實行收效，便可解釋牽纏，脫然無累，論理他的心應該舒適了。誰知竟爾不然，在今晨以前，他只於焦急憂愁，到這時反倒添了多種情感上的激戰。先想到珊珊，她是那樣情深一往，自刎想識，便把一顆芳心貢獻給我，但又恪守範圍，只在深摯的友誼中，表現她的柔情密意，並無一語及於私褻，直到舞場和柳鶯起了三角風波，他才露出早有相從之意，舞女中竟有這樣自重的人，真是難得，而且今日在好吃飯店相逢，又知道她信了我已然定婚的話，傷感萬端，只等明日看到我的未婚妻，便要束裝南返，但還不能斷念相忘，竟在裏一星期中，三次去到昔日和我流連的好吃飯店，這是多麼有情意的女子。

可憐我竟要永遠辜負她了。再想柳鶯，雖然萍水相逢，幽歡立結，未免有些不大教品，但我也在局中，柳絮顛狂，何能獨責桃花輕薄，而且她肯爲我犧牲金錢，拋棄事業，不特深情可感，只論美人青眼，已是人生難得之遭，換個別人，不知要怎樣感激涕零，贈圖報，只是我不但未報她於萬一，反而給她許多氣惱。無限難堪，如今更安排假局面，來捐棄她了。這兩個入，今日絕之甚易，只怕日後忘之甚難，也許惆悵永無絕期，實是罪過。還有今日初識的孫曼小姐，她的好處，已被一鳴形容盡致，一鳴致敬的言詞，也就是我隱蓄的心理，我很明白舊債未清，怎可又造新孽，但自見了她，心裏一直記掛難忘，只恨造化弄人，偏在這樣時候如此情形，教我遇見了她，只明日匆匆一聚，便自分飛，因爲在一鳴監見之下，萬無他望，否則……君奇想到這裏，忽然心中一轉，立起叫道：「什麼否則，不要否則，我倒寧就倒在這否則上，無怪一鳴說我是沒有定識定力的人，容易被感情搖動，其實豈止這樣，我簡直把握不住自己的心，這顆心就成了我的敵人，把我引誘到歧路上去，真真豈有此理，現在我覺悟了，再也不作繭自縛，作法自斃，只要逃出倒霉的情網，作個無拘無束的自由人，世上可愛的女子多了，我若這樣見一個費一回心，早晚要得心臟病。我得，我想開了，不管她們萬紫千紅，如何色美香多，我只當失却耳目口鼻舌意，付之不見不聞，明日這一局過去，脫然無累，海闊天空，

我就尋個清靜地方，稍作休養去也，把她們三個都看作向未相識的歛總蒼生，死生喜戚，漫不相關，豈非絕大解脫？君奇這樣想法，在意境中是草本全無，飛走盡絕，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無碍無遮，得大歡喜。然而他看似解脫，實際只是自己給自己解嘲，並不能澈底覺悟，因為作此決斷以後，三個女性的影子，並未從他腦中消滅，反而更真切了。但真切的程度，却有差別，好似銀幕上的鏡頭，柳鶯珊瑚的影子，漸漸淡入，孫曼的影子，却漸漸淡出，但若想到一鳴的告誡，就悚然一驚腦中放映機暫停工作。過一會兒，銀幕上又人影幢幢了。就這樣在矛盾心境中度過了星期六一個整天，星期日半個早晨。深夜方睡，近午方起，洗臉剃面之後，吃着早點打電話給一鳴，問他可要同吃午飯？一鳴回答現在正吃着午飯，君奇不由好笑。便又問何時何處相見？」一鳴約他二點後到廣告社，然後一同前去。君奇到時候去廣告社，一鳴一見他便笑道：「你今兒怎打扮得這樣漂亮，這是西廂上那句，打扮得身子兒乍，準備着……底下的我也不必說了。」君奇微一紅臉道：「我有什麼可打扮的，不過和常時一樣。」一鳴道：「當然你不會擦粉帶花，只把頭髮梳得倍亮，臉兒剃得倍光，再換上筆挺的西服，還不夠麼？哦，連領帶也是新的。口袋裏這手巾角兒真花梢。絲圍巾也不是那條舊的，你是何居心？竟這樣修理門面，招徠主顧？」君奇道：「你又侮辱我了。」一鳴道：「我也不必跟你多說，只

請你注意我的監察權。隨時可以限制你的行動。」君奇道：「我問心無愧，請你儘管監察。」二人說了一會，看鐘已到三點，便起身同奔東方戲院。在門外立了一會，還不見孫曼到來，君奇又怕被珊瑚柳鶯遇着，就立在離門稍遠的地方。一鳴溜到園門內，向裏瞧看，台上正演着一齣大武戲，滿台是人，細看原是戰宛城，曹操正在騎馬，台下座位全滿，景况甚盛。就又走出來看門外戲報，黃柳鶯早演全本玉堂春，戰宛城是倒第二，由武生王敬山花旦陳碧澄淨角王承壽合演。一鳴心想這王敬山王承壽，都是老角，陳碧澄却不見經傳，我看了這些年戲，並未聽見過此人，倒要看看。想着忽聽君奇在旁低喚道：「來了。」一鳴急一回頭，只見東面有一輛人力車，遠遠馳來，上面坐的正是孫曼。二人都迎了過去。孫曼下車，望着他們一笑道：「我沒晚吧？」一鳴連說不晚，君奇道：「我昨天接你電話，就約了這位祝大哥回來。」孫曼笑着點頭，說道：「咱們進去吧。」說着身兒一轉，微抬玉臂，交給君奇。君奇初覺惶惑，繼而明白她是如約行事，盡她的表演責任，就挽住了并肩而行。一鳴在後跟着，心想這位孫小姐真是大方，居然毫不忸怩，作出所答應作的。三人走到院內，由場外的樓梯上去，到了樓上，尋着第二廂，方要進去，君奇向裏一看，不由停步。原來這廂內情形甚為特異，前面橫板上蓋着新潔的白布，上面擺着四盤水果，四盤乾果，還有一筒加力克香烟，一匣亨白牌的雪茄

，都已打開蓋兒，還有兩隻潔無纖塵的承灰盤，其外放着兩隻鍍金的小茶壺，和女伶飲場的那種一樣，把橫板上都擺滿了。廂內四隻椅子，都是帶彈簧蒙綠絨的。君奇看着，心想這別是什麼闊姨太太定的包廂，我不要冒失進去，再看別的廂，都沒有這些特別陳設，方疑柳鶯或者忘記代定包廂，也許這二廂早已定出，她給改定別廂了。恰有個茶房過來，就向他問道：「這第二廂不是黃柳鶯小姐定的麼？」那茶房看看他道：「正是黃老板定的，她給……你老貴姓？」君奇道：「我姓孟。」茶房道：「她就是給孟先生定的。」君奇哦了一聲，便讓孫曼和一鳴走進去。君奇請一鳴和孫曼坐在前面，一鳴聳肩搖頭，暗示不夠資格，自在後排椅上坐了。君奇和孫曼就坐在前面，方才坐好，二人同時看見果盤下面，壓着張小紅紙條，上寫孟先生孟太太定，却只寫了個大孟字，先生太太四字，左右相并，君奇心想這必是柳鶯弄的狡獪，她因自己和未婚妻同來，所以標明先生太太的名稱，倘我真有未婚妻，算她一種敬意，若是沒有，就算是一種奚落，孫曼看見那條上字樣，不由頰上微泛紅雲，只作不見，把目光注到台上。這時已有個精幹的茶房進來，先對君奇稱呼聲二爺，又向孫曼稱呼聲太太，就先把那紙條兒拿下，才問用什麼茶？君奇轉問孫曼，孫曼正被一聲太太叫得十分不好意思，聽他相問，就回答隨便什麼都好。君奇又問一鳴，一鳴道：「我更隨便。」茶房機靈，就說龍井杏仁兩來着吧



。君奇點頭，茶屏退出。鴛鴦又來了一個，遞上雪白噴香的手巾把兒。孫曼擺手不接，君奇知道她是愛好清潔，不願公共地方的手巾，自然也不接了。一鳴却接過把臉擦個紅中透亮，接着又遞過茶來，另給一鳴帶來一隻茶碗。一鳴才知自己這監察委員，不在原定官制之中，不在招待範圍之內，未免無趣，但他也不在乎，且自享受耳目之娛。孫曼坐在前面，雖然態度大方，但內心却不大自然，只有凝眸看戲。君奇舉目眺望，尋覓珊瑚，却不見她的影兒。樓上包廂已全滿了，只第五廂空着，但不知是否珊瑚所定，也就轉注台上。這三個人倒全變成戲迷，坐下就全神貫注了。台上已唱到張繡投降之後。鄒氏出場，這鄒氏身段苗條，容色俏麗，一出台帘，便因容光四照，吸在觀客跟光，得了個蹺頭好。一鳴看着叫道：「好啊，這個角兒真好扮相，却怎麼向未見過？可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歌舞叢中也埋沒了不少人才，這角兒真該捧，她叫陳碧瑩吧？我明兒聯合朋友，組織碧社，非把她捧成大旦不可。」話未說完，那鄒氏張口一唱。頭句便轉了個軸兒，台下嚦的一聲，似乎看在她的美貌，不忍叫倒好兒，但不由都喁喁議論起來，鄒氏第二句更沒了音，便把詞兒馬去不唱，只致力於說表情白，居然十分精采。一鳴知道君奇不懂戲，孫曼更不像是知音，就自語道：「原來沒有本錢，比小翠花還寒慘，這就是她不能紅的原因，可惜可惜，不過看這點兒火候，唱花旦也許站得住。」他只顧自

已明愈。也沒有人答理，台上漸漸演過曹壩驚豔。到了鄒氏入營。那陳碧瑩表演，在細膩中透着大方，並不像常伶那樣窮兇極惡，而且有幾處小節骨眼兒作得特好。一鳴不禁手舞足蹈，高聲叫好。孫曼被他嚇了一跳，回頭看看，嫣然笑了。一鳴忽然想起孫曼要求君奇帶友回來，指明要有規則有身分的好人，現在自己這樣叫囂，雖然無傷於好人，但對於規矩身分，似乎差些。她這笑，好生令人發窘。正在這時，君奇已回頭推了一鳴一把，說了聲請你不要這樣熱心藝術，隨又向孫曼低語道：「留神，黃柳鶯正看我們呢。」孫曼問在那兒？君奇道：「在下場門那邊簾縫，有人拉住靡子，往這邊瞧，那就是她。」孫曼瞧時，果然在簾縫露着一個雪白的人面，一雙漆黑的眼珠，像電光似的向這邊射來。孫曼知道在柳鶯偷視之下，自己應該有些表演，才不負君奇的重托，就挪動香軀，湊近君奇，笑着說道：「真是她麼？」君奇點頭道：「我看得很清楚，確乎是她，不過請你不要再往那邊看，因為在情理上，我不能教您；您教您知道她，今天只算我邀您來看戲。您除了看戲，不知道別的事。」孫曼點頭道：「不錯，那麼我們談談吧，你不是說還有個舞女，在那裏呢？」君奇道：「很奇怪，她還沒有來。」孫曼格的笑道：「孟先生，你真是不怕麻煩，跟女人交結了，再設法分開，這也許很有趣味。」君奇道：「我已把苦衷訴說過了，難道您還不能信我？」孫曼笑道：「我很信，不過這麼說說

玩兒，請你不要介意。先生，你今天的行爲，十足表示你對女性的厭煩。是麼？」君奇道：「倒不能這樣說，我並非對女性有什麼不敬的存心，只是受不住他們的纏擾，她們強逼我作絕不可能的事，跟着就要把我的名譽事業都損害了，我除了這樣對付，還有何法？」孫曼笑了笑道：「你這樣作，也許對的，不過我很替她們可憐，這就是女子的悲哀。」君奇聽她在自己同一陣線之上，反替柳鶯等悲哀。雖不知這話是否由衷而發，但自己却難於回答，就道：「孫小姐。您也得想想我的悲哀。」孫曼道：「你是主動，有什麼悲哀？」君奇道：「我的悲哀更大，本來我和家母一同生活，向來平靜自由，無端受上天捉弄，鬧出這些是非，幾乎成爲沒品行的人，現在圖謀解脫，不但自己精神很受痛苦，旁人也疑我因爲弄得不可開交，才作這負心的事，真是有冤無處訴，就連小姐你也未必信我的苦衷。竟說得好像她們是被我辜負拋棄。我的悲哀還不夠深麼？」孫曼笑道：「你別誤會，我並沒有那樣意思，我也明白女伶舞女，有些人很不那個。能和她們絕斷，自是好事，便以前曾被她們所惑現在肯毅然避開，也不失爲勇於改過，這就是我把你的要求，看作一件好事，樂於幫助的原因。」君奇聽她說了半天，仍然暗示只承認自己是改過，而不承認是根本無過。想再分辨，但知已沒有必要。就道：「謝謝孫小姐，您現在已經把我救出一半，到散場就，完全得了超拔，我真不知怎樣……」孫曼接

口道：「謝啊？」君奇道：「不是，不是，我說不知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激。」孫曼道：「這點小事兒，很用不着，孫曼又笑了笑：「你不必說這客套，我只希望你經過這場教訓之後，從此再不……遇着麻煩，就不辜負我這次帮忙。」君奇無話可答，只連應了兩聲當然，到這時二人的談話才算稍停，後面的一鳴，在他側耳深談時，深感自己該進行監察工作，無奈離得較遠，不能聽見他們在說什麼，台上鑼鼓絃管發出的音波，似乎並不妨礙他倆的談話，而專來阻隔一鳴的聽察，又不便俯身向前，跟他們來個三頭政治聚議，想要警告君奇，又因今日他和孫曼本要表演給別人看的，事先已互相同意，現在他倆又未必說什麼越軌的話，我怎可以干涉，但他們若說了越軌言語，我也不能聽見，簡直閉聰塞明，要我這監察何用，想着一賭氣，就只顧看戲，再不理會她們了。前面二人稍沉默了一會，君奇用小壺給孫曼倒了茶，孫曼笑說謝謝，又掠掠鬢邊散髮，不好意思的說道：「對面包廂裏，有我舊日在中學同學，直對我瞧，這真……，我想我是太任性了，實不該到這裏來。」君奇明白她是因和男子同坐，遇着舊同學，怕被人錯想，故而深悔此來，固然她此來本是裝作和自己有關係，係故意給人看的，但只要裝給不識她的柳鶯珊瑚看，若為相識的人所見，她自然不安，想勸她不要介意，又覺不易措詞，若不撫慰住她，又怕她立起走了，正在暗自為難。孫曼又微笑搖頭道：「今天倒沒

有可後悔的，錯在昨天，我不該答應你，說真了也不在昨天，從看見報上登的廣告，就不該寫信應徵。我本看出那廣告可疑了，只說招女助手，不說作什麼事，還要什麼美麗大方，好像不是正經路數，我按着起初的主意，不理就好了，只爲……也壞在我的任性，覺得沒有可畏的事，又加上好奇，想看個明白，再者趕上我也正需要作事，不願失去機會，所以就從那時錯起，直錯到現在。」說着看看手上表道：「我們必須到散戲再走麼？」君奇道：「我希望弗樣。」孫曼點點頭，似乎應允，君奇沉吟一下道：「孫小姐，您方才說需要作事，可是真的？」孫曼道：「我正要自己生活，所以想作事，要不然也不留心報上廣告。」君奇道：「若是這樣，我可以給您想法兒，尋個較爲輕鬆的高尙職業，並且您既幫了我這樣大忙，咱們就是朋友了，你若有什麼……別的需要，我很願意盡力。」孫曼搖頭道：「不，不，你又把話說回來了，因爲我說需要作事，你就想到我正在窘鄉，要對我帮忙，這跟昨天你要給報酬的意思，能差多少，而且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要作事，不過爲消遣寂寞，並不爲維持生活，可是請你不必費心，介紹，我不能接受。」君奇道：「爲什麼呢？」孫曼道：「我說不受你的酬謝，介紹作事，在你也許當作酬謝的另一種方法。」君奇道：「我絕沒那種意思，請你不要錯想。」孫曼微笑道：「不管你是不是那樣意思，我的宗旨已經定了，我們的關係，只限至少時散場走

出這戲院門爲止，請你不要再談吧。」君奇聽她居然和一鳴一鼻孔出氣，心中惘然，忽的未加思索沖口說道：「我們以後不能再見了麼？」孫曼望望他，低下頭去，才發出堅決的聲音道：「絕對不能，請你以就再遇見也不要再認識我。」君奇道：「何至於如此……」孫曼接口道：「請你也想想我的身分，今天作的什麼事，即便以後有一次的見面，也要被那女伶舞女所笑。」君奇道：「她們怎會笑，她們都知道我跟您……」孫曼搖頭道：「不是她們真笑我，是我精神上感到她們笑，你可以不必談了，請看戲吧。」君奇無話可說，只得從命看戲，但眼光雖注在台上，心中仍在尋味她的語意，過一會忽然大悟，她言中表示不願和我再見，就因爲今日她來破壞柳鶯珊珊，原是一種助人的俠舉，但若和我由此結爲朋友，就好似今日的俠舉含有自私的用意，她以閨秀身分，犯不上爲女伶舞女所笑，故而拒絕重見，她倒是有心的人，由情理上想來，她並非不願交我，而是不能，這真令人惆悵，但又無法對她挑明了解釋。正在這時，一鳴忽拍着他肩頭，低聲問道：「那個梁珊珊來了沒有？」君奇看看第五廂，仍然空着，心中十分詫異，對一鳴搖搖頭，一鳴似乎想說什麼，隨又咽住，君奇忽然悟到今日珊珊若是不來，自己的工作只算完成一半，她怎麼竟失了約，又轉想或者她未會定着包廂，只可改在樓下散座，就俯首向樓下尋覓，仍然不見珊珊踪影，正在瞧着，這時台上已演到胡車兒盜戟，鏢

鼓稍靜，却忽聽樓上下哄然作聲，好似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忙向台上看去，原來在台側擺出了一張牌子，上面白紙黑字，寫着黃柳鶯藝員今日突患感冒，本已不能演唱，惟因座客甚多，開演已久，在勢不宜中途回戲，只得力疾登場，惟病體難支，只演玉堂春會審一齣，以酬觀客雅意，且喉音失潤，亦請特別原諒，若有不願聽者，可至票房照價退票，黃藝員及本園主人同表歉意，謹啓。觀客看了牌子，都紛紛議論，合成巨聲，但不久就平靜下去，並沒人出去退票。這就是院中辦理得宜，提前把主角不能演唱全本的消息發表，教觀衆不滿意的可以退票，表明並無欺騙觀衆之意，這一來觀衆倒不好意思去退票了，倘若牌上不加上這句退票的話，台下必有要求退票的人，一唱百和，就許鬧得不可收拾，若是不擺出這牌子，到時把全本變成單齣，觀衆也必起鬪，不但秩序難於維持，名譽更受損失，這樣一來，反而平靜無事，可見誠實終有好處。但君奇看着，却另有感想，覺得柳鶯臨時患病，所患必然不是感冒，十有八九，她是因爲看見我果携未婚妻同來，大受激刺，因而發生了什麼毛病，正在心中惘然，忽覺孫曼用肩頭輕向自己一觸，轉臉瞧時，孫曼含笑用手指台上的牌子，君奇很明白她的意思，只得也陪她一笑，但是很不自然。按下這裏不提。且說後台今日是柳鶯辭却原用花旦配角，改用陳碧瑩的第一天，柳鶯因助碧瑩，反而幾乎陷她於繯綫，就在證明保釋以後，話應前言，邊碧

碧作配角，今日碧瑩初次上台，因為行頭等物一概沒有，只好向柳鶯借用，所以很早的便到旅館。柳鶯答應她用自己一切行頭，留坐了一會，就說為照顧碧瑩，提前和她一同上園子，碧瑩十分感激，却不知柳鶯另有所為，是去看君奇未婚妻的，及至二人一同出旅館，上了汽車，那位新來的顏之厚，正坐在前面，和司機跟包一同擠着，柳鶯不由皺了皺眉，這顏之厚自從到來，每逢柳鶯出門，必作護衛，並且爭奪跟包一切職務，恨得跟包牙癢，但又沒法攔他，柳鶯雖然討厭，却不說話，這時到了戲院，顏之厚先跳下去，開了車門，柳鶯碧瑩下車進了後台，顏之厚還跟着保衛，若是跟包走在前頭，他必擠過，直到進了柳鶯進了化裝室，顏之厚才在門外停住步，氣恨恨的看那跟包獨享優越權利，隨同入室，因為柳鶯為限制顏之厚，曾發令除了跟包梳頭和管事以外，任何人不得進化裝室，所以顏之厚被阻在外，這裏又沒他一點事，只好仍像前幾日一樣，溜到前台看戲，等柳鶯唱完再跟同回去。柳鶯和碧瑩進了化裝室，就叫跟包去找梳頭的來，給碧瑩上妝，又對碧瑩說許她同室化妝，碧瑩感激不盡，及至梳頭人來了，柳鶯教碧瑩坐下梳頭，吩咐跟包代理陳老板一應事務，跟包奉了命令，也就替碧瑩奔走，過一會碧瑩上妝完畢，柳鶯看着她穿上自己漂亮行頭，十分美艷，就誇獎幾句，須臾跟包來報宛城已經上去會兒，碧瑩向柳鶯道：「姐姐我只就心我這嗓子，出去就得現眼。」柳鶯道：「



沒關係，憑你這扮相也就瞞下去了。」碧瑩道：「我要砸了，你可得包涵。姐姐，不瞞您說，我心裏直撲騰。」柳鶯笑道：「錢是英雄胆，嗓子是唱戲的胆。你只爲沒有嗓子，就沒有胆了，你要想咱們賣的不是這個，再說唱砸了咱們也照樣兒往下唱，班兒是咱們成的，誰敢說話？妹妹別嚇唬，姐姐下去跟你把場。」碧瑩聽了，心中稍安，笑道：「姐姐，你真出去麼？」柳鶯道：「怎麼叫出去？」碧瑩道：「我見好些教徒弟的，都站在台帘外面把場，你也那樣麼？」柳鶯道：「笑話，這麼把場，大概從現在才興的有點兒挨罵不覺。當初我學戲時候，頭幾次上台，師傅在帘裏瞞着，那也不叫把場，只於看看徒弟唱作到家不到家，用心不用心，看出毛病，唱完不等下妝，烟鍋就揷在腦袋上了。以後這真正的把場，還許起在票友兒身上，票友兒跟內行學一齣戲，馬馬虎虎教完了就上台。票友心裏沒有一點兒準根，又怕臨時忘了那一句那一句抓着瞎，所以就邀內行跟去把場，在台帘裏一站，票友就算吃了定心丸，其實唱主兒唱走了板，錯了詞，或是鬧什麼笑話，把場也乾瞪眼兒看着。不過那時把場的絕沒個出頭露面的。直到這幾年，出了幾個小老生小武生，唱得很紅，那小老生的爸爸，每逢兒子出台，就立在台上看着，意思說孩子太小，不能不把着些，其實他是出風頭，教人看看，我就是小老生的爸爸，大家不可不認識認識，等小老生倒了噲，他爹爹也不見面了。近年越來越新鮮，連把

場的掛名師傅，也登報叫座兒了。當初把場爲着照管徒弟，現在把場爲着顯露師傅，真是什麼年頭兒，我可不是老腐敗，通共才唱了六七年，就有點看不下眼兒。你想，我若站到台上給你把場，豈不更六指兒划拳，新樣得沒有兒對了麼？」碧瑩笑道：「是啊，我也因爲近來把場的新鮮。所以這樣問您，並不是真想您站到台上去，姐姐，咱們下去吧。」柳鶯道：「等等兒，等他們再催來。」柳鶯這時本想下去看看君奇是否真帶未婚妻同來，所以藉口給碧瑩把場，但是心中又有些發怯，想到下去一看，就等於押寶的開了寶盒，勝負立即分明，固然知道早晚必得看見，必得解決，但心裏却似覺若不去看，總可以有個希望在看，一看見希望就許完了，因此遲遲怯怯，不願便下，就跟碧瑩閒聊起來。及至碧瑩催促下樓，她還言說少待。但跟包又跑上來說，已到了迎降一場，請陳老板快下去，碧瑩匆匆便走，柳鶯在後面跟着，到了樓下，由一叢的武行花臉身邊擠過，到了上場門，見那扮丫鬢的已在等着，文場傢伙一起，丫鬢走了出去，碧瑩到這時候，任憑心中如何忐忑，也不能再忍着了，又豈有了鬢到了場上，而主母儘自遲遲不出的呢，只得一壯胆子，跟着走出。柳鶯在後台聽着，居然有個不大的碰頭好兒，一個新上台的角色，台下絕沒有捧客，竟能有此成績，當然是她扮相的力量，接着又聽她唱轉了軸兒，台下沒有倒好，就知道她臉上已種下人緣兒，在班算算站住了，至於她的技藝，自

己早已見過，若非嗓子已壞，我絕不敢用她，這樣扮相，再唱兩句，我在後面就不好上了，但她在我班裏站住，我的班子可能長久存在呢，想着就走到帘後，一手拉住彩帘，爲着怕一陣風來，吹起帘子，把全身湧現，故而拉住了向外看，先沒敢抬頭，瞧瞧碧瑩，居然演作並未生疎，很能攏台下的神兒，就慢慢將眼光由碧瑩身上抬起，移到樓上，再轉到第二廂，猛見廂中赫然坐着一雙男女，柳鶯的眼立刻模糊了，低頭眨了眨眼，再向上瞧，才看出廂中坐的左是君奇右邊是一個少女，衣妝淡雅，儀態華貴，天然露出大家閨秀的氣派，再仔細一看，覺得她靜淑端莊，清麗絕塵，和君在的俊秀英挺，直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不由自漸形穢，感到澈底的失敗了，她實在不願再看，但脚下却似無力移動，又見君奇和那女子并肩蜜語，意致十分親切，柳鶯看着，忽地將手撫額，轉身就向裏走，一直上樓，進了化妝室。覺得頭上發暈、胸際如梗，身體發軟，心中灰冷，坐在樓上呆了半天，一會兒跟包的進來，說陳老板還是真不含糊，可惜就是沒有本錢，柳鶯也不言說，跟着梳頭人進來，說老板咱們也扮吧，時候不離了，說着把梳頭桌前的椅子拉正等柳鶯坐過去，柳鶯搖頭道：「今兒我不上，告訴前台退票，有多少損失都歸我包賠，順便叫車來，送我回旅館。」跟包和梳頭聽了，驚得面面相覷，怔了半晌，跟包才道：「老板，這又何苦來，這一包得包多少，您不是好好兒的，就湊合着

……」柳鶯接口喝道：「包一萬我也樂意，你怎知我好兒的，不許我就快噓氣了，少說廢話，快去。」跟包沒法，噓了一聲，溜出門外。心想老板又犯了什麼脾氣，今兒大禮拜的日子，滿堂滿座，唱到壓軸，又退票不唱了。就是包賠。前台也不肯依。再說也沒有這麼一辦，我不依她去說，她不饒我，若真說了，日後她後悔起來，就該埋怨我白吃了她的飯，遇到這樣事都不攔一聲兒，跟包正在爲着難，踱到樓下，正遇見老姨兒向裏走來，原來老姨兒每日都是陪同柳鶯上園子，今日因有碧瑩，柳鶯向來怕坐車擁擠就把老姨兒留下，教她隨時後坐洋車起來，所以這時才到，進後台一上樓，正撞着跟包，見他愁眉不展，就問怎麼了，挨了罵麼？跟包說：「老姨兒您來了，我情願挨罵，也不願當這差使，您知道我正坐着二斤頭的大蠟呢。」老姨兒本跟他有點小玩笑，開言就點點頭道：「喲！二斤頭啊！真難爲你，難爲你。」跟包道：「我的好姨兒，還玩笑哪！你看這怎麼辦。」老姨兒問什麼事，跟包把柳鶯突要退票不唱的話說了，老姨兒道：「這不是胡鬧麼？非攔她不可。到底爲什麼？」跟包道：「都是沒影兒的事，她來時喜喜歡歡，還下來看陳老板的場，再上樓去，一催她扮戲，她就說不唱了，我一勸還鬧個大沒臉。老姨兒道：「你看見許鎖住在那裏，叫他來，咱們一同勸她，不論怎樣，也得湊合過今兒去，要不然天津這地方就算賣道兒了。」跟包道：您上去等着，我就去找許爺

，說完一溜烟跑去，老姨兒立在梯級上看着，見跟包狂奔如狗，幾乎撞到張綉，頂翻曹洪，把胡車兒推了個躍鐘，由典章跨下鑽了出去，鬧得後台人仰馬翻，一陣大亂，老姨兒聳肩笑笑，便轉身上樓而去，正是路盡桃源，花片空流世外，歌殘河滿，淚聲同落君前，世事如何，下回分解

一翻印



一必究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再版

### 酒眼燈唇錄

中集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劉雲若

發行者 劉彙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總發行所——

### 勵力出版社

總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路效康里二十二號  
分社 上海四馬路三五號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百新書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  
青島：莘縣路：新明書報社  
濟南：西門裏：東海書社